

報學叢書之一

新開學集

天津大公報西安分館代售

一之書叢學報

新學聞集

王澹如編

西安中山大街驥馬市口

天津大公報安西分館代售

新聞學集目次

輿論與新聞

樊仲雲

政治新聞與社會新聞

記者

新聞教育的目的

戈公振

箴言一則

古利勒

論新聞紙之道德

亨利麥京

新聞與新聞的意義

徐華

報紙的言論

公狗

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

于化龍

新聞應以清潔為主

大公報

對於言論自由之初步認識

電氣化的新聞事業

奇異報紙與大報紙

泰晤士每日的電報

言論自由與立言之態度

輿論家的天職

大公報
胡適之

新聞學集 目次

二

報紙與言論自由

昌

新聞記者無主張

記 者

批評者應持之態度

水竹居

巴黎的乞丐新聞

極度壓迫言論之惡影響

大公報

新聞道德

記者

新聞學談片

王小隱

西班牙廢止檢報

新聞學淺說

如 吻

新聞策

記 者

遠生箴言

本山彥一

編輯部中之經驗

陳 冷

英國式與美國式

記 者

新聞記述

周 孝 華

從新聞學上說明通信社之性質

K p

倫敦日報之今昔

鬚齡之主筆

國家與報紙

默

新聞紙的使命

翁敬棠

如同夜戰的新聞社工作

無奇不有的推銷雜誌法

五年來奮鬥中之新聞生活

報紙之將來——電氣化

于雜誌界之希望

吳敬恆

文豪所得的稿費

宏徒

訓政時期之輿論界

顏旨微

舊報之價值

鑄字之速率

印刷局之紙

訓政時期報紙所負的使命

定榮

新聞事業之大革命

新聞學

目次

新聞學集 目次

四

社會新聞的材料

冀

公報編法應改良

胡大剛

英國報界之狄克推多——羅純美

記者

國民黨黨報的發生和歷史

張源鵬

黨報人材的訓練

張源鵬

最近世界大通訊社的趨勢

小學應添入讀報科

涂紅霞

蘇俄報紙需要大增加

對小學設讀報科的商榷

曹錫胤

告有志於報業者

戈公振

補白一則

新聞記者的三種責任

張知本

專備進呈御覽的日報

記者

發展新聞事業的我見

黃德貴

日本報紙革新史中的一頁

記者

今後新聞記者的責任

謝倩茂

機關報之要義

黃遠生

革命時期新聞記者的新要求

羅敦偉

黃遠生先生之閱歷話

一個新聞記者的經歷談

最近的美國新聞事業

革命的宣傳與宣傳的革命

補白一則

新聞記者的責任

魯萼平

歐洲最古之新聞

記者

新聞檢查條例與言論自由

益羣報

報學大綱

汪英賓

輿論與煽動

朱執信

英倫報業與印刷業之今昔

報紙如何可以爲民衆說話

大公報

經營地方新聞事業之困難

記者

新聞界之天職

新 聞 學 集 目 次

六

開放言論

大公報

中國最先發明印刷術

江亢虎

予右任與中國的新聞紙

党晴梵

粒粒皆辛苦

黃生遠

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

靈犀

精神上——肉體上的滋養物

新聞紙與社會

箴言三則

登載偵查案件不爲罪

記 者
任白濤
晨報

英倫報紙的起源

稿 書

新聞紙的進化論

最古之新聞記者

廣告話

美國之新聞熱

工商業與廣告談

駱無涯

亦 真

蔣介民

輿論與新聞

樊仲雲

——社會意識之表現形態——

一、社會意識與其表現形態

『社會意識』一語與『社會心』一語，其意義都甚曖昧。對於個人，心理學上所稱為意識者，即在心的過程上有多少程度的統一的；換言之，即自覺的一切狀態，包含着自單純的感覺以至感情、意志、理性及其他所謂高遠的理想的一般觀念。此心的狀態，是與人間社會的生活相關而形成的事物，普通叫作社會意義，若客觀的加以觀察，則叫作社會心。

由嚴密的科學的見地說，一切心的狀態，都有行動的條件；心的過程畢竟是行動過程之內的進行。像行動心理學者似的，以此內的狀態之經驗的價值，為完全非科學的——換言之即形而上學的——一切都加以蔑視，但是在心的經驗之生物學的及生理學的研究，沒有充分的期間，所謂意識的概念與所謂無意識的概念，用以當作約束的概念以說明行動過程上內的狀態，却未必是不合理的。不過，要使之為合理的，則意識自體殊沒有其自存性；這到底不過是行動過程上之一條件而已。

心並意識範圍中所含的諸作用，自感覺以至理想，都是由一定的生活條件而發生的事物；故一旦失其條件，此種意識當然要趨於消滅。就感覺言，這是無疑的為行動過程之生物學的

條件，即是更高級的意識過程，也不是與相當的人類的生存條件完全沒有關係所成立的。視感與觸感，這是生物學的生存條件；同時，也是更高級藝術的生活之條件。當生物學的生存上，這是接近食物避免危險等生存的行動過程之內的條件；但是在高級的生活上，這是各種藝術的表現，生活狀態的反映。同樣，如道德的感覺，不消說是以使之成為道德的行為之法則為目的；許多道德哲學，或以之為意志自體的完成，或向於道，向於理念的合一，或「我」的完成，隨着時代的不同，給與行動以外的目標。但此等目標，到底是以觀念者自身的生生活態度為基礎的；由他們的生存形式而生，故不外是謀繼續此形式的行動之內的傾向。

意識既是行動的條件，但因行動的事物即是個人自體，所以意識亦當然只限於個人；因之如所謂社會心那樣的事物，其為個人意識以外的存在，是與「宇宙心」相同，是屬於形而上學的信仰的。而所謂社會意識，因之，是社會性質的行動意識而受個人社會關係的生活過程上的條件的制限，並是以此為條件的心的狀態。

社會關係上的所謂行動，通俗的以言——甚至即學問的以言——多含有社會一般，即普遍的性質的行動之道德的意味；並且常視為社會政策或社會事業上的「社會」一語那樣意義的行動。但是科學的意義，所謂社會的行動，可不是這樣的性質，這是具有社會的集團關係的行動。（由我個人的意見，「社會」是行動的體系，由各種行動的集合的行動，於是具有社會的成立。所以社會必是部分的，國家是國家的行動之體系，商業公司是特殊商業的行動體系之特

定具體的行動組織。單是漠然的社會，這由生活現象言，因爲此等部分的社會行動者綜合關係的觀念；但到底此綜合關係小是指以某種意味，行動的出現於人間生活上而言。正如單說「人種」或「民族」不能成爲社會，如所謂日本人、亞洲人、亦不成爲社會。此等人間，必須其具特定的行動關係，具有持續的統一性的生活能夠實現，例如營特定的國家生活，或團結而爲商業的行動，始在其特定的行動的體系上有社會的存在。」

所以社會意識是一定的社會的行動過程的意識，必是以具體的集團的行動爲目標的，至其與個人意識最不相同的地方，便是這與個人行動有關之外；同樣，或者更有過之，這與社會其他成員亦有關係。因爲社會的行動，是社會人們間關係的行動，正如許多人同乘一車樣；自己行動的性質，必與他人行動的性質相結。以此之故，所以行動意識，與自己的關係同樣，與他人有關，而自己的行動意識便是全體關係的意識，全體關係的意識即自己的行動意識。這樣，社會的意識的自覺，是全體關係的自覺；換句話說，是關於他人行動的自覺。

在這意味上，社會意識，其自體，必是對於他人的行動，因之，是由他人的行動對他人的心意的認識。對於自己的行動或心意的認識，那便是所謂反省，其自體爲具有批判的性質者，社會意識也如這樣，如他人的行動或心意的認識，爲一種自體的批判，具有由此以規定關係的行動的性質。社會意識，在這意味上，是具有社會的目的的主張。若其在社會行動的體系上，與具體的行動沒有交涉，超越其上，那末當然沒有所謂社會意識。所以即如有超越

一切社會經驗的意識，其實却是無意識的，是內藏着欲與之相應的一定生活態度的意慾的。

所以社會意識決不是超越的規範的意識，寧是要求衝動的生活意慾的充實，而立脚於特定的社會集團的利害上的。不過社會意識雖未必是道德的價值判斷的意識，但凡是一定社會集團的生活者，因為都有使其生活態度道德化——即與生存的價值相順應——的傾向之故，社會意識輒與主張此意的社會人的道德的立場相一致。如在原始的農耕社會，把農事視為神聖；在狩獵社會，則相信狩獵的行動有神明為之保祐；而其後發達的社會人，所以對於自己所屬的生活行動的體系，都與以道德的價值，便是由於與這相同的心理，但是此種意識的傾向，在客觀上，都是對立的事物；因為在社會集團的內部，有互相反對的價值判斷，對立存在。這意義，未必是各種生活行動的系統，互相矛盾，只是某種行動的系統是在關係的生活上占有優勢的地位。如當農民社會與軍人社會接觸發生行動關係之時，農民社會的意識與軍人社會的意識，因為兩者的生活行動互相矛盾，故為矛盾的。但在同一行動集團之內，而社會的意識上有彼此的對立，則實為發達複雜的社會所當然不免的事。雖然主要的行動是屬於同一系統，但關於其集團行動之如何統制，則因內部的利益彼此分裂，所有的要求，自隨以不同。由立場的殊異，而社會認識的角度隨以相異的結果，於是感覺，感情，理解，判斷等亦有不詞，而生活意慾亦彼此各別。

因之，當社會比較的保着統一狀態的時候，社會意識之對立關係亦少；換句話說，社會意識是在統一的形態。但此所謂統一狀態，却不必表示其統制之社會的價值，這只表示着統制組織之機械的有力；而其到底適於社會的生存過程之目的與否，究為別一問題。如中國婦女的纏足，在足的形式上，與以人為的決定，這雖然有力，但可決不是與人間生理的目的相一致的；同樣，社會統一的力量，亦只表示行動組織的機械的力量。在這時候，生活行動的本體，反以統一而為所束縛，致與生存過程的目的相背，這樣的情形是很多。所以當組織的機械的拘束力，一旦減退，生存行動對於固定的系統關係，便行動的表示反叛；結果，統一形態到處發生破綻，而社會意識亦隨之發生分裂。

社會意識的分裂是社會生存的過程上隨行動組織的變化以生的事，這是當行動離去固定的形式而與生存條件相一致，那進於動態時的意識。如「偶像破壞」，「蔑視舊道德」，「現代主義」等意識，實為此過渡期間隨行動之自由發展所生的事。

行動的多樣性，這是人類生活的特徵，人類進化的契機也就是在這裏；但機械的有力的統制，則實是有害此行動的多樣性。因為當這狀態之下，由統一的統制所生的行動及心意的一定形式，固有顯著發達，產生所謂文化；但此統一形式，一旦進到一定的程度，達於其極限，於是便入於退化過程，行動失其生存價值，結果發生行動組織的變革。這樣，人類社會生活的經驗，漸漸使社會的統一性質發生變化，到了近代，以社會集團上行動的多樣性，於是有

容許爲其生活利害的反映的意識的多樣性之統制的傾向。即以行動的多樣性，而利害督馳的各社會集團，得有均等的機會；以此，使生存組織的機構，成爲最「自然」的。近代的自由主義，所以對於統一的極端，採用自由競爭的極端，說起來便是所謂還元的。盧梭的「自然狀態」，即其先驅的意識的形式，決不是偶然的。

但是若說此近代的自然主義是社會的行動形式之最終，那當然是一個問題，因爲行動組織，在發達的人類社會，說是「自然的」，甯說是「意識的」。本來行動的意識，雖與各個行動有關，但因爲是使其過程得有秩序的，等到科學的意識有其發達，於是此秩序，遂成爲由此可以客觀的見到行動關係的法則的事物。而所謂科學的行動乃當爲選取最適於生存目的性質之行動過程之事。所以自然主義並不是破壞統一的形態，乃是排除現今違反社會的生存的目的，拘束人類的統一形式，而要求 *spontaneity* 狀態的自然的衝動。

社會意識，「輿論」可說是其表現形態，這是最意識的表現形式，是可以稱爲社會意識的事物。但是比此更強力而爲社會意識之表現者，則爲間接的形式的「藝術」。但這說是社會意識的表現，寧說是無意識的，這同一的意慾，實無意識的想像力，而發展於具體的形象的世界。次之，與輿論文藝的實質相反，具有機關的，即社會意識表現的工具的形式，而其自體的內容，則仍爲社會意識之表現形態的，有「新聞」。新聞就新聞紙言是一種工具，這不特是輿論文藝的發表機關，其自身，其記事報道上，都有特定的認識態度，由其認識表現着一定的

社會意識。

第一輿論，早把社會意識當作社會生活的意慾而發露於外的，明白的表示着確信與要求，以判然對立的態度代表對立的利害。第二藝術，這是社會意識經過想像能力的滌淨，由此，使其意慾的性質完全滅匿，而表現客觀的創造世界的。第三新聞，這不是意慾，不是想像，這是在社會事實的認識上——知識作用，自然須由與意慾的想像的作用相關聯的事情——構成社會意識的表現形態。新聞紙是其工具，而新聞則為意識。

這樣，輿論是社會意識之意慾的表現，藝術是社會意識之想像的表現，新聞是社會意識之認識的表現。這三者，在某種意味上，雖是原始社會以來所存在的表現形態，但到了近代，其形態却在上述的意味上，其進展。茲各各說明如下。

二 輿論

一 輿論的成立

輿論一語，雖是英文 Public Opinion 一詞的譯語，但在最初是譯為「公論」的；其所以稱為輿論的理由，不得而知，也許是以爲「多數」比「公」更適於原文意義的緣故罷。「輿」意爲多數，在中國並有「輿論」的成語。但是就原文的意義言，自然是「公論」較爲恰當。Public Opinion 不能解爲「多數」的 opinion 這是英美學者之通論；但是「公」之成爲「輿」，說起來

到底是因為近代政治上『民衆』，『大衆』的觀念，與代表制度相結，在政治的實際上感到種種重要性的緣故罷。

但是事實上，輿論並不是多數的意見，又也不如英美學者之所言，是具有規範的性質的事物。輿論者，並不是以其內容具有社會的重要性而成為輿論，這是由輿論的把持者在社會統制上具有對立的地位而造成的。所以輿論，不是表示其意見的實質的價值的——倘若這樣，那是『名論』或者『卓論』——這是由文字之所示，是『公』——就地位言——的意見，是表示論者的資格的。

在原始的地位所以沒有輿論，即因在居『公』的地位者之間，沒有分裂，便是說公人的集團是在完成統一的狀態，其間沒有對立關係。因為『公』的意見完全一致，沒有對立意見，所以沒有為『公』的意見之鬥爭形式的輿論。又如祭政一致的社會或軍國國家等，則支配階級，在前者的時候是以信仰來統一，在後者的時候是以武力為壓迫；都是以一定的形式規律支配階級的意識，不許那社會利害上有相反關係的階級加入支配的地位，換句話說，即不與他們以公人的資格。因之在前者，是沒有進於社會意識的構成；而在後者，則社會意識，其成為意見而發現，是機械的為所妨擋。

但是當支配的形式，從社會的而進於國家的之時——即由協同體的社會進而為征服關係的社會——在這裏，支配階級的內部必發生對立關係，這是自世界最古的軍國國家埃及的國

家形態出現以來，直到今日，決定支配階級的構造的事。國家的成立，我們須知並不是由無征服的支配階級之最原始的民族社會，漸次發達，或者由其彼此結合以來，這是具有征服的支配階級的征服國家彼此的結合，因此，這樣所造成的國家，其支配階級之內部有優者與劣者的對立關係，這是「王朝」的成立。貴族階級上的諸勢力，為保持相互的對立關係——還是說敵對關係——各需要兵力，並為在制限的形式內保持前國家的主權，一旦遇有機會，具有得以回復支配的權力的集團的動力。這樣，在支配階級內部，常有內亂的可能性，有社會意識的分裂，並有其表現的機會。這便是說即在中世的軍國國家，其輿論是以非常繁榮的形式而存在。例如日本在王朝時代歷史上所現的輿論的鬥爭，對於外來宗教的佛教以蘇俄氏物部氏之爭為中心而猛烈的行着的，我們實不難想像而得，又如在南北朝之爭，雙方在輿論的構成上，竭力以求與時代相應。這是為的要爭奪地方豪族的勢力，正如今之輿論在奪取民衆的勢力，其性質相同。

在中國，自古迄今，其對於輿論的尊重也如同樣。尤其在中國，因為歷代的國家，各對於其前支配者有壓迫的必要，祇壓迫的支配者對於同等的劣敗的支配的階級的宣傳，及民衆的煽動，在新國家實當是重大的脅威。而因普通的習慣，須用技術的官吏，這在某種意味上，便是由國家來養成輿論的構成者。此等特殊的「大衆」，在太平時代是獵官羣，但當國家一旦發生動搖，輒常變為輿論羣，為有力的宣傳隊。而不堪軍國國家的苛斂誅求的民衆便是此等

宣傳隊的好目標。劣敗的支配階級由這樣再得到勢力，使封建國家或帝國國家的權力失其平衡，於是又有新國家的發生。

像這樣的古代的及中世的輿論，與今者相比，在外觀上雖性質大有殊異，但就內容言，實無什麼不同。例如這是以支配的勢力的對立所生的社會意識之不同，其發現的動機是在支配的勢力的爭奪，其目標是在數的勢力的獲得，以及其他等等，凡前所述的輿論的性質，不論在古代的中世的輿論中，都具備着。

輿論是以支配階級內部勢力的分裂而生的意識的分裂，在這點上，不論古代與近代雖都沒有什麼不同，但其對立的意見是怎樣成為輿論，這一點，在古代與近代之間却有重大的區別。

在近代社會，意識的分裂，不但是支配階級內部的事情，並且在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之間亦有發生。這是因為以近代社會發達，有產業階級的抬頭，以前社會意識的構成條件為所壓迫的階級，現在得到社會的勢力，他們加入支配勢力的構成分子間，由德模克拉西運動，使他們被壓迫的社會意識成立為輿論，因之在支配的勢力鬥爭上成為優勝者，而近代社會的統制上乃發生革命的變化。即到了近代固定的軍國階級之世襲支配，為自由競爭的社會勢力之支配所更代，便是數千年來的支配形式，由以經濟力之掠奪為目的所成立的事物，一轉而為以直接把持經濟力所成的支配形式。

要之，社會的生存上之機能的事物，實使受奴隸待遇的舊制度逆轉，而成為由機能的事物以獲得支配勢力的組織。這在原始社會的某時期，使以原人的脅力所得的勢力，轉變而為智能的支配，即長老，魔術者，僧侶等的支配，這是一個大的變革。

因之在輿論的成立上，亦當然發生變化，有古代及中世，以支配勢力的分裂所生的輿論，到了近代，成為以經濟利害的對立而相對峙。古代或中世的輿論，其所爭者，大抵為正統，為支配權的所在，為權力之神祕的及觀念的性質，為一切支配形式上之形而上學的，或哲學的，或歷史的等性質。反之，在近代，則對此等抽象事物的爭奪，幾完全不復措意；換句話說，即不復用力於掠奪哲學之爭，現在是以經濟利害之爭為輿論成立的基調。於是在社會上具有機能的地位的勢力，遂為決定輿論重力的事物，結果，現在的輿論不如從前之執着於形式政治學或形式社會學的內容，現在是機能的意味的內容為其成立條件。這便是輿論的社會化。

像這樣使輿論社會化的機能的階級，便是資產階級，這與一切機能的事物同其運命，應着環境的變化喪失其機能，而以由機能所獲的事物之權力化，進於與軍國的支配同着抽象的性質——非機能的性質——的支配狀態，代着掠奪制度榨取制度，代着觀念的利害有經濟的利益。他們的支配的勢力是所有的權力，這權力，倘若不是與武器的權力同會由抽象的性質以來，那便不能成立。原來資產階級的支配哲學與舊國家相同，是觀念論，而其經濟生活的

內容，則與希臘羅馬的市民同，多委諸其階級外的使用人如技術家及勞動者之手。

但他們的支配勢力究與希臘羅馬的市民不同，便是古代國家自由民所使用的技術家及勞動者，都是非人格者的奴隸；而現代資產階級所使用的技術家及勞動者，則為資產階級自身所由成的自由主義，以此得到解放而獲得市民名義的人。這個名義，在那些被使役者的現在的生活上，雖然沒有什麼效果；但以此故，如資產階級在近代之初侵入支配形式中的歷史，他們在將來實有比此以上的結果。他們這樣，成為輿論的形成者。

在古代及中世，對立的階級間是沒有輿論的，但至近代，輿論是對立的階級的事物。此種情形，當中世紀時，有貴族與地方豪族相結託以反抗帝主，利用原始的議會，這算是萌芽，而使之趨於成熟者則為資產階級革命，使這過程繼續進於完成者則為無產階級運動。

輿論在今日，是只有在無產階級運動上，能看出現代的意義。以根本為機能的生活內容的社會意識，當作輿論的基調，這形勢，是發端於法國革命人權宣言；但其管理部的機能，則直至讓其地位於生產者的機能，始把握到最機能的意味，而生產者，生產生活者的意識，乃成為輿論成立的基礎。

二 輿論的心理

由前所述，輿論不是多數的「論」這是對立的階級，或階級內部分裂的意見；故輿論的成立，是由於把持一定意見的羣衆，在社會的均衡狀態中成為有力的事。這樣，所成為有力者，

實不是意見，而爲意見把持者的地位。

這意味，所謂輿論者實與寡頭的統制——即獨裁君主或家長地主等——上最少數者的意見同其立場。寡頭政治上君主與貴族的意見，其所以能發揮社會的實踐的効力，是完全不因其意見的實質，而由於把持此意見者的勢力。輿論也同樣，不是以其實質，而是由具有實行力之社會集團的意慾；這樣，輿論始成爲有力的事物。

(甲) 輿論與學說 因此，輿論不如學術上的意見，尤其如自然科學的學說那樣，由人們共通感覺的根柢，在同程度的發達過程上具有某種感覺，而一般的占有勢力的事物；反之，輿論是由感覺相異的社會集團的對立而發生，具有特定的感覺的立場，以與相異的感覺的立場者相對抗，爭其實踐力。這樣，輿論在某種意味，與宗教及形而上學的立場相似。這等雖是主張其觀念的立場的特異性的事物，但結果實是相異的感覺之爭，倘在感覺上無立場的不同，則其特異性決不成立。因爲時代或形勢的殊異，而宗教及形而上學的性質因之亦異，這實不是理性的問題，這是對於理性具有決定權的感覺的問題。輿論與此同樣，是對一社會羣的感覺，主張他社會羣的感覺的。但因這是輿論，特殊感覺的把持者，常以此爲基本，要求社會的統制；故在社會的意味上，必含有使之有實踐的效果的意思。這樣，不論任何學術的意見，到底是具有想使其公式能夠實踐化的目的，但這不包含在學術的目的之中，尤其由具着實行的目的的事物，更須經過實際化的過程，而輿論却是以其實際的要求爲目的。關於要求

內容的理論，則有待於理論家的技術，所以恰與『學說』的情形相反。

(乙) 輿論之無內容 輿論，總說一句，是羣的生活要求的表現。因為是羣的，所以勢必是在意識內容上缺乏意慾的形式，尤其是因為這是求實現於具體的生活組織之上，有給與意慾以方法——即與以意識內容——的必要，正如欲使小孩的要求能具體化，則須有大人的努力的必要一樣。嬰兒當求乳之時，當來睡眠之時，都有哭泣以為其表現；但是這到底應該吃乳與否，應該睡眠與否，並怎樣的吃，怎樣的睡等等，則須大人方面的研究。輿論的動機，在這例子上，實不是大人的研究，而為孩兒的哭泣。

輿論不是生活的技術，而為一種衝動。輿論不是有方法的事物，這是要求方法而以支持的東西。這並不是教人應該怎樣的生，這只是要求生。所以這就方法言，是無內容的，是不足重輕的。

普通不管輿論這個性質，而以此為無內容，無定見，愚妄危險，加以排斥。須知輿論雖是這樣的性質，但其成為有力，並不是因其內容上有好方法，這是因為衝動的意慾的困難壓迫之故。所以輿論之力有點像自然力，是『事實』的力，而不是『理論』的力。

輿論是生活上的要求，而其本身上却沒有方法這一點，是與原始的本能的發動相同；但是，輿論雖不具有方法，却常要求有特定的方法，這一點是與單純的羣的發動不同的。原始的衝動，是與前的孩兒的啼哭相同，這種哭聲並不表現有具體的方法，但是輿論可不是以這樣

的形式而成立的。輿論的成立實在其要求有了一定的方法之時。即羣的生活要求，在其看到那相當的方法，這時候，乃有輿論的成立。

給與輿論以內容的常是專門家，他們在羣所要求的生活方法的各部，是具有特殊的知識與經驗的。由普通的用法，輿論一語，若只限於政治方法，那末構成輿論的，即給與羣的要求以方法的，實爲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專門家。

此等輿論的指導者，決不是超越於羣，從高處像神樣與以方法的，他們是自身爲羣中的生活者，自己具有羣的要求的人。一切專門家，在其專門的知識的構成上，雖與羣相離，但其知的要求之自體，必是與羣的衝動有關而始發生的。所謂思想家者的思想內容，所謂學著的學問內容，以及政治家的政策等，都是由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生活內容抽出，像淡氣樣決不是由中空所能得到。專門家是與大衆同處在集團生活之中，由相同的人類的體驗，看到集團的要求，而與以方法，他是具有這樣特殊能力的人，決不是超越集團生活，從那裏得到理想，而自外部投於集團中的。他因爲同是感到集團生活利害的人，這一點，實是他所以成爲輿論的指導者的重大條件。因爲是輿論的指導者，所以在生活上，因之在生活的要求上，他必須與爲輿論之羣的要素的大衆相同。由此緣故，所以如後面樣，輿論的指導者可以爲其支持的大衆當作一種工具。

(丙) 輿論與數的心理 輿論之所以爲輿論是全賴有一定社會集團的羣的支配，但輿論決

不如普通一般的觀念，爲一社會全體的一致的意見。這樣的事決不是事實，輿論的近代的意味便是多數的意見，多數這個概念的成立，即表示衆人意見的不一致，反之，其中是含有反對的意見。即一集團的利害若其一致，那末如原始的社會，其意見便無所謂多數與少數，只有全體的傾向爲之支配；但是若發達成爲許多利害不一致的集團混然雜處的社會，那末就要發生種種不同的意見，有「多數」「少數」的概念。（如在原始社會，其會議方法不是「多數取決」，而爲全體一致。倘若不得一致的時候，那末由神託、神籤、占星及其他神祕的方法，以此求全體的一致。因爲那時對於神意，決沒有人敢持反對。）這樣，輿論的意義，便是對於少數爲多數的意見，但可不是社會全體的多數，這只是具有政治的關心的，即想以政治的行動來實現生活要求，那樣的組織中所含的多數。因爲政治階級，對於絲毫不感受政治統制上支配力的影響的羣，是沒有關心的。因之此等羣集，是不能列於輿論的圈內。當古代及中世的組織，具有政治絕對的支配權的只限於軍國階級之時，輿論只是其階級內對立的見地，許多人民雖或對此政治表示悅服，或對之加以反抗，但都不是輿論。

輿論，就心理的以言，必須爲統制的積極的意識。倘若在社會的統制上沒有支配的意識，那便沒有輿論。所以像士卒樣，在軍隊的行動必須絕對服從的紀律下，是不能有所謂輿論的。關於軍人的待遇或兵營生活，在軍人間雖可有意見，這是超於軍隊的絕對服從生活的要求，似乎可說是輿論；但是因爲在軍隊中，沒有以一般軍人的意志爲基本，而謀此生活要求的

實現的組織，所以到底沒有輿論。在這裏，只是在有反抗之時，這反抗成爲軍隊生活要求的表現，使軍事的統制發生有力的影響，於是始有似輿論的事物。如封建時代的農民暴動，不是輿論的表現，但暴動的事情，且暫擱開，若其所要求的主張，使封建的支配者對之發生不能蔑視的狀態，那末也可說是有如輿論的表現。不過如軍隊中的輿論及人民中的意見，到底是輿論沒有成爲近代的意義以前的形態，尙沒有達到爲組織的政治勢力之意識表現，即在嚴格的意味上，不能叫作輿論。這當中因爲完全不包含着統制的意識，而輿論者其自體是統制意識，所以彼此有性質的殊異。

這樣，所謂輿論，若就實質以言，是比較的少數者之意見，當具有體的統制意識的完全爲少數者之寡頭政治時代，輿論是此少數者中對立的意見，是少數階級中沒有多數的擁護的一般不平政治家的意見。中國古代政治家所恐懼的輿論，即是此種意見。到了近代，政治的統制，因爲對於自支配的地位完全除外的集團，有某程度內的包容，所以構成輿論的人的要素的比率遂有增加；但其增加的人數，可不是對構成輿論實質的意見具有作用，這只是在其形式上有點作用。但是輿論，即在近代，就內容言，仍是少數者的意識。那些贊同此意識的多數者，對於一定的意見，只是概括的加以肯定，還沒有達到具體的抱着此意見的意識的進境。而此肯定，其實也由輿論的指導者由幾分技術的功夫，決不是由認識問題的真相，加以判斷而來。

我們就日本從封建政治移於立憲政治的過程上所現的諸相，亦可窺見輿論的上述的性質。當時日本國民之大多數，對於什麼是立憲政治、什麼是憲法、什麼是會議，都是茫無所知。但是雖然如此，自明治之初，却曰『輿論』希望立憲政治，明治政府當初是對之有所躊躇，到了明治十年；乃有猛烈的國會開設運動，結果致不得不預約國會的召集。又，其間以國民意譴的勃興，以中國朝鮮等事件，於是爲戰爭的動機的『征韓論』，遂以輿論的形式高唱了出來。

說起來此等輿論都是當時的政治階級——即所謂『藩閥』——內部爭奪支配勢力的表現，只是只與古代中世的民族鬥爭異其形式。此鬥爭意識，我們不能單求之於民族的生活事情，應富求之於更社會的，當時社會革命的變化過程中之一般事情。這因爲當時的變革，不單是國內政治的變化，還有以由與西洋接觸而生的生活的變化爲中心的事物，藩閥的支配權之爭奪者，則把此變化過程上的社會的要求，利用之於支配權力的爭奪戰。當此之時，社會上的大多數，以與當時社會變化相應的政治階級的輿論，比較的有政治的自覺的促進，在軍國組織中完全等於零的機能的地位；至此具有強力的作用，成爲市民的政治組織的可能性，於是這樣乃有猛烈的市民的政治運動。

(丁) 輿論的判斷與其錯誤 輿論的成立條件是人們政治的統制上的反映，而使之有此自覺的則爲輿論的指導者。但政治的統制決不是漠然的觀念運動，這是全然具體的支配行爲，

因之，受其影響的輿論，亦必為具體的政治的企圖。但是，如我們所屢述，為輿論之人的重要
素的大眾，却是沒有具體的政治的企圖的，所以輿論的構成卒不得不委之專門家。但輿論的心理，決不如昔之武士或軍人，對將軍的軍事的計劃那樣的心理，這有專門家——指導者——這樣的人物，當作被指導者的工具，至少是視為能代表被指導者即大眾的意思圖謀的。所以
在行輿論政治的國家，政治家便是所謂「公僕」。即如在中國那樣的國家，亦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當作支配不道德，這便是人民——被支配階級的大眾——的輿論對於政治的影響。
這樣，我們可知輿論，其具體的意見——與寡頭政治者不同——並不是為創造者的利益，
這必須含有能代表集團的利益的心理。

但是大眾與學者專家不同，他們沒有方法，能確認一定具體的意見是集團的利益。所以大
眾的確信是錯誤的時候居多。但是歷史上所現的輿論的推移或轉換，同一的大眾，像羅馬的
市民樣，從勃魯太斯急激的成為安東尼，實不只這樣的例子，羣衆是容易變動的，所以說輿
論沒有定見，實不是無理。但社會的大眾，不像聚於一地的烏合的羣衆，抱着羣衆的感覺，
其判斷在相當程度，實由更社會的感覺而表示。換句話說，其由生活利害得有判斷的餘地，
實非羣衆所能比。至歷史上短日月間輿論的變化，實不是意見的變化，而多數是強力的反映
於政治的集團，忽從甲變為乙。例如法國革命，當時王黨、共和黨、左派、右派等傾向，相
繼而支配着輿論，殺戮其中心人物，這當然不是大眾意見的變化，這是彼此意見相異的集團

，相繼為實際的勢力者的結果。德國的大眾，初是擁護凱撒以事世界戰爭，但數年以後，却推倒他而來建設共和國家。這並不是在同一集團中其意見有所變化，這是因為意見不同的集團間，其勢力有消長。所以此等變化，不是單由輿論的變化所能說明的現象，也不是由『輿論之力』以來的變化，這是以抱一意見的集團，為抱他意見的集團所代，成為政治的勢力的中心，那各種作用所造成。這與輿論本身的考究雖為別一問題，但因上面的多變化，於是以為輿論是愚妄不足恃，却是不當的。

輿論的愚妄，在哲學家、社會研究者、詩人、劇曲家等雖常成爲問題，但是不管人智怎樣進步，人都成爲自主的。倘若同時，社會日趨複雜，政治的統制區域日益擴大，那末對此現象不是專家的大衆，其不能有一部分的判斷自是當然；因大衆對於所提出的意見，只須有直覺的選擇能力便算充分。不過這雖叫作直覺的能力，却不是超越經驗的本能的事物，這不消說是以由生活經驗而來的感覺爲基礎的。隨着市民生活的發達，於是德模克拉西的傾向的發達。由這事情成爲反抗舊政治的一般的輿論的勃興，但這可不如有些學者之所唱由於「自由」的天來的精神的唆示，這是因爲新生活樣式的發展，故新的統制組織的創造成爲必然，在一般人間，對新統制發生行動的傾向，如子對父母，市民對君主，貴族，農民對地主，勞動者對資本家，都感到有順應新的生活樣式的統制的必要。由這感覺，使之採擇指導者所組織成的新統制意識——政治理論、政策——並排除舊統制的意識。

此大眾的感覺，在某程度陷於昂奮狀態，實是無可如何，如法國革命當時的暴行，日本維新當時突飛的「文明開化」的行動是。其雖未陷於昂奮狀態，而因心理的傾向，不免使行動發生錯誤，則如關於結婚的近代心理，有如易卜生野鴨中格來克爾斯那樣行動的錯誤。但此可決不足以爲否定那與近代的社會統制相順應的心理的理由。原來由心理的單調而行動上發生錯誤的事，實不只輿論，凡在一切意見與信仰中都是有的；而在有時，在「學說」中亦所不免。

(戊) 輿論中缺陷的責任 這樣的缺陷，決不是爲輿論的人的要素之大眾方面的責任，反之，還是輿論構成過程上的錯誤；在政治的統制上，這是由於專門家——政家——的行動。所以這錯誤，說是由於到新統制的心理的傾向，還是說係反動的傾向，這因爲大眾與其說是進步的，寧說是保守的之故。例如日本震災當時對朝鮮人的恐怖——不是意見，這是行動的輿論——便是輿論心理錯誤的適例，這是係反動性質的東西。又如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的勢力，說起來便是利用與日本震災當時的心理相同的反動心理，以造成行動的輿論的。(意大利法西斯的成立，由日本震災那樣的意味，果是錯誤與否，爲別一問題；但此反動心理，實如震災一樣爲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所形成，這是一般所公認的。)

大眾方面，因爲對於爲輿論內容的意見，都是委之於專門家的，所以對於輿論的判斷只是概括的傾向，不是對其內容有所認識。因此，對於一種傾向是具有怎樣的內容而進展的，大眾幾於毫無所知；且以此故，一種傾向，即發展到大眾所沒有預想到的方向。大眾對於這傾

向的發展，亦多是盲從的態度；在自己的直覺上這到底合於本來的性質與否，是不能加以檢審的。例如同情於自由主義的輿論，因為初不是對於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別有明白的理解，而加以同情的：所以一方面對於自由主義之進展到必要以上，不加妨礙，同時他方面，也不去阻止他變為非自由主義的。這時候，與之對抗的集團的意識，刺戟了專門家，對於其進展或變化開始加以批判；這批判倘若是具有訴之大眾直覺的判斷的力量，那末就有產生新輿論的可能性。但是即在此時，大眾還是保守的，對於現實的變化依舊是容受的態度，不易對批判的態度表示同情。

大眾對於一經信賴的傾向或人物，是即此傾向與人物，以時勢的變化轉而為正反對的性質，也是對之抱着信任。例如當選多年的自由黨議員，即其一旦轉變而為保守黨，大眾都是不立卽加以離棄；反之，對於其人所屬的黨派，像對他以前所屬的黨派似的，抱着同情。所以此變節的議員，不但不立卽沒落，反依然有力的得統率大眾。同樣，擁護所謂自由黨的黨派的大眾，不管此自由黨成為政友會，或在長時間竟轉化為完全封建的非自由黨，而加以擁護的地方集團，則仍如當年樣繼續加以擁護。

但這也不是大眾方面的過失，因為由構成輿論的階級的行動，大眾是被置在受教的地位。而以此故，不是專門家的民衆，其對於政治的統制意識，遂不外是政治階級的意識構成之從屬。大眾當然不能有對之加以批判討論的能力了。這樣，一政治的統制形式的意識，由其最

根本的形式以至各種政策，決不是存於大眾中的事物，這到底只是在政治階級的專門家之意識中有其存在。因此，形成組織的政治階級，若由其意識的企圖以謀建設統制的方法，愈趨發達，那末大眾對於此統制的心或行動的自由，愈喪失以盡。（這便是一切政治組織中，宣傳工作之所以重要。）

(己) 輿論與宗教的象徵主義 在這點上，輿論有似宗教的象徵主義那樣的性質。因為即是宗教上，多數的信徒決不是能理解教義的內容的，教徒的判斷寧如前說的輿論那樣，為直覺的；因之，其信仰係基於原始的象徵主義，以偶像、symbol、尊號、禪語、念佛等象徵的事物為中心，內容雖有怎樣的變化，只要象徵的目標不變，仍對之抱着信仰。輿論的心理亦如這樣，把某種傾向加以象徵化而完全無理解的對其概念——還是這概念所表現的言語——表示想望。輿論之所以必有一定的是非或表現形式，為當時的流行，便是由於此種心理。

在理性不發達的社會，由一定統制而應有一定行動的社會的必要，要想由科學的組成行動意識而加以理解，是完全不可能。因此，由意識比較的發達的老人或聰明人，將其統制形式，以統制者本體的迷信為基礎的宗教信仰，用作支持，創設一定的儀式，以此來鞏固其統制形式。宗教的象徵主義便是由這樣的宗教的行動。大眾則絲毫不知其意義的對此形式加以尊崇，由形式的言語與行動之重複，而生活於由此社會的統制形式所產生的生活的型之中。口

念旨南無阿彌陀佛謂能到極樂世界，這目的並不是由其參徵的行動形式，能使他們到極樂；老實的說一句，廿目的實有由此以使他們現世的生活，能與所屬的社會的統制形式相一致。輿論與大衆的關係，雖沒宗教那樣的意識那樣的進展，大衆只安心於形式的固定的性質這一點，却甚與宗教相似。

(庚) 輿論與人格 輿論與宗教的象徵主義相似的結果，所以如宗教的人格的崇拜，在輿論上亦有成立。不過輿論對於人格的信賴，却不是偶像的意味，如前所既述樣，對於意見的內容缺乏理解的大衆，他們只是對那直覺的得以認識出來的人格加以附和與隨從。這像對宗教的偶像樣，不是使偶像的意志從屬於自己，乃是在偶像上面見到自己。德模克拉西的神，便足以從屬於大衆要求爲條件的偶像。

爲輿論目標的人格，雖是像上面的意味那樣的事物，但人類的心理，不是單由理性而活動，尤其如人格的信賴，本不是由性理的交通，這原始的意味的直覺的交通；因此，其目標到底是有如宗教的象徵樣的性質，在實際的人格以外創造有抽象的人格，結果遂成爲偶像化。如華盛頓、拿破倫、西鄉隆盛、羅斯福、列寧、慕沙里尼以及其他，都不外是由此傾向以生長出來，其人格成爲崇拜的目標，其意見行動則成爲每可非議。當此之時，若此等人格向右，則輿論亦向右傾；若其向左，則輿論亦向左傾。

這種輿論的性質，當然不免以大衆的知的生活之發達而趨於衰落，這是與宗教的情形相同

的。因了大眾方面教育程度的增進，於是輿論上的人格漸失其重要性。宗教上的所謂聖者，現在所以不如昔日樣有出現於世上，便可見即在宗教上面，人格的勢力也是漸漸的被排除了。但新宗教的發生，固必須有人格的偶像的存在為其條件，因為在宗教上，人格的信仰是根本的事物，不過在輿論，此種完全的人格却不是絕對條件。

在古代，社會統制是由人格的力造成，但社會既趨複雜，於是遂發生變化，統制漸次技術化，最後并科學化，成為科學的專門家的事業。在科學上是科學的見解，代替了人格，並成為人格的尊崇的動因，於是崇拜的對像，遂由人格而為學說。在輿論上，以大眾教育程度的增進，亦由人格的尊重轉而為科學的尊崇，不論那樣的人格，現今是對於其主張見解，都不能免於批判了。

輿論之漸漸的離去人格的目標，以政治的統制上意識的發達，於是統制之事遂日具有科學的構成，到了今日，顯然的，關於技術的事物的輿論，此種傾向甚為顯著。如運輸、交通、學術、衛生、教育及其他社會的機關與關於設施的行政、政策等問題，輿論在此等事業上，人格的反映幾乎是排除盡淨，成為一種以此等事業的科學的技術的性質為基礎的傾向；這是因為關於此等事業的科學日有發達，致關於此等事業的普通知識比之那關於複雜的一般的社會統制遠為普及的結果。但「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這樣的問題，在現今到底還不能有上面具體的諸事業那樣「科學的」程度，因之。輿論，即當今日，在這樣抽象的問題上，勢必為象徵

，不能免去人格的氣味。

以關於社會統制的科學的意識的發達，使在政治或軍事上以人格爲偶像的傾向漸次減退，並且，這事情，在無產階級運動的輿論上，亦有程度的表現。這便是無產階級的統制，在其由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以成的科學的解釋與組織上，比之其他階級大有進步的緣故。

三 輿論之社會的及反社會的性質

(甲) 統制與輿論 輿論因爲是在對立的見地，所以如抽象的、概念的妥當性，可以不必有。因爲主張這意見的特定集團之意志目的，決不是在求理性的滿足，而是在具體的生活事實；所以這與學說之爭論異其動機，不在求論理之妥當與否，而在求生活事實的妥當。

但在特定社會集團的生活，究竟怎樣的事實纔是妥當，這是由極複雜的歷史關係以決定的事，因此，集團生活者所意識要求的，常未必與之能相一致。從前貴族、地主、商人等集團，各抱着與其生活相當的見地，但何種見地得以成爲輿論，則以時代而有不同。在貴族政治的國家，由貴族羣的勢力均衡上得到勢力的羣的見地，構成輿論，到了末期，以地主的抬頭，於是近世初期，地主政黨的輿論遂具有勢力，造成立憲制度的基礎，但是資本主義勃興，工商業羣却成了輿論的中心。這個變遷的大勢，表示輿論是與社會進化的過程相一致，而由輿論相順應的統制狀態的發達，於是乃有近代國家的成立。但是輿論的構成，常未必能與

這樣的歷史過程相一致；反之，寧是依着此歷史過程上諸勢力，即技術的統制的能力的。所以輿論決不是直接反映歷史的過程，而是依着此過程上占有強力地位的集團的統制，致不與歷史過程相一致的。至產業革命之所以能構成自由主義的輿論，因為當時的產業社會與貴族地主等傳統的統制相反，有個人主義的進展，輿論便是依着此新社會的統制代替舊的統制的支配而來的。

所以輿論必須以具有特定的統制勢力的集團的成立為條件，而因此故，所以決不是先有輿論的構成，然後有新的社會統制狀態的成立。這樣，輿論的形成，必須先有新的統制的中心，若無後者先行成立，那末決沒有前者。普通以為先有輿論，於是乃造成新形勢，這是把輿論發生以前的形勢，置之不顧，而單指輿論的效果以言的。我們須知輿論決不是偶然突發的事，當輿論的發生，支配歷史的集團已既具有勢力了。但此集團的勢力，若絲毫不具有統制狀態，那末，決不發生輿論。不論怎樣客觀的妥當的或強力的意見，若不具有統制的勢力，到底是不能成為輿論的。天才、學者、詩人、愛國者、道德家的意見，在許多時候，所以不能成為輿論，即因為是沒有統制的能力的意見。所以由此，可知輿論並不是由意見的如何而成立，輿論是以統制組織的如何而成立的。

美國的輿論，傳統的反對美國干預歐洲的事件；但是，當威爾遜總統之時，美國的輿論却贊成參加世界大戰，即因為屬於威爾遜一派的政治家有集團的統制力。當這統制繼續的期間

，威爾遜及其集團中有力政治家的意見，所以能為輿論的動力。但是美國全體的利害雖沒有變化，而威爾遜所屬的集團的統制力却發生了變化，於是輿論便不復為民主黨一派的政策的意見，威爾遜的世界政策，至此遂為輿論所反對。

又有一個極端的例，如意大利。當大戰告終以前，由自由主義的諸政黨，勞動團體等的統制所構成的輿論，以此等集團失其統制力，於是完全沉沒於地平線下。現在，對立的集團的意見的輿論，即真正意義的輿論，是完全失其存在，所有的只是謳歌現統制的統一的輿論，即只有非輿論真意的雷同存在其間了。這是一個統制強壓對立集團的意志目的的獨裁政治的特徵，在古代國家所以沒有輿論，只有為支配羣的貴族階級內部的對立的意見，其情形有點相似。現在意大利的所稱為輿論的，這樣，實只有法西斯黨內部諸勢力相異的意見的表現。又如在俄國，其情形也如這樣，所謂輿論只是共產黨內部的意見。無論那樣社會的要求，若其只是社會的要求，那末即不能成為輿論。若其不然，成為共產黨內部對立的意見；換句話說，即成為統制的勢力的二種意見，那末始成為內部的輿論。所以當農民、中小工商業者的要求，一旦成為共產黨內部的意見，於是所謂『新經濟政策』者遂有輿論的形式。原來當獨裁支配的期間，恰與所謂軍政時代相同，是不許對立的意見有自由競爭的；因此，沒有近代意義的輿論的存在，這期間的統制，是由中心勢力絕對專制的方法，對各種統制的自由競爭，加以禁壓；換句話說，便是絕滅輿論的動因。至一般社會的要求，則多不是輿論的形式，而

表現爲獨裁的統制機關內部對立的意見。當在個人的獨裁之時，支持這個人的集團內部對立的意見便是輿論；若在政黨的獨裁，則黨內對立的見地便是輿論。

不論那樣的輿論，若沒有統制組織便不能成立。同時，不論統制的性質是如何，只須具有機械的統制力，那末在這裏便有輿論成立。如在大革命後的法國，共和制的輿論既有成立，帝政的輿論亦有成立，而接着又是共和制，又是帝政這樣轉變着。因此，常給人引用爲輿論沒有意義的證明；但是，我們須知這是因爲輿論是依着當時循環轉變的統制的勢力，而統制的勢力則常是機械的構成之故。

(乙)輿論之反社會性 在這裏，有輿論之社會的性質；同時，也有反社會的性質。輿論支持統制勢力的作用，確然是輿論之社會的性質，這便是當一定的社會統制，一旦成立於大衆之間，所以必有輿論發生之故。原來社會的大衆，其所以能對社會的統制抱有一定之意見，是因爲大衆自己具有其自身的統制；是因爲此大衆的統制現在達到？能與其對立的其他統制爭地位的狀態。現代輿論的社會的性質，就在這裏。但是，此大衆自身的統制，由大勢，當然須以大衆自己的社會的勢力爲基礎，然而使之組織化的統制力，其根柢既有社會的性質之作用，又常是依着機械的物理的統制作用自身的機構的事物。所以稱爲近代立憲政治者，未必是只依着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的必然，其中最多的還是發生於此社會上的政治集團的機械作用，這是一般民主政治學者所公認的事實。這政治的標本便是美國的所謂 Boss 政治，這

便是被稱爲「機械政治」的。但是輿論在一方面常具有反對此「機械」的社會的性質，同時他方面，亦有以此「機械」爲根本所造成的反社會的性質。在前者的時候，一般社會的統制是政治機關統制力的有力的反撥；反之，在後者的時候，則政治的統制之機械作用，對一般社會的統制加以反撥，使之成爲無力。但不論在那時候、在那一方面，輿論都能夠成立；即輿論不論是社會的或反社會的，都可成立。

輿論在社會的性質上有其成立，這在前述輿論的成立時，已經講過；但不具有社會的性質的輿論，其能夠成立，則到底須以依據特定統制的事爲基本。要之，輿論之反社會的性質，是依統制的性質以來的。

一般投票托拿破侖三世舉爲皇帝的事，常引以爲輿論之反社會的性質的說明；但我們須知這是由政治的統制的性質以來，而非由輿論的性質。在這時候，輿論所以有反社會的發動，是因爲要成立一政治的統制，有輿論的支持的必要。至此統制其成功所以在輿論構成以前，則爲由其統制能力的事。此種能力者，便是使政治統制的機械作用得以成立，具有這樣的方法的特殊技師家。輿論在他們看來，到底不過是方法上的一種工具；正如醫生的活人刀；一旦到了強盜手中，便只成爲殺人刀。輿論在這時候，實以社會的勢力而支持反社會的勢力。所以統制對於輿論的構成發生作用者，不是由統制的社會性質，反之，還是由於統制的技術。但這可不只是政治專門家的工事，正如宗教家之收集信徒、藝術家之得人歡迎、商人之

出賣其商品、新聞紙之增加其讀者，同樣需要，有與宗教、藝術、商品、新聞紙的性質完全各別的技術。所以當商品以其價值而出賣時固無問題，但當無價值的商品只以推銷方法而出賣時，這不能說是欺詐了。同樣，輿論單在技術上有其成立時，就社會的以言是完全沒有意義。因其意義並不是在建設新統制，不過是一統制的機械。但是，只是機械的構成輿論的統制集團，我們可以推定是反於社會的性質的。

但輿論雖自始即多少程度須有技術的行為，若單由行為的原因，却不能斷定輿論之反社會的性質。斷決輿論之社會的及反社會的性質的，如前所既述，並不是其成立過程的如何，而為對此加以指導的統制集團的性質是如何。所以輿論，我們不能由其所擁護的數目的多少，對於其內容的理解的有無；現在主張此論的其動機的性質如何，此等事情的解釋，判斷其社會的性質。因為如數目的多少，事實上要求明白，實甚困難；即如一般投票，決不足以表示那把持此意見的數字。反之，寧是表示無意見的多數者，只有一種偶然的機械的活動。又，新統制的要求，如前項所述，其為一般社會的要求者，是衝動的；並在內容上為不確實的事物。例如普通選舉的要求，只是以近社會生活必然的刺戟的衝動，實所難避；我們不能以其對實際的效果沒有明確的理解，因而斷定此要求為反社會的。又由利用普選一般的要求之政黨者之動機，即其有輿論發生，我們亦不能認此輿論的要求為反社會的。要之，在近代社會的生活組織上，使具有支配勢力之統制集團的要求發露出來的，不管這是由政黨或政治家的

特殊利害爲動機而使輿論成長，或者是以學者的言論、詩人的狂熱、煽動家的雄辯而成爲輿論，我們仍可認其性質爲社會的。爲近代社會輿論的特徵的，不管是各種社會主義的意見或無政府主義的意見，其成爲輿論的過程雖有種種，但若由企圖建設新統制的集團的要求以觀，到底是不難看其社會的性質來的。

現在支配世界的反動的傾向，與爲所壓迫的各種革命的思想，欲把兩者的輿論的性質來加以判斷，則不消說得用上面的手續。例如日本，就數口言，自然是反動的傾向居多數，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少數的意見。但此少數意見能夠成爲輿論與否，却不在其支持的人數，而在欲產生新統制的集團，其性質爲如何。在現今的社會組織，是表示繼續崩壞的統制的意見，與進求建設的統制的意見，彼此對立，所以我們應當認清誰是具有輿論的性質的，以爲判斷。

不過在這裏要注意，所謂統制的勢力者，決不是爲勢力的代表的，或指導的政黨及人格，這是謀建新統制的集團在現社會組織上所占的勢力的意味。無產階級的統制，在勞動組合的指導者、無產政黨幹部，無產階級學者的意識內無其存在，也不是由他們的意識偶然發生，這是從現社會的生產組織中胎生出來，就是組織中所現的活勢力。這時不絕的向着新統制的建設而進的事物。只是此爲新事實的統制意識的表現，則須有指導者始能成立而已。

在輿論成立的意識過程，自然要有行爲，因之在這裡藏着錯誤、欺詐、自己陶醉與幻覺。

因為無產階級是人，又因為爲無產階級盡力的是人，所以當然沒有理由可以脫於人的過失。這便是以無產階級運動的進展，實有陷於與一般政治運動同性質的機械的構造的危險，而應該充分加以當心。不過因為無產階級的生活，沒有染政治的及經濟的權力階級的傳統生活，在其意識的特徵上，有與傳統的文化階級相異的事物，因之對此具有矯正作用。但是，因為出爲文化階級的無產階級運動者，沒有此種充分的反撥力，實頗多陷於傳統的權力者之意識狀態的危險。

四 輿論 藝術 新聞

社會意識當其表現爲集團的構成之具體的生活要求之時，這是名作輿論的表現形式；但若此種要求，經由個性，而表現爲想像的生活再現，則成爲藝術的創作。所以輿論是社會意識之意志的表現，藝術是社會意識之感情的表現，而與此二者相對，爲社會意識之知覺的表現的，那便是新聞。

輿論表示社會有怎樣的要求，藝術表示社會有怎樣的感情，而新聞則表示社會是在怎樣的知覺狀態。社會的要求，由輿論的形式，始成爲具有意志的力；而對於生活的實現，爲積極的行動。至社會的感情，則在其表現爲詩歌、小說、戲劇等形態時，乃成爲具體的生活事實之想像的再現，由現實生活的世界所生的感情，這樣，反造出由感情所生的想像生活的世界來。這雖然是藝術的空想，但所謂對於某種事態的感情，到底是產生此事態的歷史過程上所

有之一定的態度，而所謂一定態度，則為其歷史過程上所有一定的行動傾向，換句話說，是活動於此歷史過程上的事。藝術是由一定感情的刺激，而對歷史成立一定的解釋的，不過這不是生活理知的形式，而為生活感情的形式，惟其對歷史既有一定的解釋，到底不外將造出歷史過程的生活現實，以其意識目的加以規定的事物。這樣，社會科學與藝術，可以說是同一盾的兩面，前者是歷史之理知的把握，後者是歷史之情操的把握，而俱為活動於歷史過程中的人間的行動意識。本來，「學的意識」^{〔意識〕}「藝術的意識等，決不是意識本體的終局，這是生活當然的結果，而所以生產此結果一事，便是意識本體之存在理由。所以藝術亦與輿論相同，但却是以完全殊異的角度，由時代之社會的要求或行動以表示的事物。

新聞是社會一般知覺的表現，新聞之形式及內容，便是表示社會是怎樣的知覺狀態。反之，輿論是要求的本體，藝術為經由個人的生活再現，是具有這樣能動的性質的；但是反之，新聞則只反映社會現象之客觀的性質，前者若是贈品，後者不過照相。因之，一般人以客觀的真實性當作新聞之根本的要求，而以「白紙」的認知社會現象為新聞的目的，以「嚴正中立」「公平無私」「不偏不黨」為其標語，所以通常，新聞雖有所謂「論說」那樣的東西，主張某種意見，但此意見，也是由「不偏不黨」主義以來，是超越一切社會的地位，從高處來判斷，以像神明對人那樣的地位，視為理想的新聞對社會的地位。

此種對於新聞的見解，到底不外是由與「為藝術而藝術」主義，或神化的盲目的輿論同樣心

理錯誤所生的產物，是當作新聞機能的人們及要求社會的知覺這一般人的錯覺。須知新聞既在意見——論說——上，具有與前述輿論諸性質相共通的事物，又是具有如藝術上的社會意識諸性質的，那末；這就是特定社會集團的意識，決不能成為社會的或超社會的意識。

新聞是知覺的表現形態，但社會的意味所謂知覺與個人，在這其間，不免有種種性質上的區別，即是在個人的情形，知覺只是不受容感覺機關之機械的作用的客觀現象，但必為與一定的生活要求相應而加以選擇的事物。如『追鹿的獵人目不見山』，『心不在茲，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等諺語，表示感覺機關不但不單由機關的自體末梢作用以活動，並更受中樞的精神作用的支配；但此中樞的心理，要之，是由生活經驗以構成，具有一定的態度，對於末梢的感覺機關，選擇其應否感受或拒斥，因時因地，而下相異的命令。故我們當要求風景之時，我們的末梢神經即自中樞承受『看山罷』的命令；而當追鹿的時候，則承受『不要看山』的命令。

即如在個人心理的時候，知覺這東西，也是這樣應着生活要求而構成，決不是客觀的有在，像照像板的化學變化樣加以反映的事物。不過在個人心理上，為知覺第一次機關的感官作用，因為是非常機械的，故不論生活要求的命令如何，在某程度，感覺機關仍機械的容受客觀的現象，因之，知覺亦不免為機械的構成。孔子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便是因感覺機關之機械的作用，知覺是機械的構成，因之，生活的感覺，向着與生活要求完全無關的方面

發達，對此加以警戒的。而今日的教育，所以將色彩，形狀，音聲等對於感覺機關的刺激的性質，加以嚴密的注意，便是由於同一理由。

即如在社會的知覺的時候，感覺機關之機械的性質，亦在某程度，以不同的形式而有存在，但是所謂社會的感覺，不如個人的眼耳等感覺機關為自身的刺激，這是經由此等機關，把所感受的諸刺激，加以綜合的複雜的心理作用，是含有「道德的感覺」、「美的感覺」、「宗教的感覺」等語所表現的心理的諸相之心的狀態，因之，感覺的機械作用，對於這的直接影響比較的少，換句話說，社會的意義上之所謂知覺，其由生活經驗的綜合以成之特殊的心的傾向所受的支配，實比感覺之機械的作用為多。而因個人所存在的社會之生活形態，是規定個人生活要求的性質的，所以社會的知覺，大抵由其社會上的要求以決定。但表示此知覺的則為新聞，在形式上，新聞固是對一般人的知覺提供資材的，但在事實上則為由此以表示某社會是有怎樣的知覺。新聞的資材，若譬諸個人，則恰如記憶心像。因之，為記憶的是與感情內容有別的事物一事實上，記憶要從感情完全分離為不可能，但在心的機能之解析是可以區別的。因之，新聞的材料亦與記憶的內容相同，在加以記載的主筆與承受此報道的一般人，其客觀的性質是可以以之與主觀的性質分別出來的。在報道上所謂「公平無私」，其意味雖無不通，但事實上，記憶心像決不如心理學，單是客觀的再現，必是帶有生活感情的。精神分析學者所稱為檢察的心的作用，即由生活感情而性的感情為所隱蔽的活動，而一般衝動的傾向

，則亦爲經過生活感情的修正的事物，因之，生活的要求，常意識的爲所隱蔽，許多是不能現於個人的自覺上。這樣，新聞的材料，也是以特定的生活要求爲基礎而經過選擇的事物；但此要求自體，却未必現於新聞記者或社會人的自覺上。只是最優秀的新聞記者，則由其對此一般的要求之認知，選擇新聞的資材，但是，縱然是這樣的記者，其意識的傾向到底是規定在怎樣的生活態度的，關於這一點，却亦未有自覺。這一點新聞有如藝術的創作。近代藝術上的天才，尤其是自然主義諸作家在其創作的資材與表現上，猛烈的反映着近代的生活要求發揮近代社會之生活感情與近代人的意志傾向。在這裏，他們固然用了意識的方法以爲發揮，但若說此等天才已對其生活態度具有自覺，那却不能。如狄更斯之於英國近代市民社會的建設，托爾斯泰之於俄國末期軍國貴族社會的崩壞，雖然有此反映，同時他們在其資材與表現上，雖用了意識的方法，但他們的生活態度，對於特殊的社會進化過程之所產，不能說是自覺的，這因爲其爲戀的事物，雖然在戀的成就上是用了意識的方法，却沒有如對戀的衝動的性質的自覺那樣客觀的。新聞在其構成社會的知覺之過程上，雖是由於新聞記者之意識的方法，但對於社會的動機，却是沒有自覺的，例如日本人所辦最初的新聞——近代的意義上之新聞——是德川政府翻譯海外新聞所成的『官板新聞』，幕府翻譯此新聞的動機，固是因爲鎖國主義的日本人有進於世界交通的必要，於是對於世界事情，感到知覺上的生活要求，但是在翻譯新聞的幕府，對此生活要求，却未必具有自覺，目的只是在啓發當時的鎖國論

者，緩和反對開國論者的銳鋒而已。又如維新以後所出許多關於政治經濟的翻譯，誠然是進向近代國家的當時日本對於新社會生活意識上的要求，但是在那翻譯諸人的心中，或者是爲的生活難，或者是爲的商業利益，却未必盡是由於社會的自覺，新聞也如這樣，當其構成爲社會的知覺，雖由各方面用了意識的方法，但却不是眞的對於要求新聞的知覺的生活態度，有了自覺，因之，新聞的資材，方法等，雖具有種種雜的意識的動機，但其缺乏自覺的無意識的動機，則爲其時代與社會的要求。

但是新聞不像輿論樣，立即將其所要求，即社會所要求者爲何，表示出來；新聞是由其使一定組織之社會生活具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內容，並使其意識的性質成爲知覺的，這樣給與生活行動以示曉的事物。所以在已有一定行動的趨向的社會，由其所要求的與之相應的知覺，而有新聞的產生。輿論是社會要求有具體的一定的行動傾向的事物，但新聞則爲社會以一定的行動傾向爲必然的條件所構成的知覺狀態。所以新聞比爲表示輿論的機關，具有更廣大的機能，而爲輿論藝術等社會意識構成條件的感覺機關。這是造成輿論藝術所成立的條件的，質言之，一切的社會意識形態，實都可說是成立在新聞的知覺上面的。且沒有東西能比新聞更表示所有社會意識是怎样在知覺狀態上成立的了。

把所謂 Journalism 列之與高級的社會意識——道德的、藝術的、政治的其他——完全不同的墮落的意識狀態，這是由於這樣的見解，以此等高級感覺，非成立於社會的感覺之上。

，而是完全與社會的性質相隔離的超越的事物。這樣的見解，若求其由來，則為支配階級，即超越於產生 Journalism 的社會圈，便是一般社會的生活集團之生活者的意識。而此見解的成立，則在此生活者以其自身的生活為與一般社會的生活方法相隔離的態度上，但實則他們的生活是寄生在社會的生活方法之上，然而雖然如此，他們却絕不承認，而惟以超越全部社會生活的態度，由其寄生生活的特權，對表不一般社會感覺的 Journalism 加以低視。

Journalism 並不是使一般社會的生活感覺趨於低等的事物，這表示感覺的水準，而自社會的組織制度以至一般的社會的事物都成立於此感覺上面。且此感覺不但組織制度等社會的約束之靜的性質上相一致，其動態上亦相一致，並具有反抗組織的約束的感情方面。在社會的感覺上，本有社會的靜態的與社會的動態之感覺，應着生活的要求，各有其活動，實為社會的一般感的特徵。但在道德意識、宗教意識、藝術意識上，雖有靜的與動的感覺，若成爲一定形態的道德意識、宗教意識、藝術意識，則必爲靜的，也是擁護一定的社會約束的意識的構成。社會諸制度或文化形式，甚至如藝術之動的性質，爲設定感覺的約束有流派的發生樣，當與社會的一般感覺之共通性以約束，由此以統一生活態度，使社會的結合趨於強化。但社會感覺在一方面雖使此種約束成立，並富於統一性，在他方面，却有毫無統一的動的性質，尤其當社會的生活入於一定的形態發生變化的進化期的時候。一般感覺，具有與現狀相反的感情內容，於是任進化期中，發生道德破壞，懷疑的信仰，反叛的藝術等流行。

而journalism 則更使此一般感覺之動的性質趨於發揚，所以當此之時，journalism 不以因襲的性質而受咎，反之，却以反逆的性質而爲人所非難。journalism 因此，在表示統一的一般感覺之時，以其因襲主義、平凡主義、無自覺、盲從等爲人所非難，而在表示動的一般感覺之時，則以其懷疑主義、自由主義、制度破壞、脫線、放縱、不逞等爲人所非難。新聞所以不得不受此二種非難，便是由於此 journalism。但是 journalism 在「靜」的性質上、在其因襲主義上、在其無自覺上則爲現制度盡維護之責，而在其動的性質上、在其破壞主義上、在其不遏行動上、則爲促進社會制度的進化者。新聞具有此矛盾的二性格，爲一般感覺的表現，這是與先前所述輿論諸性質有相似點的事物。而在藝術上則亦有此動與反動的性質，這是我們已經講過了。

輿論、藝術、新聞，雖具有殊異的形態，但其根本爲社會意識表現形態之點，則相一致；並且，其性質亦有許多共通點。

五 社會的認識態度與新聞

表示社會的知覺的新聞，在這意味上，具有一定認識態度。惟這裡所謂認識態度者，是指社會的生活者在其生活條件的知覺上，具有決定其知識的性質的傾向以言。但社會的意味上所謂認識，是對於社會的刺激之一般感覺的反應。若把這就個人心理來加以考察，則由一定生活經驗所構成之心的傾向，其對於刺激的反應，性質不同。因之，即同樣的刺激，常因

人而生相異的感覺狀態，且隨以生相異的行動。社會的認識，其與個人心理相似的過程是集合的發生的時候，因之，與個人心理的情形不同，其刺激或反應，不是所謂生理學的或心理學的，而為一集合的生活意識，即特定之社會集團所共通的心的傾向之興廢過程。鑿於一社會的戰爭的昂奮，結局雖是各個人的昂奮，但其表現，決不是有個人的存在的形式，且其感情內容，亦具有非純個人的生活上所發生的性質。在這時候，個人並常可感到個人的昂奮與社會的昂奮間之差別。即可以感到那若不是集團的不能感得的昂奮，且與個人的心理傾向不相一致昂奮。因此，在個人為怯懦的，一成集團即為勇猛，而個人為善良的，則在社會生活上，常可以成為邪惡的。社會的認識態度亦與由個人的感覺以來的認識態度有別，而由於社會的集團心理。

新聞在其新聞的感覺上，把社會客觀的事實改作為主觀的影像，其改作的態度，就是新聞的社會的認識態度。制作新聞的固是個人，但此個人制作新聞的態度，却是與要求新聞之社會的心理相應，而以集合的認識為其根據的。

新聞在這性質上，所以是集合的認識態度，這可由新聞的起原是完全以集合的認識為基本而明白。新聞所以起原於集合的認識，在向來的新聞研究上，雖無明確的指述，但却是無可懷疑的事。不過一社會羣，其社會現象的認識，因對其自身的社會羣是無自覺的，即無意識的，所以不能十分鮮明顯著，鮮明顯著的認識，其發生，只是一社會羣與他社會羣相對立

的時候。正如『看了他人的行動，因此改正我自己』的諺語所述，自覺當是由對與自己同性質之他對象的認識而生，社會羣之社會的認識，亦先由對自己以外羣發生知覺的意識而來。即對於外羣的認識是社會的認識的起原並且常態。這情形，在同一社會羣的內部也如同樣社會的認識。即在同一羣內，也是由比較的外部的關係上而發生，如一家族以他家族之家族關係為認識的對象。一對朋友也以他友為其羣的認識的對象。

這是有理由的。原來社會的認識，本由與此相對活動的對象的認識，這與個人的知覺從自己外之對象體而發達起來相同。認識是行動的先驅的條件，因此，其與之對立活動的對象，關於這，自不得不先把握其客觀的性質，正如欲抓住某一事物，必須先有認知一樣。所以社會的認識，是由對與其羣在對立關係的他羣這上面發達起來的。

新聞因為是這樣性質的社會的認識機關，所以其態度亦相同，是以對外羣的認識——報道——為新聞之知覺的要求之中心的。世界上新聞的發達，其基礎便是因為中世紀割據的孤立的社會形態，由近代的交通而崩壞，社會以互相交通成為彼此對立而同時有必然的交涉的單位，於是對外羣緊迫着有認識的必要。蓋新聞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所謂『知道自己』的必要，而為欲『知道他人』。所以新聞的發生，大抵都是記載海外事情的機關，日本的新聞，也是以與外國開始交通為其動機，而在最初多為外國事情的翻譯。歐洲的新聞，也是初發生於海上交通開闢以後，向來以戰爭為主的對外關係，現在變而為以近代的社會交通為主的對外關係之

時。

又若遠溯之，新聞發生以前的舊聞，即就與近代新聞司其機能的「新聞的」性質的事物以觀，也如同様。非新聞的新聞，如神話、故事、童謠、雜談、軼事、紀聞、語本等，雖是近似新聞性質的屬物，但其發生都不由本羣的關係而以外羣的關係為主。神話、故事等是以征伐、交換、社會的分離或結合、反感、同感、敵對、親善等外羣關係的現象為主，但是童謠則其新聞的性質，更為顯著，是以同一社會羣內部的異種羣間相互關係的意識為主的事物。如相異的夥伴，彼此主張其立場，被征服羣對征服羣的感情的發露，愛戀上的嫉妒，排斥異端，攻擊異民族，批評敵對羣，總之，凡存在於同一社會羣內部或對立羣相互間所發生的認識，都是童謠根本的性質。不但如此，即如風聞書、物語本等，也是以對於異種羣的興味為中心者居多。凡此都是在多少的程度上係新聞的。

因此之故，新聞決不與嚴正中立，「不偏不黨」「公平無私」等抽象的公正的性質不相一致，乃是拘執於特殊羣的生活意識，拘執於社會的認識的，但此為新聞機能的當然，這是新聞發生的理由，及存在的理由。近代新聞之可驚的發達，也是由於此機能。近代政治，便是以各種利害羣之對立關係，以其生存競爭為組織的根本，為主要的方法，而以其為表示對立羣的認識態度的機關的必要，實促成新聞的發達。

但是新聞的此種性質，及其以舉有實際效果為商品價值，新聞紙占有如商品樣的有利的地

位，於是向由上述新聞的機能者，現在則由迎合一般社會感情的共通性質，能與以刺激，以擴充新聞的傳佈；並以增高商品價值的方法的發達，新聞紙遂如商品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新聞以此喪失其社會的認識態度，成為投合社會的感覺之官能的性質之刺激品，這樣完成了新聞紙之資本主義商品的性質。

六 新聞心理與羣集心理

一般人對於新聞紙常責其迎合羣集心理。這據說是由二種必要所生的現象。即一是因為新聞是煽動政治家的手段，二則因為新聞是商品。但此種見解實含有多少的錯誤。

政治家之利用羣集心理，雖自古已有其例，但其間實有討論餘地，新聞紙之為政治家所利用，究竟能與利用羣集心理之事相同與否，殊為一問題。我們須知羣集心理是一種與本能的反射運動相近似的興奮，基於特殊感覺的刺激，尤其是視覺、聽覺等的刺激幾於是無意識的反應。把這名之曰「心理」，這實是一種太幼稚的行動狀態。我們以習慣名之曰「羣集心理」，其實是應作此稱謂的。所以如印刷物那樣間接的刺激，本是不合於對本能的興奮。雖然印刷物，由讀者的想像力，可以如聽到聲音樣有同樣的效果，但這是先訴之視覺的。所以由一定的約束而具有意味內容的言語，因為其所表現是不伴聲音的文字，致隨言語同來的感覺上諸刺激完全喪失以盡，讀者除非以自己的想像力把這重又造成聲音，這樣始能由印刷物的刺激，明白單純的意味內容。換句話說，印刷物的效果是「理性的」，因之決不是羣集心理。訴之

理性的手段是訴之最高級的人間心理的事，決不是訴之羣集心理那種煽動的本能的興奮。故以印刷物為煽動羣集心理的媒介是極不適當的。

新聞紙之投合羣集心理，由上面的理由來說，所以是非常錯誤的，但一般的作如此解說，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聞紙雖然要立即刺激羣集行動是不可能，但這對於一般社會却具上那樣的性質，使之一旦受了直接的刺激，便立即會發生反射行動。為人間社會現象的羣集的行動，本不如動物羣那樣的能行動，而為由特殊的社會環境而成立的，以共通心理為根本所發生的本能行動。如馬羣以突然受驚而左右馳突的行動，與在社會的意味上之羣集心理，毫無關係。因為在人間，是由一定的社會心理，即特定社會羣的性質所統一之心的傾向，而以此為條件而發生羣行動的。人羣在這時候，之所以與動物羣不同者，則第一羣的組織具有一定的生活傾向，因之具有生活意識。換句話說，人羣之羣的構成上必具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目的。並且，縱使在羣行動表現為反射的勃發時，其行動亦必與羣之目的相一致而始發生。所以即如在Boys，却有政治的或社會的等種種。固然，在單純的羣集行動，也有陷於如動物那樣無目的的混亂的，不過這樣的行動，却不能說是生物學的羣行動，就為人間社會現象之羣集心理之發動言，決不是重大的事物。至少，把這說是社會心理的現象，寧說是一般的動物心理。例如戲院內的羣集，一聽到「火！火！」那樣的呼聲，就陷於無意味的混亂，這完全與動物羣行動無異；

但與人間社會心理上羣集行動的特徵是絕不相似的事。

人間社會上羣集心理的特徵，在社會的動機以其反射行動爲基本一事。雖然在此行動的身體是本能的，反射的那時候，其實則引起此單純行動的動因是由於極複雜的社會的動機。其行動在初步的上雖是單純的，但其動機在社會的上却是複雜的。這在人間，雖然有發生動物的反射行動之時，但却是由複雜的生活經驗所蓄積的心理內容爲根本的。

例如由恐怖的心境而發生行動之時，在動物，則其恐怖的動機，除了現在目前感覺的刺激外，便無所有，完全是由於視覺聽覺等當前的刺激；但在人間，則其恐怖是以複雜的生活經驗之蓄積爲根本的心境，而不是單純的以目前感覺的刺激爲動機。如巨大音響，雖然不論人間或動物，都會同樣的發生瞬間的恐怖心，但是人在聽了巨聲以後，發生社會的擾亂與否，却是疑問。因爲社會的生活上人間的恐怖，不是單純的感覺恐怖，這是以社會的生活經驗爲基本。是想像的恐怖心。

所以即如基於恐怖心那樣單純心理的反射行動，在人間却是具有極複雜的經驗的根據，且是一種極複雜的社會心理的現象。但單是此複雜的心理，決不足爲羣集心理的發動，凡在稱爲羣集心理的現象的時候，具有一定心理根柢的人羣，到底與動物相同，必須受到一種當前的感覺的刺激，始有行動的發動。Bog的運動，若只置在一社會羣必須發生本能的行動那樣的狀態之下，那是不會發生的。在這裏，到底須有如煽動的演說，地震火災等直接的刺激

•始能勃發。

新聞紙因為是印刷物，所以不足以發生上面那樣的羣集行動的直接刺激。印刷物，如前所言，不以感覺的刺激為主的事物，這不是讀了之後，立即能有感覺的刺激那樣心理的效果，所以這不是羣集行動的直接刺激。但是一旦受有一定的刺激，則其力足以立即發生羣的行動，這在新聞紙的性質上是當然的。新聞所以與羣集心理密切相關便由於此。

新聞紙是社會的感覺機關。社會人感覺之如何，在近代社會，新聞紙尤為最有力的決定。社會的感覺是對於現在社會的生活條件之感覺。此感覺只有簡單的快與不快的兩極，而積極的或消極的對現在生活條件的感覺，即是快與不快的感覺，是決定此社會的感覺。新聞紙由這二種機能，故能成為構成此種感覺的機關。這其一是由於能有客觀狀態的知覺，其二是由於有能對之決定感性的傾向之力。

使之如實的知覺社會的客觀狀態，這是使之自覺社會價值的最有力的方法。知覺含着由生活經驗以來的判斷，沒有經驗的變形因此沒有知覺，新聞紙是把社會的知覺的機關，在縱橫兩方都加以擴大，一般人因此乃能以之批判自己生活之社會的價值。向來在鎖國狀態的日本人，因其知覺發達的幼稚，心中沒有什麼人滿之感，但自新聞紙應看對近代世界情勢的知覺，於是日本人的自覺，因以發達，遂欲圖謀有近代國家的發展。

又，因為新聞紙可以為表現社會的知覺敏銳的，所謂少數先覺者之意識的機關，故以知覺

上的刺激，對於鈍感的一般人，具有啓發其知覺的效果的能力。社會的感覺是社會人一般的感覺狀態，但在一切感覺上，卒難免有敏感者與鈍感者之差別。不過由言語文字等機關，敏感者之心的狀態與鈍感者，恰如液體運動，有一種之平均的傾向。新聞紙便是最有力的平均作用的機關，人心的進化過程，以此，在有新聞紙的社會與無新聞紙的社會之間，實有莫大的差別。新聞紙以其能使知覺狀態均一，導想像、理解判斷的作用於共通狀態，使感情、理智、都為社會的共通的事物。此種事情的存在，尤其是具有新聞機關的社會，是為最好。而在沒有新聞的時代，或沒有印刷物的時代，甚至使社會的意識狀態成為共通的事物的機關，也是沒有，那時的機關，只有由集會、宣傳、公布等方法，但此方法因為是限於部分的社會集團，所以到底不能如今日樣，造出全世界都有共通的社會意識的狀態。其所以致此者，則完全是新聞的力量。

新聞因為像這樣具有決定社會的感覺的性質的力量，於是世人以為這是新聞所以與羣集心理有關，但其實這是與羣集心理毫不相關的現象。如前所曾述，羣集心理是具有一定的共通心境之羣，以當前的刺激而發生勃發的行動，但其造成此種心境的作用，則完全為別的事物。新聞紙是與此心的素地有關的機關，是使一定的共通心境得以成立的機關，但可不是加以刺激使之勃發為羣的行動之當前的刺激。

新聞不是羣集心理的刺激機關，這一點，就新聞心理與羣集心理不同來加一番考察便可明

白。新聞心理，在今日雖以爲即是 journalism 的心理，但實則新聞心理與由新聞紙的發達所生，爲一種新聞技巧的 journalism 有別，而爲更本質的心理狀態。journalism 是新聞——尤其是發達成爲商品之時——用以投合那與新聞的機能有別，但却結着不可離的關係一般的享樂心理，在社會現象的記述與解釋上所採的方法，且是技巧以方混，說起這恰如掩遮於新聞機能上層之裝飾的衣裝。新聞心理與此表面的衣裝沒有關係，是與新聞的機能相關的心理。

journalism 正如人間的衣服，不止用以防禦寒暑，還有種種的形式色彩，故在新聞，有非常重大的技巧。正如發達到高級的衣服，不能輕視色彩與形式樣，文明社會的新聞紙亦不能排除 journalism。學者與藝術家的常弊，把 journalism 與低級的 Sensationalism 混作一起，他們把 journalism 當作完全“用而有害”的方法，竭力想自新聞紙，並且社會上，除去 journalism 他們不憚這樣的公言。不過這些人，倘若新聞的報道，完全不用 journalism 的衣裝而表現，他們能夠滿意與否，這却是個疑問。在言語上雜有手勢與抑揚，這就科學的報告等言，或許可說是無用，但是即，科學者，倘其社會的談話，也如科學的報告樣用正經語氣，則我想當然不能感到愉快。journalism 在這好一方面的意味上，實即是社會現象的談話法。新聞之所以有此談話法的必要，正如衣服須有色彩與式樣。因此，那些以爲不妨自社會排除 journalism 的學者與藝術家，正如以女子只能產育子女便好，無用其爲美人，主張

從社會排斥美人一樣。美人之禍常足以害人傾國，journalism 同樣，亦常使社會的感覺成爲病的，且使社會意識成爲錯誤的。不過，若遂以此妄想除滅美人及 journalism 於社會，那到底只是妄想。

話要說回來，這裏所謂新聞心理，不是 journalism 即不是新聞詞法的心理，而爲新聞自身的心靈。原來新聞紙這一種機關，其一般的對客觀狀態的認知是經由新聞記者的特殊的人們，如新聞資料的採擇與表達，都非經過這些人的心的透鏡不可。新聞之成爲新聞紙的過程是經過極複雜的心理的曲折，現在雖不能對此過程作科學的充分說明，但總說一句，新聞與新聞紙之間有主觀的介在，則爲無疑的事實。若把這中間的過程來抽象的加以觀察，則恰有似於心理學者所謂感覺機關與運動機關之中間過程。感覺機關與運動機關之間完全缺乏中間過程者，就是反射運動，但新聞紙不如反射運動那樣缺乏中間過程的。就常識的以言，新聞紙固是反映社會的事物，但新聞紙對社會現象決不是如實的反映，試用前面的比喻，是社會現象在刺激感覺機關之中樞神經，受有一定心理狀態的統制，而構成特殊的意識狀態，表現於所謂新聞紙的機關的。社會現象，在新聞紙是形成所謂 sense data 的事物。而新聞紙則爲由此刺激的意識形態的表現。這其間，介着怎樣的過程，則以新聞記者其人之社會的生活經驗而不同，常由他們社會的地位以決定，因之，以其經驗性質與地位之殊異，往往同一構成完全不同相異的意識狀態，造成不同的新聞紙。

所以 news 這東西，已既在由客觀的 data 而為主觀的選擇這意味上，在喪失其為客觀的現象上，是一定的意識狀態。並且，以其使之有一定表現形式者為新聞紙，所以這其間的過程，實極複雜。

總之，所謂羣集心理，決沒有如上面那樣的複雜過程，因為在刺激與運動之間不介有那樣複雜的心的過程。故由這性質，可以斷定把新聞或新聞紙當作羣集心理的事物，是完全錯誤的。

新聞與羣集心理相結的時候，便是新聞紙以商品而製造的時候，為獲得多數的讀者，於是有投合羣集心理的必要。但即此見解，其間亦有錯誤。因為成為商品的新聞紙，是多求得多數購買者所取的手段是所謂 journalism 或墮落於此的事物。這所利用的是與新聞機能各別的作用，與羣集心理實無關係。煽動政治家之利用羣集心理，嚴格的說，是只限於其演說，其態度，能直接訴之羣集的感覺之時，這是由多年的努力而造成一般民衆心理的傾向的方法，所以不論這是由怎樣的煽動手段，到底是於與利用羣集心理，完全異其性質的方法。其實新聞為獲得多數的讀者，即在使之有商品的價值之時，謂之曰利用羣集心理，似還是說在養成一定的心的傾向而加以利用。在這時候，新聞紙不消說是未嘗拘泥於新聞的機能。正如賣酒的無拘泥於酒的藥物學的機能一樣，新聞在成為商品之時，是混有新聞機能以外許多雜物的新聞紙。journalism 在這裏脫離了 news 上所必要的技巧成為創造新聞紙用以滿足多

數人心理的享樂的嗜好品的技巧。這所具有的，只是與 news 完全無關，刺激大眾娛樂那新聞紙的部分。因為此大眾的趣味，不在求新聞，而在求感覺的昂奮，感情的耽溺等心理的享樂。在這時候，大眾對於新聞紙所求的是新聞以外的事物。這正如為保衛齒牙而用牙粉的大眾，而只知求由牙粉的味覺嗅覺所得的快感。大眾對於新聞紙，其所要求既是 uves 以外的享樂的目的物，所以世上所供給的是包含 news 以外的效果的新聞紙，這是成為商品的新聞紙的性質及方法。

journalism 這樣，因了商業主義，使其技巧與 news 的必要相分離，而墮落於只使人有那與新聞的性質完全無關的刺激的技巧。這正與在藝術上，其具有密接關係的各種技巧，結果完全墮落為非藝術的一樣。在一般學者與藝術家，以為此墮落的 journalism 便是新聞性質的必然。但實則此墮落的 journalism 決不是新聞上必然的心理與技巧，這完全是離去新聞的性質之新聞紙 成為商品的 的方法。這雖是在新聞的紙面，但可沒有表現和為新聞，這有與說書者的藝術，江湖術士的手段等享樂的對象相近似的性質，是借着新聞的紙面而表現的事物。這是故事小說棋譜之類，與雖登在新聞紙上而不能稱為新聞的事物相同。伴着新聞的 journalism 與為商業主義所誤的 journalism 這其間的不同，實比 opera 與 opere d'arte 的不同更甚，在這裏，是沒有共同性質的存在。這正如那大所載的 news 與小說之間，雖然同其篇面，但却沒有共同的性質一樣。只是因為成為商品的 journalism，其所使用

是與 news 的 journalism 所用者同其資料，於是有人以爲同其性質，其實，則彼此之間，只是資料相同，其運用資料的技巧的性質，全然殊異。這正如相同的歌謡，在爲刺激藝術感覺的歌的時候，與只是引起聽覺官能的快感的歌的時候相同，我們當然不能以此，遂說純粹的藝術的技巧，與以官能的效果爲目的的機械的技巧，是同性質的技術。

但是，即在那造成商品的新聞紙的，墮落的 journalism，決不是投合羣衆心理那樣本能的心理的事物，而爲一種利用具有一定文化意識之複雜高級的社會的心理傾向的東西。這不是訴之單純感覺的方法，這是由對發達的社會的感覺與特殊的時代心理之把握，而技巧的造出對此的刺激，是極進步的技巧。新聞的資料，由此方法以造成刺激物，舉其極端的例，有如發生傳染病之時，其報道並不視爲關於社會衛生的知覺的 news 而爲一種對於傳染病的社會的恐怖現象的表現。又如犯罪事件，亦並不以爲社會的營成味上的 news，而爲一種以由犯罪事實所起的心理的興奮爲享樂目的的事。商品化的新聞紙，這樣把 news 只當作刺激感情的東西，推原其故，是因爲一般大衆，雖要求由新聞的機能以獲得社會的知覺，同時，他們有感覺的弱點，即有隨着感覺耽溺於興奮的一般傾向。這個弱點，在社會方面雖是竭力加以抑制，但新聞紙則往往以迎合此弱點，以增大其新聞紙的要求。一般人對於同一事實，普通多是不喜科學的報道，而寧願 journalism 的記載，並且喜歡此 journalism 忽其口 news 的機能，而墮落於刺激的方法，這是一種弊害，但商品化的新聞紙則更助長此弊害，而

輿論與新聞

五四

加以利用。所以新聞紙的商業主義之利用此弱點，是直接與羣集心理沒有關係的。

當此之時，新聞紙爲使其商品的性質強而有力，於是只求投合大衆心理的弱點，但是我們須知此時的大衆，可決不是動物的羣集，不是數量的羣集的意味，而爲文化的或政治的意識發達時代，具有一家傾向的社會大衆。所以墮落的 journalism 之投合此等大衆，我們與其說是 journalism 的墮落，似毋寧說這是社會文化狀態、政治狀態的墮落。墮落的 journalism 只是使此社會的傾向昂進的惡技巧，在社會中若沒有墮落的要素，到底是不會有病的 journalism 的存在的。健全社會的 journalism 因爲不能使隨 news 的人間的感覺過此以上，於是墮落過此限度，即不免有減少其商品價值之虞。反之，具有墮落的感覺的社會的 journalism，是應着與 news 無關的病的感覺的昂奮而起的事物，正如 news 是應着美國文明而發生一樣。健全的社會，決不會有使 journalism 墮落的事物。所以當社會進於世紀末的頽廢期之時，是 journalism 最墮落的時候。不過 journalism 不是能夠單獨的墮落的，這完全是社會的頽廢的反映。

由具有煽動的目的新聞紙，產生投合羣衆心理的見地，而 journalism 則爲應其社會之政治狀態而與一般政治的心理相投的事物，這也是帶有社會上政治狀態的性質，不是單由新聞紙所能造的現象。這是造羣集心理得以勃發的根據的，但具此種作用者，可不只新聞紙一物。和政府的教化、政黨、教會等的宣傳，不問其對於羣集心理有無直接的效果，但都是與新聞

紙相同，具有造成使羣集心理得以勃發的根據的作用的。當日本大震災之時，其所以發生韓人來襲的風說者，或是因為大震災的刺激，於是發生動物的恐怖，為其起因；但實則如前所曾言，人類恐怖心，也是由於生活經驗的結果。由大震災所引起的動物的恐怖，以與平常國家的文化所養成，民族的反感為根本的恐怖心相結，於是乃有羣集心理的行動。這種情形的發生，便是因為國家的民族教育，造就了使此種類的羣集行動得以發生的根本。這是國民教育的作用，但新聞紙也有與此同樣的作用。即以對 news 的資料經過特殊社會意識的選擇，以特殊的意識傾向對此加以報道，實可以培養特殊的心的傾向。所以若說新聞紙與羣集心理有關，則國家的教育機關，教會的宣傳機關，也可說與羣集心理有關。既然造好了一定的心理根本，在受到某種強力的刺激而發生為羣集的行動，這是早之當然。不過新聞紙在造成這樣的根柢上，可以說是比國家的教育機關更為有力。

把羣集心理與新聞紙脫離，這意味，決不是在表揚新聞紙而貶抑羣集心理。是應該極端排斥的現象，也是主張人間社會應該完全沒有羣集心理。

若其如此，是因為這意見的根本，以人的羣集心理為與動物的沒有大異，以羣集的行動只是使人類社會的統制屬於破壞之故。自然，即在人類，其羣集心理中免不了有許多動物的心理作用的活動。因為羣集心理是帶有最單純羣的現象的性質的，因此，在這上面，其作用不免是以動物的本能為主。這純然是感覺的，其感情的要素不是經驗的，而為衝動的，對於社

會的經驗沒的影響，而爲動物的事物。

不過即此動物的羣行動，在生物學的生存上亦有重大價值，生物若一失此本能，便難免於滅亡。但是人類的羣行動，如前所述，決不如動物羣樣爲單純的機械的事物，人抵都含着所謂社會的動機，單就結成爲羣一事，即已含社會的動機在內了。人類的羣不如動物之羣之以生物學的動機，氣象學的動機，或偶然的事情而成，必是含有某種社會的動機，因此，其羣行動在羣集心理上雖是單純，但必與其使之構成爲羣的社會的動機有關。具有政治的動機的羣，其羣的行動是到處都受此政治動機的支配。羅馬的市民，因安東尼演說的煽動而發生羣集的行動者，決不是因爲刺激了他們動物的感覺，而是因爲與羅馬的政治組織有關，所構成的政治心理，即複雜的社會心理受了刺激。所以在人類，羣集心理實不只是動物的本能的現象，還是更複雜的社會的現象。

在這意味上，人間社會的羣集心理，其根柢必有某種社會的條件，不管那樣勃發的羣行動，若沒有社會的條件，決不會發生，日俄戰後，發生於日本全國主要都市的燒打事件，其心理的動機，便是多年來日本國家以對於中華大陸的侵略政策向國民間鼓吹宣傳，而國家的教育也是與此同其目的，常以使之對在中華大陸的競爭者抱極端的民族的反感。由此¹⁵國家目的長年月的教化的努力，倘若在國民間沒有構成一定的心態傾向，那末，像燒打那樣的羣集行動，是必不致發生的。

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雖是利用羣集心理的，但可不是感覺的動物的羣心理之利用，這是有以多年國家的教化所造成國民心理爲其基礎的。故凡在社會的教化普遍之國，此種意味的羣集心理，常有勃發。

同樣的意味，與上面那由一定的社會統制之羣行動相反那羣集心理的傾向，是更可注意的事。這與前面的情形相較，寧是動物的，本能的，是捨棄了由社會的方法所施的教化，統制等的約束，而勃發的羣集心理現象。

人間之羣平是具有複雜的社會的動機，但在前面的情形，此動機寧是以單純的生物學的生存條件爲基礎。即對於社會統制的壓迫，寧單純的生存行動的勃發，例如從前的農民暴動，大正時代的米騷動都是。不過勃發的動機雖是由於感覺的刺激，但以單純的刺激而發生運動的羣集心理，則實以他們所生存的社會條件爲基礎。但是即在此情形，羣集心理是具有簡單的動物的動機，而在發達的社會，則此種勃發，必含有一定社會的生存組織的要求，是非常複雜的現象，爲我們所當注意。

新聞紙對於此種羣集心理的勃發，固是沒有直接的責任，但是對此具有極重大的關係，這是不消說得的，社會的知覺一旦達於某水準，人間的羣集行動就有了必須的條件，而新聞紙則爲充此條件的機關。對於政治當沒有一定的知覺狀態之時，由政治的動機以生的羣集行動之基礎條件。

至於此種羣集心理的行動之社會的價值，則有消極積極種種。有時爲病的發動，亦有時爲健全的興奮。但不論善惡之如何，新聞紙必須先使之有一定的社會知覺之成立，這是最有力的基本條件。

——本篇譯自長谷川所著——

記

者

政治新聞與社會新聞，兩者孰輕孰重？實近今新聞界之一重要問題，依一般之論斷，兩者之性質，蓋¹同一重要局。有時社會新聞之重要，且駕政治新聞而上之，實因政治新聞僅爲社會新聞之一部份，社會新聞可以包括政治新聞，而政治新聞絕不能概括社會新聞也。但我國紙記載新聞，多側重於政治新聞，忽視社會新聞，此種習慣，竟成通例，於是讀者之視線亦移注於政治新聞，而漠視社會新聞焉。就形式上言，政治新聞之紀載，較爲精詳，而社會紀事多²陋不堪，政治版名冠其首，而社會版則列殿其後，此中最大因，不外；社會非新聞記者之地，不了解，使記者與各種社會間隔，發生隔閡。與夫社會新聞記者人材之缺乏耳。

新聞教育的目的

戈公振

報紙一天發達似一天，近幾年來，進步得更快，但是僅從形體上發達，而精神上並沒進步。換言之：就是一個很簡陋的東西，忽然高昇而爲科學，二百五十年來，報紙不斷的發行，但是對於報紙的目的及方法，並不明瞭，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要希望有一個系統的研究，當然是不可能。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二十世紀的初期，才漸漸有人知道這個缺陷。最近五年來，新聞學忽然大大流行，這是受什麼刺激呢？就是新聞記者職業上的準備，但是既把新聞學僅僅作爲職業上的準備，所以對於報紙的本來性質和他的存在的一種認識，倒被阻礙了。其實就是關於新聞職業教育的方法，我們又何嘗真能知道呢？我們把各國新聞科的課程一看，就知道和記者職業如何密切。一八九三年，美國牛津文尼大學新聞科，最近所定四種功課：第一是寫報紙論說的方法，第二是每日問題和記者對付的方法，第三是報紙歷史，第四是編輯及通信員的工作。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哈佛大學才編了一個改良的課程，當時旁的學校，都把這個課程作爲模範。就是：報紙的管理法，報紙的生成出版法，報紙道德，報紙歷史。並且想將報紙的精神，用文學來表現。現在美_國新聞科的課程，固然與前大大不同，就是制度也不一律，有三_年畢業的，有四年畢業的，普通是受過試驗，就給他一張證書。有些稱呼是學士，和普通沒有分別；有些有特別稱呼，如Bachelor of arts in Journalism或Bachelor of Science in Journalism。有些因爲有進一步的研究，還可得碩士學位。

新聞教育的目的

六〇

在美國最新而最流行的，要算哥倫比亞大學的課程，前後共四年。研究，前二年是注意普通教育，後二年是專門教育。設若已在報界做過半年以上的人，可以立刻闖入後二年的一班。無論那一個學生，一定要學一種外國語，普通是法文，後二年的課程是什麼呢？第一年有三點鐘講通信法，並且有實地練習，講義是本埠新聞的形式，教授做編輯主任，學生做編輯員，練習的材料，就是城內每天發生的新聞，第二年有六點鐘是政治和商業新聞的編輯，有三點鐘是心理學，就是讀報的人的興趣在什麼地方？同時前二年的功課，還要繼續讀下去，使得更為完全。第二年（第四年）的課程，是注重實地練習，如通訊法，編輯法，如電報的編輯，標題的作法，短評的寫法，和通信社對於電報的處置方法。以外還有報紙歷史，戲劇批評，書籍評論，和星期增刊等等。美國新聞科，非常注重實地練習，所以每個新聞科，至少有一種報紙，都是由學生辦理，教授僅做指導人，Iowa 大學，並且每日出報而且是自己印刷，Oklahoma 大學還進一步，竟發行日報一種，週報二種，月報一種，年報一種。

北京新聞學院的課程，是報紙歷史，法國文學史，音樂史，藝術評論史，法律的原理，出版法，經濟學，技術和實地練習，教員是大學教授，文學家，新聞記者，律師。研究二年後，經過試驗，給以證書。法國天主教大學新聞科是規定三年，第一年注意普通教育，第二三年是在普通教育的完成和職業的及技術的教育的完成，期滿給以證書。波蘭華沙大學新聞科的課程：第一年是報紙歷史，報紙原理，記者文藝，經濟學，國會及政黨史，和報紙有關的法律

，劇評，印刷技術，圖畫，波蘭語，波蘭政治史，波蘭通史。第二年是國會的新聞紀事，報紙歷史，報紙原理，宣傳法，電報及通信法，外交史，經濟學原理，十九世紀的波蘭印刷物。第三年是波蘭印刷物，宣傳法，電報及通信事務，外交史，文學批評，政治史，政治史通論。教員是新聞記者，官吏，大學教授，期滿先筆試，後口試，合格者給以證書，否則留級。德國萊勃格細大學新聞科分為三科：A 政治的新聞科，功課是歷史，國家經濟，統計學，地理，行政學，政治及國家學總論，法律。隨意科係哲學，文學史，人類學。B 經濟的新聞科，功課是國民經濟，統計學，行政學，國家經濟的專門講義，如農業及農業行政，企業行政學，商業行政，交易所，債權法，金融論，交通論，保險法，法學總論，商業法，匯兌法，海事法，國際公法，破產法等。又如商業經營法，商業算術簿記法等，則在商業大學聽講。C 文藝的新聞科，一類是哲學，尤其是哲學史，心理學，論理學，美學一類是德國法國及英國文學史，戲曲史，音樂史，一類是日耳曼言語學總論，文化史，藝術史，這三科共通的課程是報紙歷史，總論，現代報紙編制及其技術，如報館的行政，此外因為實地上職業的準備，又設一個新聞研究院，必將某一種功課讀完，或已是大學研究生，方許入內，瑞士Bern大學的新聞科，功課是法典，政治學總論，聯邦法，哲學史，國家經濟原理，歷史學總論，法國德國文學及語言的歷史，法歷的哲學，社會學，瑞士法律史，經濟政治學。瑞士史，地理，邏輯，國際公法，出版法，村政學及租稅學，統計學總論，心理學，教育學，立

新聞教育的目的

六二

法的政治，保險事業，鐵路金融，債券銀行，交易所，英國憲國史，瑞士民法，著作權法，刑法的政治學，人口及人口統計學，政治學，勞動問題，社會政治學，經濟統計學，社會統計學。在最後數學期，有新聞藝術上的模範實習。倫敦大學新聞科的功課，指定若干為必修科，如英文文體的研究，著作人及記者的練習。又有隨意科，至少要選四種，且須得主任教授同意。如科學史總論，政治思想史，哲學，英國文學，現代言語，國家學總論，行政學，國民經濟學。二年期滿，試驗及於普通各科，關於報紙方面，只沒有一篇論文，及新聞科教授的評判。這種學生，須於暑假中自行記者工作，能半時兼做記者更佳。照這些課程看來，可以分為三種形式：1、是美國式，目的因特別為訓練新聞記者而設一個研究所，用大學生的或分科的或專門的形式，至於功課，是以記者實用方面為重要，普通教育反在其次，末後受專門試驗，而給以一種學位。2、是德國式，在一個現有的大學內經過多年的研究，同時注意新聞學或新聞的科學，有時也有實習的功課，不過以普通教育為重要，至於畢業試驗，就是普過大學試驗，有時加進新聞學的課目。3、是英國式，在現有大學的一個分科內，特別給記者以一種研究，普通各科，固然注意，但是實習方面，亦不輕視，畢業試驗，是注重普通科目，但是實地練習，也同樣考試，合格者給以證書。

美國的方法，注重職業的訓練，德國方法，注重職業的教育，英國方法，想把兩方面都做到。這三種制度的成立，因為各國大學教育的不同，所以對於記者的職業觀念，亦不同，

美國所希望的記者，是通信員和編輯員，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新聞的支配人。德國希望的記者，不僅是自己爲作新聞支配人，且作爲製造人看，所以不特常給讀者以消息，並須指導讀者，就是除去職業以外，覺得還有一個天職。換一句話說：美國制度，比德國制度來得快，得夠他的新聞職業，把記者當作可以由學而得的職業，有人說記者要有藝術家的性質，就是要大才，當然此話不能否認。但是有天才的人，受了教育以後，能夠得到精神上的修養，可以使他要做的事，格外做到有效果。不過有許多人，還有懷疑，記者的大學教育，是必要麼？或者僅僅有了也好罷！這還有議論紛紛，就是主張必有的人，也發生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新聞教育應當怎樣辦才好呢？新聞教育常爲這些問題拖延下去，一九一三年，德國報界聯合會曾發過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個宣言，一是說記者的職業，是自由的職業，但是需要一個預備教育，新聞職業，是實地知識應用的一種職業，所以必從實地預備，不過理論上也要有普遍教育才適宜。新聞專門學校，是不必有，乃試驗而藉以記者資格，也有相當記者的養成，是發行人和編輯人共同的事務，實地訓練，只有自身才可能。大學設新聞科講座時，所聘請的教授，以有實地經驗的人爲適宜。又一九二三年，德國萊勃攝細大學有許多重要報紙上，徵求關於記者職業的羣衆觀念，所得到的答案，普通記者是不能學得到的，是天生的，記者的特別表現，是什麼呢？就是要敏捷的能力，迅速而正確的判斷力，能夠得到要點的觀察力，對於真實的感覺性，有強固的活動性，有極強的適應性，有流暢明瞭而能普通的

新聞教育的目的

六四

解的文章。關於道德方面：要有公正而清廉的性質，有責任心和喜歡責任的性，勤敏，有理想，有充滿的精神，有自治力，有強的記憶力，有表現能力，無感覺心，有進步的欲望。至於記者如何可以得着他的知識？還是個人研究，還是進大學呢？這是第二問題，不十分重要的。記者要有天才，不是說恭維的話，有天才的人，確是比普通人做事做得好，其實做醫生做律師，甚至於做一個工人，也要有他的天才嗎？同是一樣工藝品，何以有的僅能買普通的價錢，有的就能巧奪天工，藏在博物院裏？所以記者的職業，不必是比別的職業，是特別天生的，這一種特別性質，並不是記者所特有，當醫生當律師當工人，不是都要有理解力判斷力觀察力等等麼？又如直勤敏好責任求上進的精神，不都是要有的？什麼是記者的特性呢？是不是僅僅有流暢明瞭而普通了解的文章，而即不必受好的科學的訓練麼？那麼，無論何種職業，無條件而本來有的是什麼呢？是智識麼？在前面的答案，雖不把知識完全輕視，但是把知識和求知識的方法，不作為十分重要，其實凡是有見識的人，一定承認私人研究，除非天才，是不能有好結果的。但是因為天才是世上最少的，所以因私人研究，而常發生不幸，就是有一類人，對於無論什麼都曉得一點，但是沒有一樣真能正確理解，而且報界的大部分，因為聽了人家恭維的話，自己也墮入五里霧中，從未把記者的預備教育認識清楚。芝加哥某報發行人，Reid氏說：st westpoint不保證造成良好軍隊，紐約的大學，不能為記者給我們一個保證。但是we point可以訓練和可以給專門知識到些天生的軍人，不至把

天才埋沒，就是天生的軍人，和他們處在一起，也可以達到相當有價值的地方。在大學教育中，為政治家經濟家文學家所設的各科，人多以為必要，而對於新聞科，有些新聞界的人，却不以為然，甚至於反對。或者是側重在經驗的一方面，其實走進實際的世界，是有知識的人所能的，不是無知識的人所能的。大學教育，很可省得我們暗中摸索，走彎曲的路，損失時間，當然理論的知識，要實地練習去補充，但是大學教育，能補充實地知識，也不可不注意的。譬如醫生律師，在大學畢業後，也要到醫院或法庭去實習。記者畢業後，到報館去實習，並不是例外。無論何種職業，都是如此的，我們要知道記者的大學教育，不但是很好，而且是必要的。倘使我們把報紙只作為一個商業團體利益代表，或是一個宗教團體利益代表，那嗎記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識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見就夠了，大學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們認報紙是於公衆有貢獻，那嗎在大學教育內，養成有綜括的知識而無偏見的記者，才可以盡這種責任。

有人每每將記者和議員比較，彷彿同是為人民的代表，但是議員是代表政黨，只要知道政黨的宗旨就行了。當然議員也要有某種專門知識，而且還要經過一種試驗，就是選舉，倘使他得了大多數的贊同，就可以代表數萬人入國會。但是請主筆的人，是由一個報館主人，或是幾個人組織的董事會，並且因報館的大小，而成為數千人數萬人數兆人的指導者。而他的資格，却沒證明過，某名記者說：醫生藥劑師，因為恐怕把人誤殺，所以他們要科學的訓

新聞教育的目的

六六

練，就是當獸醫也有如此的規定，但是記者沒證明他的知識成熟的程度，却把一個更貴重的生命，就是一個國家或許多國家的生命託付他，是很不合理的。倘使三家村上的茶館先生，或是一個衙門裏的書手，都可做記者，做主筆，於輿論上發生如何的不幸？是不待證明而知的。國家對於此事，永遠取旁觀的態度，是不應該的。因為國家是全體國民的代表，應有取緝的義務，報館對於輿論，既能發生影響，對於公衆及國家，自己能負這樣重大責任的人，應該謹慎的選擇材料，並且對於公衆及國家負責任，但是這種人資格的證明，只有經過大學的研究和畢業試驗，最為妥當。畢業證書，也應該在研究後一定期間內，已經實習後才能發生效力。凡是做新聞記者的，設若都有了高深教育的教養，那嗎方不致盲目的服從口號，也不致靠着通信社送來的稿子，用他人的意見為意見，他們將來要能看重國家利益，比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利益還重要。為國家利益起見，防止報紙不負責任和發生危險的影響，除了上面所說，就是記者必須受新聞教育，就是大學教育，以外沒有別法。若使將來主筆或記者，必須受大學教育，那嗎要研究什麼呢？其實很容易解決，就是他們不可不研究可以幫助他來活動能力的學問。譬如對於政治記者，要研究的就是政治學。對於商業記者，就是經濟學。對於一省或一地方的記者，就是社會學。對於文藝記者，就是文藝學。所以新聞教育應該包括這幾種：1、理想的政黨記者，應該研究的是歷史，地理，法律，國民經濟及統計學，和外國語。2、理想的商業記者，應該研究的是國民經濟及統計，私人經濟，地理，重要的法律和英

語。3、理想的省報或地方報的記者，應該研究的是歷史，地理，國際公法，國民經濟及統計學，和特殊的法律。4、理想的文藝記者，應該研究的是哲學，歷史，和本國文學。除此以外，對於他們將來服務的報紙的宗旨，當然也要有深切的研究。所以記者不是僅僅在歷史方面，研究報紙歷史就夠了，在國民經濟方面，只研究報館的經濟構成就夠了，在法律方面，只注意報紙法出版法就夠了，應該把報紙的全體的現象，分析開來研究，就是不僅把報紙的過去和現在，當為新聞學，要給我們一個報紙的標準和規律。我在國外，看見許多一種專為記者而設的一種學校，近來國內也不少，不過他們都是竭力教授如何可以得着新聞職業，如果把這些學校作為記者養成所，很不適當。因為他們不給學生以正當教育，只注意職業的養成，不僅是不能使學生得着精神上的知識，而且於他們有害。這種營業色彩不去，理想的記者不會有。有人說優秀的新聞記者不能由學而得，這一句話，不可不注意，譬如一個人，在一個大學新聞科畢業以後，必須經過實地練習的一個階級，不能直接就走到職業的地位。換一句話說：就是在學校畢業以後，就可將報館的練習省去是不可以的。其實無論何種職業，沒有等到一個人必須有了成功的證明以後，才給他地位，是世界所無的。所以新聞學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學得實用的職業，是給他一種精神上的立腳點，指明他能夠站而應該站的地方。其實新聞是每個青年都應該研究的，因為每一個人，皆和報紙發生關係，而參與人類團體的生活，現在公眾對於報紙的知識，非常缺乏。比旁的文化事業，還要危險，差不多每一

新聞教育的目的

六八

個青年，手裏都拿着一份報紙，或一本雜誌，但是在他們的中間，有誰知道報紙如何發生？如何成立？有何條件？如何能存在？報紙的界限是什麼？讀的方法如何呢？現在的羣衆，不管報紙的內容的黑白，他就大膽的帶到家裏，還要說給別人聽，迷信報紙的程度，可算得荒謬已極！對於人類和社會國家，發生損害，是不必費力去證明的。倘使我們對於報紙，比較有理解，或者還可以加上批評的態度，那嗎我們社會上各人的生活，才不會變成旁的樣式，倘使現有每個國民，都能知道報紙從什麼需要而來的，報紙有何種力量？報紙受何種勢力的影響？那嗎人才可以對於報紙有理解及正當的態度。所以對於報紙的目的組織及技術等，對於公眾知識力關係的，足稱為輿論一份子，就是所謂國民，尤其是官吏議員實業家等人，皆應當有這種知識的，凡是一方給報紙以消息，一方從報紙得消息，及批評的人們，應該知道報紙上述的各種關係，譬如是音樂，我們先要知道樂器的目的及效能，和他的特性，以後才能正當的去聽，去批評，甚至於去演說。所以我敢說新聞學是無條件的一種國民必修科，報紙是一國綜合的文化現象，簡單說起來：一方面知道報紙是一個危險的禮物，一方面又不能少了他，所以照上所述，我們的立腳點，是毫不懷疑，就是新聞教育，不僅僅要竭力提倡，而且應該十分尊重才是。

真正之新聞記者，當由少年時代起臥於報紙之上食墨汁。——古利勒語——

論新聞紙之道德

亨利麥京著
甘作霖譯

記者未弱冠時，觀評劇家以一枝秃筆，風靡社會，慨怦怦然心嚮往之。嘗就教於塞頓斯達至數十年之某老人，叩以欲爲評劇家，應具有何種特長。某老人欣然直告曰：最要在引起人之興味，其他皆枝葉而已。余（老人自稱）非謂記載不必翔實，議論不必平允，學識不必素裕也。評劇家而能讀藍幸，富爾達，哈士烈德，李倫的亞，（以上四人爲英德二國之著作家及批評家）四家之文，則讀之可也，於事固無害也，又使其能稍稍致力於莎士比亞之著作，則致力焉可也，要未必無益也。然評劇家之文字，第一在使人能讀與喜讀，否則撤汝市招，閉汝館門，輟業而改圖，猶不失爲見機之明哲，使人能讀與喜讀，其道無他，力避高遠平淡，而常有以動其激昂慷慨之情而已。記者率爾白：君意豈謂劇報之持論，不妨稍悍歟？老人曰：誠然！子試取羅肥氏（英人）之文而揣摩之，當必有所得，今日攻甲，明日博乙，伶人無可非，則抨擊脚本家，脚本家無可非，則抨擊後台之主任。此數者而均無可非，則擇劇報同業中之持異議者而抨擊其失當，或就舞台同業中之有微辭者而抨擊其嫉妬，或竟以公衆之不歡迎該劇，而抨擊其無觀劇之程度。論態須鄭重而勿涉於懈弛，論調須懲切而勿失諸淡漠，且以公衆爲我矢的，尤有合於美國人之心理。蓋英美之人恆喜以己身當言論家之鋒，而美實視英爲尤甚。總之欲號召觀客，必須在我有絕妙之戲劇，而從來妙劇之情節，常不出於殺人流血，磨刀霍霍，及鋒而試，此言論家惟一之竅要也。老人之言如此，厥後記者從事於評劇若

論新聞紙之道德

七〇

千年，旋復改操新聞事業，自營署瑣案訪員以迄於總編輯與總經理。凡報館中所有職役，一躬親閱歷，而老人之言，恆勿去於懷，且偶一試行，輒呈奇效。旋覺他報亦多有行之者，其行之道，或以正，或以奇，或以明，或以暗，而其主旨所在，要不外以酣暢淋漓之活劇，取悅於多數之觀者，其所以充活劇之資料者，大都於衆中擇一相當之人物，而供其犧牲，資其鬪割，操刀者之手段愈辣，則演劇之情節愈濃，而觀劇者之心目亦愈快。此爲辦報者推廣銷路之道，欲圖私利之發展，遂不得不出於此，誠哉其不足爲訓矣！然有時以公益所關，起而盡其言論家最高之職務時，試一審其所用之方法，則與此曾無稍異，是以大而政令之得失，制度之良惡，次而一地方之自治，與夫紳士議董之賢不肖，小而牛乳之機水，公園之鬻酒，無不搏其全力，論其聲調，直在下里巴人之列。而觀其佈景：則破車成陣，以轟擊也，獵犬爲羣，以追勦也，桁楊刀斧之畢備，以敲朴而宰割也。雖當炎夏溽暑之天，長日如彼，神昏欲睡，而得此輒爲之一振！大抵報紙之第一步，在得一具體之鵠的，以資其射擊，彼其所欲反對者，雖在主義而不任個人，然個人者主義所附麗，捨個人而空言主義，則其戰不烈，不復敢仰首伸鼻，蓋至此而言論家之目的乃始達，亦至此而酣暢淋漓之活劇，始可以閉幕焉。或謂記者此言，得毋重譴我美之國民，而輕視其程度乎？豈知美之操言論機關者，苟其稍

有思想，則無論其職業上之理想若何高超，而對於記者之說，決無有議其非是者，彼蓋深知人民於才智上之概念，乃至道德上之概念，其理會之能力，均有一定之限制。苟欲引其關切之念，動其發憤之情，勢不得不曲體其德智上思想之習慣，而以平易通俗之方，發表我智德上論見。惟然而下里巴人之調，「嫌其粗鄙，喜笑怒罵痛哭流涕之辭，不嫌其做作，舉我意所欲主張之義理，倏變為洩怒含憤於一人，而不嫌其過當也。簡言之：尋常多數之人，思想難而感覺易，強之使用腦力，不如激之使用感情，政令之不善，舉措之失當，必使活現為奸人敗類，而後衆始屬目。惡人之不可無以為懲創，又為社會公具之心理，故言論家之善為戰者，不特能震驚社會之耳目，而又能使社會之人，自忘其旁觀之地位，而一若此身之躬與於戰役者。當其相持至烈之時，報紙輒挾其代表輿論之名，而曰我之戰乃人民之戰，我不過為之執弧矢以先驅而已。是時也，凡社會中之高尚正直，急公而好義者，幾似人在陣伍之中，而彼言論家反似為民意所迫，不得已而身當其衝焉。然至敵氛既掃，奏凱而還，則報紙又莫不歸功一己，而絕無所忸怩。記者於此，又有一言，敢直揭而無忌者，則言論家每逢此類戰爭，其所號召者，乃腦力較遜程度較低之多數之人民，而決非少數有思想有學識之士也。一則有思想而有學識者，為一國或一地方優秀之人，其數有限，不足一張報紙之聲勢，一則此等人士，恆自有其策略，而決不肯聽報紙之指揮，且學識宏富之人，多不肯以報紙之意見為意見，至於尚武好勇，動輒言戰之報紙，則尤為宏碩之士所遠避。其對於報紙，幾無時無

事，不存一輕蔑之心，以最和平之態度而言，則漠然如不欲觀，或雖觀而絕不以其言論為意。以最尋常之態度而言，則鼻嗤而目笑之，其意似謂此物之價值，乃大可以覆盤而已。原宏碩之士所以蔑視報紙至此者，以有時發生問題，適為其聞見思想之所及，而接諸報紙，則議論無不乖謬。如是者屢，而其意遂謂報紙對於無論何事，其才智或道德上之見解，無不墮入魔道。於是而蔑視報紙之心，遂一成而不可破也。以記者所見，此亦報紙有以自取之。蓋美國多數之報紙，除對於棒球戲之記載外，其他罕有能出以正當之意識，明確之理解者。每逢一問題之起，或為自治捐，或為地方通運機關之擴充，或為公犯私犯之懲處，或為電車火車自來水公司等之管理，或為本城原領特許證書之改訂等。報紙所最著力者，即在節外生枝，引起無數不涉題義之論點，而其中大都偏重感情，使人尚義氣而忘真理。於是有志於探討真相者，用力雖勤，終於無獲。而以之激成一哄之市，則綽乎有餘裕。蓋其顛倒播弄之術，激刺震憾之辭，恰如一般無知人民之分量而發。畏理論而尚血氣，固為無知者之恆情，然欲引起其恐怖憤懣哀矜，與夫好爭鬥喜熱鬧之心，其方法亦以愈粗愈暴為愈佳。否則陳義過高，立說過細，固不足以激若輩之一顧。然激人意氣之文章，偶爾或失諸高尚，則亦與若輩平昔之嗜欲，習慣之態度相背馳，其收效亦至微。言論家洞知其情，故一事之起，雖存心欲為公衆謀最後之利益，而方法則仍不得不出乎此，以冀無背與若輩素日之經驗，而因以引起其直接關切之心，追衆人之意氣，一為所激動，則任所指揮，無不盲從。言論即極荒謬，而

豈茲者本無精確之是非，況其判決之天良，又爲血氣所震盪，則報紙亦操其鼻綱，東西南北，可以信手牽率，直至其一時之客氣，消耗淨盡而後已焉。美國大城市中，常有革新政治之戰爭，報紙即利用此事實，以張其言論之聲勢，故此等戰爭，與其謂爲以主義之錯誤，而開才智上之戰爭，不如謂爲以個人之失當，而開意氣之戰爭。言論家不以此爲政治學之研究，而以此爲娛樂公衆之武力運動，公衆對於抽象之善良政治，不特心無所好，實亦情無所動，其說種種之政論，非第以爲烏托邦之幻夢，或且疑其有絕大之危險，而以立論者爲設陷穿以罔民。惟然而報紙之專從學理上爲平淡之研究，如紐約晚報等者，輒爲多數人民所贊頌，而過之惟恐不及。惟然而揣摩人民心理之報紙，不以善良政治爲主張，而以代表不良政治之個人爲攻擊，攻擊一起，而被攻擊者又出而實行交綵，則衆人之衆興頓發，而報紙之銷行亦大旺。大抵衆意之所最喜挑戰者，爲利用政黨以便私圖之黨魁，其次爲習於泰侈之富豪，又次爲虛期學校道德墮落之監督，再次爲既富且貴居然男爵之資本家，再次爲販賣白奴之奸商，又一次爲視事不力之警察長。若此之流，雖均有受人唾罵之資格，而衆意之最喜者，則究推營私圖利之政黨黨魁。然言論家對於暴斯（即營私之政黨領袖或理事）之攻擊，尤須兢兢然注意於緩急之步驟，後先之程序，而最忌於交綵之始，舉我軍所有之彈藥，而盡轟於一發。蓋蚩者雖好逞意氣，然忿懥之作，亦自有其序，決不能一舉而達最高度，况乎欲激衆憤究不能不藉事實。故客氣亦根據於才識，特此等才識，不免似是而非耳。言論家之善激衆怒者，恒由

論新聞紙之道德

七四

徐而疾，由寬而緊。今日舉一事實焉，而衆怒爲之一增，明日又舉一事實焉，而衆怒又爲之一增。衆人之興味，賴此漸進之手段爲維持，而其忿懥之情，則反以是而日見其增高。若舉暴斯之罪惡，而盡情罄吐於一文一論之中，則篇幅過長，在普通人決無此耐性以讀畢之，亦決無此記性以盡憶之。即能稍稍記憶一二端，而讀者恆自病其偏而不全，紊而不清，此非第不足以激其意氣，而適所以生其厭倦，厭倦者，意氣之大敵也。每舉一事，縱行而至三欄，字數而至六十，則已盡若輩飲啖之量，出而哇之，亦意中事。善爲報者，以絕大之標題，寥寥至十餘字或數十字，而盡括篇中所紀一事之罪惡，此爲若輩所能以一口吞之，而津津猶有餘味者也。且紀事難而標題尤難，同一事實，而出諸庸手，則曰麥克祁尼斯之不道德，出諸能手，則曰麥克祁尼斯私盜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七金，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人情好奇聞，而尤好斬而不予之奇聞，彼漸進之攻擊，旣深有合於以斬爲子之道，且亦欲藉此以稍示騰挪，俾被攻者得盡其辯護。人民本視此等戰爭爲行樂之具，故無論被攻者爲暴斯，爲警察長，爲賭博家，爲逋逃凶犯，爲墮落之教士。而攻者慾力，禦者亦愈奮，則衆情亦愈增其弱躍，蓋衆意恆欲得一勁敵以相與交綏，庶足盡旗鼓相當之樂，且禦者奮鬥愈久，則一旦敗衄，其快心亦愈甚。是故關葺之夫，甫戰即退者，報紙多夷然勿屑。而威廉梯特之戰，則全國爲之震動，此無他，以威廉梯特之平日，權力至爲雄偉，及報紙與之宣戰，則抵禦至極勇猛，厥後一敗塗地，則相從而俱倒者，爲數乃至以千至百計也。然而被攻者旣已敗衄，則衆

之意興亦即消歇，而政治之究竟改良與否，後來者之究竟賢能與否，皆非其所欲過問。是以一暴斯既去，一暴斯又來，今日以推倒一暴斯之故，而別有所擁護，明日則被擁護者又被所推倒，有司之進而在位也，以衆人之意氣，其退而去位也，亦以衆人之意氣，而操縱是意氣者則爲報紙。美威名城，如芝加哥，如紐約，如聖路易，如雪雪那打，如畢芝堡，如紐華林斯，如波爾的摩，如桑弗蘭雪斯哥，如聖包羅，如康薩斯等，此種活劇，固已屢演而不一演矣。國民意氣，殆如潮汐，一漲一退之間，其關係如此，然謂爲由道德心所鼓動，則殊未當。蓋道德非性能之事，而純爲學養之事，性能者本於天生之自然，而學養者所以造就才識之程度，道德之精華，在能以理解上之步驟，而節制其意氣之震盪，並能使眼前最近之欲望受制於遠大之目的，此非學養之事而何？至於動輒爲客氣所乘，祇可謂之庸衆所知與所習之道德而已。其能以遷就之手段，利用是道德者，一曰策士，一曰報紙，彼蓋深知其道德程度，祇有此數，稍涉高遠，即不足以動其心，故出就其習慣之思路，並審量其在道德上，若者爲所渴慕，若者爲所深忌，因勢利導，以致其效用，而絲毫不敢或溢者也。此亦猶律師辦案、不能不審量當事人道德上之限制，以爲其辯訴之準備，法官問案，不能不斟酌陪審官道德上之限制，以爲其論斷之配證，此雖非律師與法官之所喜，然欲求達其較大之目的，勢固不得不不出於此耳。若夫記者，向所稱報紙攻擊由漸而進之說，其效用尤有更利害者，例如新總統當蒞任之日，無論其人是否爲民望所歸，而公衆歡迎之情，例必異常踴躍。此蓋以國體所關

，苟或稍示冷淡，不啻國民自認其失敗，而共和之義，勢將受名存實亡之譏笑也。蓋任在半載以內，國民嚮往之情，大都未易搖撼，而反對者亦無所施其抨擊之技，然時至半載以外，則反對者之攻擊漸甚，且亦不自望其攻擊之有效，惟欲以此漸易國人之觀聽而已。積久而無效之攻擊，與細瑣之過失，竟足以致總統之傾覆者，亦未嘗無之。試證諸近事，則紐約州州長蘇爾壽之被劾落職，即反對者漸進手段之見效耳。平日以種種細小之過舉，絮聒於國人之耳，而隙以移其贊助蘇氏之心，及事機既熟，猝然舉一重大之案，以爲攻擊之資，而國人以習聞其過，遂亦無復爲之曲諒者矣。凡本篇所論，均足以見報紙之手段與勢力，以激動民氣而言，在林肯，韋勃斯德，克蘭，亨利，等且優爲之，要不足爲報紙咎。林肯嘗自謂深得民氣之助，而報紙所以卑無高論，偏於激動人民之意氣者，良以人民之知識有限，苟欲欲小魚以效鯨鯢，非第無益，適以滋害云云。按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種種重要問題，賴報紙鼓吹之力，人民意氣之盛，而因得解決者，厥數甚少。即以桑斯而言，在今日不啻身爲重犯，隨時可以被裸械而入囹圄。回溯當時氣氛之盛，殆如一夢。此雖欲不歸功於好戰之報紙，尙氣之人民，安可得也？此外賴事而改良進步者，尙難悉數，至於利用言論家之地位與技術，而達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者，亦非絕無，此其道德，則真不可問矣。

新聞與新聞的意義

徐華

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除了衣食住以外，其他最重要的日用必需之品，可以算是新聞紙了。

按新聞紙之進化的順序，在東西各國都有相當的歷史。在最早的時期，他們都經過所謂「官報」階級。遠在二千年前，羅馬帝國就有正式的官報，名曰 *Acta Diurna* —— 「每日事實」—— 內容以戰事，選舉，及宗教等新聞為主，記載簡單，有時塗在石膏上面，有時寫在白板上面，由政府分派於各地的軍隊，或者懸掛市場的牆上，以供人民閱覽。我國在三代的時候，政府曾設有專門官史，到各國去採訪風俗，回國後，報告於太史官，再由太史編成書籍，貢之當世。如今的詩經，國語，國策，春秋，在當時都含有報的性質，不過沒有報的名稱罷了。邵飄萍先生說：「春秋在西曆紀元前七百年頃，可稱世界最初之廣義的官報，惟尙無『報』之名義而已。」—— 新聞學總論一二三頁

「報」的名稱，到唐德宗時才被發現。當時有一種叫邸報（清朝改為京報），專門記載皇帝的起居言行，和官吏賞罰宦海升沉的事。後來更有開元雜報，朝報等，也專記載朝廷的事情，所以並不普及於民衆，與現在的政府公報一般。

至於具有現代內容和形式的新聞紙，以我國而論，只有七八十年的歷史。在中國最早辦報的，是幾個外國的傳教士。第一種報叫東西洋每月統計傳，從道光十三年起，刊行四年，由

英人郭實臘主持之。此後在中國出版的有遐邇貢珍（香港）六合叢談（上海），中外新報（寧波）等，都是每月出版一次。至於日報，要推咸豐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報為最早了。繼此而起的有上海的字林新報，香港的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此報現尚存在），到了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現在在國內勢力最大資格最老的申報，便由英人美查創刊而發行了。自此以後，國人逐漸重視報紙，但是報紙的內容還是簡陋，所以沒有多大的發展。光緒十九年，上海新聞報繼續創始。報紙的革新時期，亦在此時開始了。有人說：從戊戌政變起到辛亥革命的前後，這一個時期，可算為中國新聞紙的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可是論到發達，還是在革命以後。據最近調查，國內凡稍有名的報紙，約有一千一百餘種。這個數目若與歐美各國比較一下，未免相形見绌。前年國際勞工局會從事調查各大國報紙的情形，據其發表德美二國之結果如左：

德國有日報三千八百十二種，星期刊四千三百零九種；美國有日報二千四百種，星期刊一萬四千八百種，為各國之冠。

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已經說過新聞紙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之品，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人人心理中都有新智識的要求，而新聞紙正能以「日日新又日新」的消息，新聞，以及一切有關人生的問題和答案，毫不間斷的每日供獻與無數的讀者；這樣比較在學校內所受教育的範圍，要大得多了。並且新聞紙以日日發見的新奇事實，作為教材，使讀者逐漸得着人

生必要的知識，這就所謂活的教育。牠所收的效力，不限於學校課本的範圍，也決不是幾個學者，政治家，或宗教家的演講所能及的。所以人出了學校以後，多賴新聞紙每日予以研究的材料，得以終身有不斷的修養。有一位名記者道：「受學校的教育有時還可以告假缺課，但是新聞紙的教育則不可一日間斷。一日的新聞紙，與社會政治的變遷，都有關係。牠的範圍，牠的勢力，不啻是國民的一個無邊的大講座。」

新聞紙既有這樣的價值，但是我們讀報的時候，可有得着這些益處麼？我們要曉得新聞紙並不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記事，乃是人類繼續不斷之故事的主要的一部。在牠每一版中，都有人生及事實的潮流，源源而過。所以我們不可把報紙認作是孤立的記錄，乃要把牠當作是世界歷史的一页。我們應當根據過去及將來或許發生之事實的眼光，來研究報內的新聞，這樣我們就可以得着新的感想了。

最要緊的，就是我們對於重要的新聞，必須仔細閱讀一下，切勿將標題或記事的一部分，略一過目就算了。如此我們就能將事實印在腦海之中，或者自然而然的就能發出以下的問題了：（一）此事的遠因與近因是甚麼呢？與此事有關的人物是誰？他們的地位如何？以前可有同樣的事實發生？由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我們應作何感想？（二）這段新聞有何意義？將有何事因之而起，牽涉何人何事？（三）這種情形應存在否？如何使之存在或消滅？我人對之應作何感想？

公弱

請看世界文明國家政治演進的途徑——最初總是帝王政治，進一步則爲議會政治，更進一步則爲輿論政治；無論改革的經過如何迂迴曲折，時期如何悠遠長久，終逃不了這條堂堂大道。

所謂輿論政治，原來不是一種制度，而是民主精神的現象，政治道德的反映。輿論要有如此偉大的效能，亦非一蹴可幾的。若錯認爲凡是報紙上的論說便是輿論，論說所褒，便可登台，論說所貶，只有下野，如此簡單，差以千里了。要知報紙論說稱爲輿論，或稱爲代表輿論，須得輿論自身的健全。健全的條件第一是動機純潔。凡因私的愛憎，私的利害，私的信仰而發爲言論，無論所言所論的實質萬難切中事理，即使勉強自圓其說，民衆必因鄙其私而并惡其所圓之說，只有人知大慧纔能不以人廢言，大衆眼光裏只以大公爲好，便以私爲壞，壞人說話嗤之以鼻，好人說話洗耳恭聽，從事言論的人，能大公無私，便是動機純潔。

第二條件是識見卓越。因爲祇有純潔的動機而沒有豐富的學養，銳敏的觀察，則對於各種隱約的朕兆，或昭著的事實，無論他的關係如何遠大，竟不知其爲問題，或知其爲問題而不能理解其內蘊，不能判斷其是非，不能察知民意嚮背，不能供給解決方案，搖筆即來，最多類似中小學生通順的課卷而已。價值毫無，怎稱輿論？

第三條件是文才暢達。原來文字不過是工具，似乎不成爲主要條件，但同樣的識見，有的

寫來莫噴其妙，使人沉沉欲睡；有的寫來沉着活潑，使人有「劍及履及」的情緒；有的限於文才，放馬後砲；有一氣呵成優先等。如此說來，怎得菲薄工具？當然，只有文才而沒有第一第二條件的人也不配主持筆政。

第四條件是膽氣橫逸。一篇極有價值可以傳之後世的論文，假使沒有發表的膽氣，則只有藏諸名山，藏諸名山，那成輿論？退一步說，既不敢暢所欲言，於是含諱籠統，敷衍點綴，那不能完成輿論的使命更何待說？

總而言之，輿論自身的健全必須備具上述四條件。動機純潔，然後黑白分明；識見卓越，然後能指導朝野，利國福民；文才暢達，然後能鞭辟入裏，針針見血；膽氣橫逸，然後能伸張公道，不屈不撓。若因圖謀私利而以報紙爲攻訐阿諛的工具，這是輿論的罪人；或因膽識不足，以撰文而歸咎於環境的壓迫，藉以藏拙，這是報紙對於社會的不道德。壓迫輿論誠然是輿論的致命傷，但事實上壓迫的程度並非只許你作不關痛癢的言論，而竟然以不關痛癢的言論了之，這是報紙自己的麻醉！

輿論之所以有力量，除了他自身必須健全之外，第一還須法律許以自由。言論自由在近代國家，是大經地義的，但在思想龐雜固是未定國家，當局却以言論自由爲危懼所伏，往往加以壓迫，這是思想的錯覺，權威的擅用，手腕的拙劣，亦就是自信的薄弱。影響所及，當然是報紙首當其衝，而他的反應却是秘密結社的滋擾，秘密刊物的盛行，謠言的流傳，民心的搖

鬱，感情用事日盛，理智運用愈窄。政府雖有合理的政令，民間總以被屈服的精神來忍受他，一旦警察力量不足以維持治安，於是直接行動相繼而起，造成恐怖時代，情勢使然，不是危辭，在此狀態之下，輿論不咸輿論，何來輿論力量？所以輿論以自由為前提，而自由有待法律之保障。

法律許言論自由，常含兩種意義：一是保障，一是制限。在主張絕對自由的人，以法律制限為要不得，其實我們應該分別法的良惡，未可一律抹煞。惡法應反對，良法亦要得，言論自由猶個人自由，個人自由雖是天賦的，但未聞殺人越貨亦列為自由權之一，所謂言論自由不妨受良法制限的意義，亦復如此。進一步說，惡法雖要不得，猶勝於無法，惡法的制限不外苛虐，而猶有軌道可循，若無法的壓迫，則朝不保暮，不知死所矣！

輿論自身健全了，法律許以自由了，還得朝野對於輿論有判斷的智識與尊重的誠意。所謂判斷便是觀察立言者：（一）動機是否純潔？（二）是否以民衆的利害為出發點？（三）是否以民衆的意見為根據？（四）違反民意的是否比民意高出一籌？能判斷然後惡性的著述無從作祟，無可立足，而健全的輿論乃得以民意為後援而發揮其偉大的功能。

在今日侈言輿論政治，未免太癡！但是誰都不能否認自帝王政治演進而為議會政治與輿論政治，是堂堂大道，要在輿論自身努力求健全，而各方面能理解所謂輿論政治不是新聞記者的政治，而是全民政治而已。

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

于化龍

我們皆知道歷史是過去社會的實錄，是已往事物變遷經過的記載。他的內容，雖似乎社會的死却的陳述，他的功能，則對於個人知德的涵養，皆有很大的效益。其最大的效益，可分下述兩種：

- (一) 培植正確的人生觀
- (二) 養成探索事物原委的興趣和習慣。

個人能設有正確的人生觀，知研究事實解決問題切要的方法，這才是真正學習歷史的目的。過去的事實既應要孜孜的去研究，試問對於我們日常各方面所發生的新聞，應當拋去不問，不加以研究嗎？我最近讀到美國出版的中學教育評論月報第卅五卷第八期裏面有一篇討論「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的文章。我覺這篇文章很有介紹的價值，亟譯之於后，以供我國教育家之研究焉。

新聞紙對於各個人的影響，或是直接，或是間接，是頗難一例的，要全視各個人對於其所抱的態度如何而定。但所抱的態度是否正當，大半又須視其最初讀報的方法如何而斷。美國克勒維爾中部中學的教員是諄諄的督促歷史科的學生，每天讀新聞紙。這是他們的歷史教授法。但我們不可誤會，他們並非把讀報當作一種學程，教授學生，乃是要學生在學校生活的時代，養成讀報的習慣，並且使他們能把每天的新聞，加以思考，了解事實的真相。

新聞紙在中學歷史科中之地位

八四

從每一時期教授歷史科的時間中間，抽出一小時，以作研究報上新聞之用。在學期起始之際，即須用四五小時專門講解新聞價值的意義。當這時候，學生把本地各種報紙都收集了來，從這些報紙中間，把他們認為正確可靠的新聞，一概加以整理。同時預備一方佈告處，鼓勵學生把本人認為有價值的新聞，記錄在佈告處。在起初試行之時，必須由教員指導他們，先命他們把所選的材料，由本級全體同學，加以審查，如認為滿意，即予以通過，然後方可正式揭露。此外學生更須預備一本記錄簿，把每天從報上裁剪下來的新聞，黏在記錄簿內，按外國、外省、本埠而分類，以便他日易於檢查。這本記錄簿每星期送呈教員批閱一次，凡選擇新聞最準確整理最有系統者，得受特殊的獎勵。

每星期由教員出十個問題，以作考試。其問題須限於前一星期內的新聞，且須見諸本埠報紙者。所有問題原係事實，並含討論的性質。其答案是非常簡便，常可用一字或二字或至多一行字答覆之。但有一個問題，可包括幾個問題，雖分成幾個問題，但分析得很清楚的。全部問題可分為兩組，這兩組問題能包括全部的興趣。前五個問題是關於國外的，後四個問題是關於本國的，最末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全國遊藝和運動方面的。教員出問題的時候，不可使各級一律，以免學生把已批改過的問題，彼此關照。

考試的制度，也是很重大的。當舉行考試的時候，在學生的坐位上，除准他們帶兩張考試紙外，其他絲毫不准帶別的東西。第二張紙是預備第一張寫完的時候用的，這種佈置法對於

防止偷抄記錄簿或與鄰坐同學互相傳遞紙片，是很發生效力的。等到最末一個問題做畢之後，就把筆攏在桌上，非待考卷與同學互換批分的時候，不可再舉筆寫字。茲為防止竄改答題起見，考卷須經兩重互換。所批的分數須填在考卷的右角上。有許多問題，學生所答的是對的，其問題內所包括的政府或其歷史上的背景，皆大有討論的價值。各學生的考卷由某某同學等評定分數之後，即發還各人自己收存。此時各人皆有一種自查所評分數是否錯誤的機會，如遇有爭執發生時，即由教員起而糾正之。

學生之初次受試者，其記分必不甚高，迨試行一學期之後，成績始漸可觀，學生能得五十分至六十分的，即算優等，八十分至九十分的，即算最優等了。照普通規則，凡得三十分的，即可證明他已經讀過報紙，如在十五分以下的，即可證明他在上一星期之中，一點沒有讀過報紙。茲將中部中學二級歷史科所考報上新聞的問題和答案舉例如後：

(一) 在前一星期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某某等，在報上討論什麼問題？

(答：歐債問題。)

(二) 甲、日本新皇是什麼名字？乙、是日本第幾代皇帝？

(答：甲、昭和，乙、第一百二十四代。)

(三) 前星期美籍猶太人協會所遞呈文中所論者為何國？

(答：羅馬尼亞。)

(四)前星期中歐洲何國與德互訂十年期的公判條約？

(答：意大利。)

(五)(甲)近日新聞中有論及薩卡散者，試問此名詞代表何義？(乙)地亞士代表何義？

(答：甲、代表自由黨人，乙、代表在尼加拉瓜的保守黨領袖。)

(六)在呼佛爾委員會討論美國交通問題的報告中，其主要的建議為何？

(答：修築桑羅稜索河。)

(七)關於改變統治菲列賓的政策一案，試問饒伯森向柯立芝總統作何建議？

(答：將陸軍總督制改為文官制。)

(八)(甲)美國那一條大河，常發生泛濫之患？(乙)那一個大城是受着一部分的禍患？

(答：甲、田納西河，乙、那實維里城。)

(九)(甲)史惠士捐助凱斯大學美金二十萬，作為研究工作之用，試問何人擔任此項研究之工作？(乙)所研究者何種科學？

(答：甲、密勒教授，乙、物理學。)

(十)(甲)斯坦福籃球隊在元旦日與何球隊比賽？(乙)其結果如何？(丙)本季克勒維蘭籃球隊共負幾次？

(答：甲、亞拉巴麻，乙、結果七與七之比，丙、共負兩次。)

在歷史科內加授報上新聞，是有兩種目的。第一是教育上的目的。其目的即在養成學生讀報的習慣。此種習慣的範圍是可以逐漸擴大的，由注意自由談漸漸注意別種同等有趣和較重要的新聞。養成了這種習慣之後，既然會對於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發生興趣了。結果就可以增加許多知識。例如某國內閣之倒，某國總長之更換，某國總統或皇族之歿，和世界政局之趨勢，皆瞭如指掌。學生由此而推知政府之如何組織，行政機關職務之如何交卸，高級官長之如何應付其當前的特殊問題。這些問題如能一一詳細討論，即可以使學生領悟課室中所讀的歷史，與目前各方面繼續不已的事情，是有極密切的關係。學生從此對於歷史便發生更大的欣賞，並認定歷史是接續不斷的，世界中有人，是必有歷史的。學生們能留心世界各國的新聞，就更易熟知現今歷史上政治舞台中和社會中各種重要的領袖人物了。不但如此，更可藉此引起學生崇拜英雄的心理，一個偉人所發生的問題，是常能引起公衆的注意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之外，更可養成學生一種正當的批評精神。學生會覺得要批評某某在職的官吏，須先對於某人，收集充分可靠的批評材料。他作了一篇批評的文章之後，則官吏——人民的公僕——必有一番解釋。他藉此又可以學到回文或答辯的文體了。學生一面更可由此習知官吏在職務上的種種努力，一面又不致忘其爲人民的公僕，國民是主人翁，當然有批評的權利。

假若學生不存黨派的觀念，則他們即能窺知政治舞台上各種人物的政治作用。最後，他們

也可以因與報紙每日相接觸，對於貧窮，失業，罷工和時疫等問題，發生更大的同情。要知這些現象各國皆然，是在所不免的。

第二是關於社會方面的。學生們對於報紙既然刻刻留意，則在平常談話時，又多談話的資料了。這自然對於社會有莫大的利益。學生們對於世界各國的新聞，既養成了一種正當的觀念和眼光，則可以使家庭的空氣完全改變一新。他們在家庭中閒坐談話的程度，也可以因此提高了。這種學生對於家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更有一層，他們對於地方選舉的結果，既養成刻刻留心的習慣之後，則對於選舉的責任和觀念，也可以格外重視了。最後一點，即可以養成學生有一種世界的眼光，對於國際間的關係，和世界民族中的各種問題，皆有深切的了解。

新聞應以清潔爲主

記者

近頃英記者年會。尼柯爾斯君提議稱，報紙登載自殺消息，張大其詞，常引起傳染之自殺潮，以後不應如是登載，式薩克斯某代表主張，此事應聽各報編輯自決，表決後，贊否票數相同，主席宣稱，觀一般傾向，新聞應以清潔爲主，猥褻決得不償失，彼主張以不描繪自殺消息爲是，該案遂被通過云。

對於言論自由之初步認識

大公報

爲民權運動者，往往以無限制的言論自由爲標榜之一，此難矣，在中國此時尤難，故吾人雖業言論，而所望者只爲有有限制的自由，且亦不過願有政權者對言論自由有初步的認識，茲姑簡舉二端，望有政權者略省察焉。

第一 「有政權者應承認中國有獨立的言論界」，中國政界有力者因習於中國向來鮮有獨立言論，故有一最謬誤的習慣，即抹殺獨立的言論界之存在，易言之：根本不認識言論界之職務，亦不認識言論界人之地位是也。蓋充此曹之意，以爲言論者僅爲附屬政權軍權而存在之一種職業團體，從事其間者，無獨立之意見，亦無獨立之生活，故殊不應有獨立主張之權利。是以此等人之所期待於言論界者，爲當然一切順應治者而移動，治者東則俱東，治者西則俱西，凡當時當地治者之所愛憎贊否，則望言論界隨時隨地亦以同等之程度，愛憎及贊否之。不然，則疑問來矣。若曰：此殆有意反對乎？抑爲敵方所收買乎？不然，何以不知時務如此？嗚呼！此等人根本錯誤，在不認識言論界不爲國家應有的一種獨立的職業，並非天然應爲治者之應聲虫，更不認識言論界中儘有幾許不求榮利忠於職業之人。前提既錯，故觀察不清，遂不知如何對待言論界之正道，民國來此種現象多矣，初不料經過十九年之久，而一部分治者之頭腦，依然粗疏如故也。嘗念中國文化特色之一種，爲有所謂橫議之處士，蓋中國古來所謂士者，精神上本不受治者之支配，是是非非，皆以自由之意志抉擇之。有時因顧受

治者壓迫，亦所不辭，此種風氣，今仍遺存。況既稱民國，又言革命，則言論界當然有其獨立之地位，從事其間者，當然應有幾許富貴不能屈之士，苟不認識此點，是根本上抹殺中國所謂士者之存在，可為浩歎者也。

第二『有政權者承認言論界有主張批評之自由』，言論自由之內容，即主張批評之自由，此在任何政體之下，皆相當存在，今為革命民國，人民當然享有此項自由，夫專制之極則，至於無憲法的君主止矣。然君主猶有諍臣，遇事仍可極諫，故言論自由，在專制君主之下，亦非完全作廢，不過限制嚴重。民國制度，最高領袖之身分，亦等於平民。官廳於人民，惟有遇非常警備之時，始可限制其自由，然亦不過加以限制已耳。至於政見之批評，則任何時代，皆應為完全自由之事也。乃不幸中國一部分官吏，誤會治者之地位，幾等於神聖不可侵犯。故各省報紙，對於政治問題，幾完全不許批評。易言之：只許事事稱頌，時時迎旨，不喜稍持異議，此項風氣，黨國之下，似較昔年尤盛。而各地有權者，更刻舟求劍，橫施干涉焉。此革命後最可駭怪之現象也！夫無限制的自由，誠不可望於今日，然要應知治者之地位，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凡屬政治主張，當然應任令人民之批評，雖然，此非必為言論界計，或轉為治者本身之計。何則？言論界之武器，除積極的自由批評之外，尚有消極的抹殺不理，故言論界之存在，不必恃於批評政治，而就治者言：毋甯有得人民批評之必要，倘治者不認識此點，將欲專聽歌頌之詞，否則施以壓迫，是在政治上為自殺之道，民國來因此覆敗。

者多矣，苟有常識，應知此義也。

電氣化的新聞事業

一九二三年美國候選總統考克氏在紐約宣傳政見時，其講演台下首排座位即係新聞記者席，每席置電機一小座，電線直達各報編輯部，考氏演說一句，各記者即按機拍發一句，及台上演說方畢，尚未走出廳外，而各報已將其全篇演說詞分佈滿街矣。蓋印刷與送報皆用電力也，其迅速有如此者。

奇異報紙與大報紙

世界新聞事業之極盛時代，其中最奇妙者，為巴黎發行之「關於腳的新聞」。在西班牙有一種新聞，乃於油墨中混燐刷印，故在暗夜亦可閱讀。又巴黎有一種『拭除新聞』，閱讀之後，試以手拂拭，字即滅跡。一八三一年有一種『手巾新聞』，係用白紗布刷印，橫十一寸，縱十八寸。而世界最大之報紙，則首推紐約市所出者，其全幅橫六尺，縱至八尺云。

泰晤士每日的電報

紐約泰晤士報，每日下午九時至次晨五時止，平均可接收電報八百餘件，其電費約值四千八百餘元。其消息之靈通，可以想見。

言論自由與立言之態度

大公報

近年政治上最大之失著，爲錮閉思想，干涉言論，以致士氣消沉，人心萎靡，當局者但求一時的耳根清淨，而不知影響所及，得不償失。（中略）惟年來因政論不容正式宣洩之故，一部分政論家流於偏激的感情論，尤以青年學生，好以揭發暴露語調，發爲文字，每不免於周內尖刻，以辭害意，在作者固可取快一時，在讀者亦或暫時衝動，然而一經訴諸理智，衡以事實：輒有褊狹空疏，鋪張過火之感。過猶不及，其墮墮言論之威權與信用則一。此種弊害，因爲時代政象所激成，然爲言論紀事之效率計，要有矯正改良之必要，吾人以爲中國建設大業，經緯萬端，經茲破壞，尤增困難，故自政治組織，經濟設施，以至社會公私事業，胥應有縝密之研究，乃可爲具體的主張，不特不應抱持成見，挾以感情，卽向來之概念論，抽象觀，今後亦將漸不適用，蓋中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悉皆複雜，而今後亟待解答之問題，又無一而非事實關係。政論家非研究有素，洞澈本原，斷不能有解答難題，對症開方之能力。曩昔原理原則之說，非所貴也，舉例言之：三民主義，固係真理，然如何而可實現主義；民主勢力，固應確立，然如何而可使其確立；平均地權，固宜實行，然如何而可令其平均；地方自治，自應辦理，然如何而可推行盡利？凡此種種，胥爲具體問題，亟需切實答案，政論家若無座而言起而行之素養，則言之無物，其言不信，其說無力，可斷言也。夫所貴乎言論者，在有權威，而權威所寄，第一，在根據確實，第二，在立論正當，第三

， 在方案有效。必如是乃可超脫乎感情論與抽象論之範圍，而具有建設性，不特作政論論者如此，即對社會任何事業或現象之批評之建議，胥宜取此態度，乃可一洗我國文人空虛刻毒之習，且易喚起社會之信仰，多予所言以實行之機會。舉例言之：近來北平各校學生，投書各報，揭破各本校內容，文多深刻，語帶尖酸，雖極奚落攻擊之致，而實際反易引起社會之懷疑，以爲事實或不致如是之甚，此種作品文體，殆受近年所謂「語絲」派文學之影響？青年好弄，喜爲揣摩，而不知此種態度，以之作小品文字，使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未嘗不可。若以之作正式批評建議之文，則易啓不誠無信之譏，反失文字作用，凡此立言態度，胥與文字之權威有關，吾人欲固民主勢力，宜彰言論信用，故一方面應爲言論之自由奮鬥，一方面亦應爲言論之價值努力，然則立言態度之矯正改良，其關係寧不重且大歟？

輿論家的天職

胡適之

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報紙與言論自由

昌

年來的政府常有通令查禁各種反動刊物，各地報館被查封的消息，頻頻的傳到我們的耳裏，而處在西陲的四川，也因此常有報紙被當局勒令停刊的事實發生，至於當局對報館的警告與取締，更是一種最平常的事情，不但當局享有這種權利，甚至於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人，假使報紙所登載的有關他們的消息，稍不合他們的意思，他們立刻可以到報館提出警告，說不定竟因此將報館打毀，也是在意料中的。所以，在四川這個地方，無論在社會上政治上有怎樣重大的問題發生，我們絕難看見新聞紙及出版刊物上有甚麼主張和評論，可以作輿論的指導。即使偶然有一二報紙說幾句自己想說的話，除非他們對於當局的傳訊，及報館被查封已卜有決心，在這樣環境下的言論界，還能說得上言論自由嗎？

言論自由是民治國家的人民所應該享有的權利，但在一個國家裏面，我們要想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享有言論的自由，我們用甚麼方法去考察，我們去考察又用甚麼作判斷的標準？換言之：在怎樣的一種條件之下，人民的言論才算自由？在怎樣的一種條件之下，人民的言論便不能說是自由？

一般的說來，在一個國家裏面，人民的言論在未發表以前，不受任何干涉，無論是文書或報紙，無須報告軍警機關及得着軍警當局的許可，方才可以付印，不但事前絕不受干涉，事後縱合法違法，也只能受法院的裁判與處分，不問對報館違法的處分是停止出版，是查封或處

罰金，只有法院才有這種權力，其他任何政府機關都不能直接對報館加以處分，這是現代政治發達的國家，對於人民言論的自由都是這樣加以保障的。誠然，在一個國家的政治上發生了革命以後，執政者為急於恢復社會的秩序及縮短擾亂時期，一時限制人民言論的自由，也是當然有的，但是這種限制是短時間的，不是長期的，限制也是有一定的範圍的，不是對於人民一切的言論都完全加以限制。

在另一種情況之下，人民發表言論的權限完全操於政府，這一個國家的人民的言論，便不能說是自由，凡是出版書報的結社，須先呈請軍警機關立案，出版的書報須先送軍警當局檢查與批准，對於報紙的言論更是隨時加以取締。這種事前干涉，在政府方面，不過是防止人民濫用他們言論底自由，但試問誰能說軍警當局不會濫用職權，侵犯人民底自由呢？又政府對於人民言論行爲普通取事後干涉，為甚麼獨對於人民的言論要取事前干涉呢？

人民底言論不但事前須受干涉，事後軍警當局如認為有違反他們底意思時，他們可以不經普通法律手續，逕直接加以種種處分，照普通法律手續，人民犯法，須交由法院審判處分，其他行政機關不能直接處分人民的，假使政府底軍警當局可以不遵守審判底程序處分人民，那末，軍警當局不只是法律底執行者，同時也是法律底解釋者，在這樣國家下面底人民，還能說有言論底自由嗎。

我們翻開近百年來底歷史那一个國家底憲法沒有規定人民有言論底自由一條，一個國家底

報紙與言論自由

九六

人民爲甚麼應該享有言論底自由，我們不必奉盧梭底學說「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爲一種天經地義，我們更不必捧出法蘭西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作我們的護符，我覺得，我們儘有我們人民應該享有一言論自由的理由。

我們相信，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但是，自來歷史上主持政治的當局者，他們都自認爲是全知全能的，他們所有的言論，是不容許人民否認的，他們所做的事務，是不容許人民評論的，歐洲宗教革命以前的僧侶，也有這種「全聖全能的上帝所生的映象」，但現在的宗教早已任人民的批評了，然而在政治上，人民還沒有這樣的自由，政治當局者依然維持着他們全知全能的本領，但是，現有的政治已經成爲一種專門科學，政治上的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供我們的專門研究，我們相信，任有何種本領的人也絕不會是無所不通無所不曉的萬能者，就退一步說，主持政治當局盡是專門學者，專門學者也有專門學者的那種褊狹態度的病臭，因爲他們易爲自己的職業所拘束，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種精神的型範，使他們的中心中失掉了從高處大處遠觀一切自由的心境，形成專門家所固有的褊狹，歐洲大戰，各國爲了職業軍人的褊狹與成見，受到許多無謂的犧牲，俄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兩國的那種專門行政官僚所造成的積弊，也是促成這兩次革命的重大原因。

再退一步言，在人民方面，誠然缺乏判識與能力，但是我們不敢相信，只有政治上的當局纔有專門的判識與能力，誠然人民對於政治缺乏一類明確的觀察，便完全缺乏判斷的能力，

政治當局絕不是萬能，政治上的過失當然是免不掉的，然而一般的政府有了過失，爲甚麼還是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承認自己的過失呢？甯肯使政治陷於無法收拾的狀態，還是不肯改變自己的主張，這真是愚妄不可及了。

政府是爲我們多數人民的利益而設立的，我想，這大概總不能否認的罷，然而與政府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民，爲甚麼不能對於政府的職務發表意見加以批評。我們平時在一個社團裏面，我們對於這個團體所做的事務，無論是事前或事後，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與權力，假使我們在一個家庭裏面，假使我們的弟兄放蕩胡爲，借錢過活，當賣產業，勢將增加我們的負擔，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最低限度可以勸諭他，甚而至於干涉他，但是要是借債度日的是我們的政府，我們便不與他理論，儘管借債是增加我們重大或永遠的負擔，儘管與我們一切膚之痛，我們對於政府是不能以言語或文字加以勸告批評或干涉的，換言之：人民對於政府的行爲不應該有絲毫懷疑的，這能說是很充足的理由嗎？誠然，政府最重要的職務便是維持社會的治安，政府爲維持治安起見，有強迫人民服從的特權，他儘有權力不許人民對於他的行爲有所批評或持異議，批評便是反對治安，異議便是不服從的表示，治安誠然是維持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服從又是維持治安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政府借名維持治安，濫用職權，蹂躪人民的自由，剝奪人民應享的權利，這又是一種現象。

從另一方面說，政府維持治安只是禁止言論的自由，便可以有結果的嗎？我們知道，一

個社會的安定與否，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安定的社會，不見得幾句話可以立刻使他擾亂的，不健全的社會，儘管禁止言論，也不能保着那個社會的不擾亂，我們相信，所謂治安，不過是一個社會中人人皆得其平的現象，要是這個社會已經到了崩潰時期，任有何種力量不能阻止這個社會的崩潰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危機四伏國家的裏面，政府勉強維持治安，而結果所得到的常是治安的反面，現在的中國，就是這種情形，因為用限制自由來維持治安，這種不自由已經又變成不治安的原因了。

簡括的說，人不是萬能的，政府的職務絕不是少數所能包辦的，政府是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而設立的，人民有利益與否，再沒有比與政府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民，知道得更清楚的，已經到了崩潰時期的社會治安，也絕不是單純的禁止言論可以維持得着的，所以，言論自由是法治的國家所必需的要素，也是政治的革新與社會的進化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我們人民有上了言論自由，我們應當如何去利用我們這種權利，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與言論自由最有關係的，當然要算是報紙，現在的報紙在社會上已經握有最大的實力，我們更應該如何善用這種實力，去監督政府與維護社會，而不應該利用這種實力去達個人的私圖，作陞官發財的手段，現在國內的報紙，無分省內省外，大多數皆有下面所述兩個缺點：在積極方面，無鮮明的宗旨與一貫的主張，報紙是代表輿論指導輿論的機關，要想真能代表輿論與指導輿論，報紙的本身對於社會的及政治的各種問題，應該拿出自己的主張來，

並且始終一貫的擁護自己的主張，但是，這并不是說，有了主張即能代表與指導輿論，祇說，報紙要能代表與指導輿論，至少須先有牠自己一貫的主張，因為一種主張是有牠的背景，有他的立場，儘管他所代表的意見不一，定是多數人的意見，至少一種主張也可以供一般人民及主持政治者的參證，如果一種主張，能引起多數人的共鳴與擁護，這便是我們的輿論，如果報紙本身上即無主張，與世俗浮沉，不能立在時代的前面，只在後面亂追，報紙本身已經就是盲目的，那裏還能代表輿論與指導輿論呢？報紙既是不能指導輿論，僅只是一篇歷史，也就失掉報紙的本意了。

在消極方面，一般報紙常有妨害私人名譽和妨害社會風俗的言論，在我們現代的政府之下，報紙妨害治安的言論，是絕少絕少的，因為政府對於治安言論，早已取締無遺，以前之出版法，報紙條例，內亂中之戒嚴條列，都是政府用來取締言論的，所以結果報紙很難有超出治安範圍的言論，除非他是不顧一切政府的處罰，但是，報紙對於妨害私人名譽及社會善良風俗的言論，却是常有的，政府先不注意這類事情，不能嚴格的檢舉，而一般人民以法院不能保障，也不願多事，法律上愈不干涉，報紙的言論超出自由範圍以外的時間愈多，攻訐個人，幾成為現在多數報紙的風氣，所以，有人說，從這方面說，中國的報紙是最自由了，絕不是歐美的報紙所能夢想得到的。

在二十世紀的這個複雜的社會裏，政治是與多方面相關連的，絕對不是少數在政府裏面的

人所能辦得好的，有遠見的政治家絕對不是先封閉自己，不問社會的意見與輿論，同時，人民有了自由，更應該善於利用，不應該有超出自由的範圍以外，我們自然不必做羅蘭夫人的口吻，說世上多少罪惡都是假自由的美名做出來的，但是，自由被社會利用，却是事實，代議制度在歐美的國家裏面，總算收了一部分効，但代議制度搬到中國來，便祇見其害不見其利了，我們對於言論的自由，也同樣懷着這樣的感想。

新聞記者無主張者記

(者記) 張主無者記聞新
新聞記者無主張，非無主張也，乃以公衆之主張爲主張也；非以一已之主張而爲公共之主張也。故真正之記者，始足以言「代表輿論」，蓋新聞記者乃以服從多數之意志爲天職者也，然有時新聞記者又須有絕對之主張，因國家或社會偶爾有重大事件之發生，一般人對該事件之前因後果，或不甚了然，而新聞記者則獨具卓識之眼光；靈敏之頭腦，發表評論，申述意見，以促醒社會之注意，此時苟非有多數人之反對，則新聞記者絕對不能輕易拋棄其主張，須察公衆意向之所趨，而後再定其取舍。■新聞記者雖因重大事件而有所主張，仍以服從多數之意見爲歸宿，故優秀之新聞記者，遇事須服從公理，不拘成見，言公衆之所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者，具備精神與要素，不特可以「代表輿論」且足以「製造輿論」焉。

批評者應持之態度

水竹居

事之有被人批評之價值者，其事於世界之文明，社會之進化，或人類之幸福，必稍有關係。質言之：其事必有提倡之必要者也。蓋批評者，因被批評者行之不宜，有碍此舉之進行，而後批評之，給以南針，與以助力之謂也。是以作者果宜在在注意，而批評者更宜鄭重從事，良以批評者偶一失檢，而被批評者之意志，勢必將因之左右其趨向，於是為害大矣。

我國今日之為批評者衆矣，然欲求能遵批評之正軌以行者，殊不多覩！茲先以新聞記者而論，新聞記者之天職，批評國家之政治，社會之風尚者也。國家政治社會風尚之佳者，應加以贊助，使其克底於成。劣者，則應痛加針砭，施以抨擊，俾被批評者，自知紕謬，知所警惕。乃今之新聞記者則異是，每盜批評者之美名，恣肆其奸詐之手段，友則譽之，仇則毀之，甚至有揚仰以金錢為歸者，所謂批評之真義，不之顧也。

新聞記者，代表輿論而批評國家社會者也，其使命之大為如何？而其態度乃若是！於是下之者如文藝，美術，教育等批評家，亦相率仿行焉。舉凡批評者之友，則攻文藝者，即被譽為藝術家，美術家，教育者即譽為教育家，其發一言，道一語，必為之闡發之，附會之，以伸其意，捧之惟恐不力。苟其仇也，而縱被批評者之術若何精深，縱被批評者之舉動確有益於社會國家者，亦必從而毀之。甚有因鑿鑿金錢之關係，而轉易其語調者，此種情形，於今日之小說界戲劇界最為顯著。斯輩批評家，失去其思想之自由矣。然而批評者之不顧人格，

批評者應持之態度

一〇二

一已之事也，國家社會文化學術之進行爲所累者，未可量也！蓋被批評者，苟未有可譽之處，而爲人所譽，其志必驕，驕者，失敗之母也。使之失敗者，批評家也。被批評者，苟未有可毀之處，而爲人所毀，其氣必喪，喪者，精神不振，事業亦被影響，而底於失敗。導之失敗者，亦批評家也。觀乎此，而可知批評家一言一語之效果矣，是以我深望爲批評家者，勿爲利欲所乘，威勢所迫，當超然物外，以言論自由爲經，以良心主張爲緯，不阿私情，專顧公理，一秉批評家應持之態度以從事，則一切事業，庶有豸乎？

巴黎的乞丐新聞

無論何國凡購讀報紙，殆無貴賤上下職業階級等之差別，然茲在法京巴黎見一奇特之「乞丐新聞」，其購讀者則限于乞丐而已。發行乞丐新聞者固爲乞丐，將該報分別交付彼等社會之重要所從事於發刊者，其間自有一種勞動同盟，及勞動貨銀之制定。該報所載則爲各種酒錢之時值，及有結婚或葬儀之家，或爲慈善家之來往，祭日，紀念日等，其所注意自與彼輩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其他有「讀者通信欄」，則係乞丐之通信文，以便彼等互通聲氣，交換利益，若代人寫請願捐助書爲業者，於此欄尤爲注意，慈善家之來往欄，即爲希冀救助之乞丐，最加注意之點。是以慈善家一至巴黎，窮民懇請捐之願書，必紛紛聚集，蓋慈善家之姓字，實佔慈善家來往欄故也。

極度壓迫言論之惡影響

大公報

近年國內政治界打破紀錄之事甚多。壓迫言論。其一端也。蓋從前壓迫言論。尙爲有形之方式。近年則採無形之辦法。有形之方式。猶爲公衆所共驗。言論界之苦痛。世多知之。無形之辦法。則被壓迫者直若與之俱化。其形跡莫可得而徵焉。然被壓迫者精神上所感苦痛。乃真臻於極點。從前壓迫言論。至於消極的禁制揭載爲止。近年則積極的勒令刊登。有時且強令以報館負責之體裁。敬謹宣傳。萬一標明來源。或反有于怒招禍之危險焉。此種惡辣的宣傳政策。殆爲古今中外所未有。近年上海報界受此苦痛最深。其在平時。其地位不許另闢。其真偽務令相混。如最近上海各報所登軍事消息。其標明北平天津專電者。大抵非各該報駐平津記者所發。誠以新聞電訊。例用明碼。檢查素嚴。無從避免。甲地能發出者必爲有利甲地之新聞。自不能爲乙地所歡迎。是以關涉軍事之消息。不被扣於此。即被扣於彼。其能倖免扣留者。幾於絕無而僅有。各報訪員知其然也。大率忌避不發。以是上海各報所登軍事上顯有利害關係之平津專電。其來源往往可疑。在當局者以爲利用新聞電訊。真假夾雜。以收宣傳之效。實則讀報之人。不盡愚拙。一經勘破。信仰全失。不特宣傳之說。無人敢信。卽令果有真確事實。亦不能禁人懷疑。毀壞報界之信用。打消宣傳之效力。所謂損人而不利己者。莫此爲甚。然當局者方且自矜神妙。樂之不疲。斯真令人莫測高深者也。

抑新聞事業。乃近代式一種企業組織。其根本在憑貨賣錢。近年因當局者濫用宣傳。惡化

極度壓迫言論之惡影響

一〇四

新聞之故。經營新聞業者不得不於正式新聞之外。別求出路。以圖維持銷路。發展事業。於是相率搜求姦盜邪淫之社會新聞。繪影會聲。競爭描寫。試翻近半七日各報。此種徵象。最為顯著。影響所被。全社會為之墮落。此固新聞家之責任。亦當局者過於壓迫言論。逼令走入偏鋒所致。近來姦盜案件。報不絕書。兇惡犯罪。各地傳染。新聞紙社會版似不能免於罪戾。吾人以為科正報界之過失。宜先促有權者之反省。蓋往者國人對於報業。認係無行文人之所為。不無輕視。近年則認為政治軍事成敗所繫。又嫌過於重視。因之利用操縱。失其正軌。反於報界及當局者本身均屬無利而有害。為當局者計。宜以不妨害當時當地之治安為條件。容許新聞家忠實報告。負責紀載。而報界同時亦當於正當範圍內。為國家建設。民生疾苦。發抒諫論。不必專在社會黑暗面逞其筆鋒。發揮能罕。果如此始合於新聞家之本職。願我南北同業共勉之。

新聞道德

記者

攻訐個人陰私，無論為法律所不許，即記者之人格；與新聞社之名譽，亦必遭社會之唾棄而墮落。故進步之報紙，目光常集中於政府，官吏，公共團體……等，舉措之得失，而絕不攻訐個人之陰私，蓋根據新聞道德，固應如斯也。

新聞學談片

王小隱

中國有「新聞」已久，一言「新聞學」，則猶¹近中產物也。自來言學術者，每謂中西文化不同之點，實爲「科學」與「藝術」之殊，西洋事事物物，常爲「科學的」，所重在原則系統，故蔚然前後相承，久而滋大。中國則各循途轍，碰碰獨造，所謂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以故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甚且金針自闕，恆致人琴俱亡，若我國新聞界，雖已有數十年之歷史，數百種之成績，而終於無科學以包舉而疏敘之，亦正沿數千年來學術界之積弊。第論其體，自不能不趨重「科學」，試言其用，仍不能離其「藝術」，Bake Ps 實用新聞學詮新聞記者，謂：「舊說以記者擬於詩人，其說頗爲不誣，蓋是二者，均可產出而不能造成者也。」記者之事業，屬於精神，與著述演說音樂美術無異，果欲於述著音樂美術，卓爾名家，固不能獨外於「培養」。然使非饒於「此類本能」，則豈能伸繙，要非盡關人力。頃者格拉斯氏過滬演說，謂記者對於新聞，須有濃厚的趣味，果乏趣味，即不易躋於優良。所謂趣味，殆即指對於此類本能之是否饒裕耳。舉凡能從事斯業者，其藝術²之本能，確已有可資引申之端，使再得「科學之培養」，則斯學在中國雖爲晚出，固未宜終讓前人也。

³新聞學既曰科學，即不能不有相關之科學，試舉其要，則「文學」其工具矣。「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養成其「觀察力」焉者也。「歷史學」，「地理學」，供給其「思考料」焉者也。斯六者有基本研究，於「新聞學」上，自不難有正確之觀念。餘若：速記，法律，統計，

自然科學，而有普通的了解，便可不致債事。因一新聞，以記載手段不同之故，或則極動觀聽，或則不能引人入勝，與文學作品殆可一例批評。昔之新聞，每有公牘氣息，今日新聞，過偏小說口吻，均覺體例未妥，然公牘的筆路，恆能趨重簡潔，而小說的功用，最易引起奢興。藏否本無定程，惟在善用其長，若新聞之本體，度不能獨外於：政治，社會，經濟，之現象，不於是三者有相當之知識，則每於一事實發生，即不易確定其觀察點，觀察既不深刻，真相即無由顯著，果更欲明其原委，詳其位置，則「歷史與地理」之眼光與常識，斷不可少。當歐戰發生之初，觀其時新聞之記載，多追溯愛爾撒司勞蘭之割讓，而華會開幕，操筆者亦多略述巴黎和會之結果，即此可證明歷史在新聞學上之重要。至地理與事實的位置有關，每或不慎，貽笑匪細。歐美報紙，時載簡略地圖，亦即其地理的常識與眼光之表現。若新聞之價值，亦常似傾向與歷史化或地理化，而易其趣旨也，說長容俟詳論。

吾以研究新聞學，而讀歐美*Journalism*之書，嘗覺其有一弱點，即普遍的理論太少，而偏重於實際處太多也。歐美以需要多數新聞記者，與夫多數謀職業於新聞之故，而其書途成爲記者速成科之形式，詳述各部分之實際，庶可出門合轍，所謂As a professor How to gof on幾乎處處見之。然仕吾人讀之，除自爲西文報紙記者或投稿家，殆可謂一無所用，嘗見一冊子，題曰Hint to New spaket，乃新聞簡字類書，與吾國昔年報紙（十七八年以前之申報附刊『新名詞解釋』，可謂大同小異，又或詳列以ARGD……代第幾小時之法，（如A爲

午後第一時 F 即爲六句鐘) 與吾國以東冬江支……代第幾日，初無異點。是以讀書至此，輒覺獲益無多，誠以中西文字既異，初難仿行。即速記舉要與校對釋例等重要之篇章，亦覺有徒勞之歎。如(I=fhe, t=that, f=for, w=with)，在歐美視爲最切實用，在吾輩可謂無關，若○爲加點，□爲空白，亦係一種習慣，實不若統系的理論，以普遍效用，加惠於此需要科學精神之新聞界也。

(京報社長邵飄萍先生之新著，實可爲中國新聞學之鉅制，蓋取乎普遍之理論，而驗諸本國之實際者，得此一冊，吾所懷之遺憾免矣。)

今之所謂「新聞學」，乃以英語「Journalism」爲對譯字，謂曰正確，殆不可也。夫Isrn一語，爲主義，爲事業，爲學說，而不能獨稱曰「學」，茲不避其誤而襲用之，乃以其有科學的精神耳。新聞須賴於速記，斯固人所盡知，若言語發音之遲緩，筆錄時間之關係，加以「歸納體驗」，則非第言主義事業等，所得而盡舉也。Kingston新聞導言，謂公開演說，一分時間，平均得一百二十字，或則不滿一百，或乃近於二百，筆錄者於每一分鐘，不能有一百五十字之速力，殆不足以用。而Ges之投稿術，所舉新聞價值，以「新穎」「離奇」「重要」「稀有」等條件之多寡，而判其價值之巨細。狗噉人，新聞也，而非新穎離奇稀有重要之事。若人嗜狗，雖非重要，自不得謂非新穎離奇稀有者矣。故其新聞上之價值，亦應視前者爲大，所謂重要云者，不能以記者所處地位爲衡斷，須以對讀者全體關係之深淺爲準。如記一人之死亡，則須

視其人在社會上聲望之降卑，始定其有無新聞上之價值，是又非時時以「演繹的法則」看眼，終不可驟得焉。夫以明敏的手腕，整頓新聞材料，吾國優爲之者不少，而能以「科學之眼光」從事於說明者，未嘗有也。是則對於Journalism即不讀其『定義』、『範圍』等篇，得不以「科學」目之乎？

所謂『活新聞』，能以 Feature News 時時與讀者眼光接觸而已。夫讀者之對於新聞，大都有兩種希望：一爲關係於切近者，一爲關係於普遍者，由前之說則『社會新聞』尙已，由後之說則『政治新聞』較重，蓋亦未盡然也，讀者眼光時不免於移動，記者眼光不能與之週旋，無論如何，『新聞』無『活』之能力，是記者須對環境有銳利深刻的觀察，而始可與讀者眼光相接，供給之以『欲知』『所不及知』的新聞，而完成自己的責任，否則就廣義言之，一剎那間，宇宙萬事萬物，盡成過去，果一一收入新聞，豈不較躋貓生子之史筆，猶爲煩瑣？是以選擇新聞爲一事，就擇之新聞中，而造成其爲Featurenews，爲又一事，在一報紙中之Featurenews，即『所欲知』新聞中之『所不及知』者也。西方新聞，當有以足球跳舞，佔重要之地位者，非以其果視政治問題不重要，正以其爲一時讀者所欲知，故以其『所不及知』者，供給之耳。如同時有兩新聞，一爲華府消息，一爲本城搶案，若華會有急轉直下之變化，則搶案之價值，直不可與之比擬。但華會消息，無關緊要，只爲「仍繼續開會」等語，則其價值尚不若一離奇搶案，可以表示其對於讀者之切近關係也。記者果能估定新聞之價值，而造成其爲Feature

，新聞則爲不死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韋廉博士，吾曾於其來游中國時，一聆其言論，博士謂全世界之新聞紙，（包含定期出版物periodical）不下六萬種，（中國華文日報據近日調查，共四百三十五家。）區別之爲三大類：（A）注意於事實之傳播者，（B）側重於評論及考察者，（C）屬於學術文藝之發明與研究者。復以派別言之，可得四項：（A）英國式，注重政治評論及記載。（D）法國式，長於傳播方法。（C）德國式，以哲學問題爲主腦。（D）美國式，則力求迅捷，細大不捐爲主義。茲不論爲何項何類之新聞業，須具下列五事，始克表現其價值：1、獨立營業，不爲任何方面所扶翼，2、具大勇力，有不畏強禦之精神，3、消息正確而切實，4、記述興趣非常富饒，記者人格力求純潔，至若新聞記者之養成，則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學，言語學，皆所必修云。

西班牙廢止檢報

一九三零年七月八日西班牙新內閣總理柏蘭格氏接見新聞記者代表，對於取消報紙檢查事，有所解釋。柏氏對於此事，大體表示贊成。唯以目下政府當即將檢查制廢除，以資自氏允由政府導之，受僉查各問題。向新聞發行界宣布。

新聞紙學淺說

(一) 弁言

如丐

新聞事業到現在很發達了，所以各國新聞記者，本着他們各人的經驗，著作出關於新聞事業的種種書籍，差不多成了一種科學。便是在大學裏也特設了一個專門研究新聞的講座，北京大學從前也有了這門功課，但是現在不知有沒有了。我這篇淺說可不敢說是一種學問，不過略把新聞紙的大要說一說，況且我不是新聞學家，不過我於筆墨之餘，也會瀏覽過幾本參考書，閒着沒事時，便寫一點，究竟對不對，還不敢說，只求閱者指教便了。

(二) 新聞

新聞二字在中國習慣上，不過是看成一種新鮮稀罕的事，所以北京沒有新聞紙的時代，有一種『賣圖兒』的風習，社會上假若出了一種奇怪或是逆倫的事，有一般好事的人，畫出圖來，印成單幅派人滿街喊賣，很能賺錢。這東西確是現在畫報的先河，也是今日新聞紙的極不完全的一個雛形，但是這種東西可不能算新聞紙，因為他只以新奇罕見為前提，而且也沒有一定出版日子，不過早先社會裡有這種東西罷了。

今日新聞紙上的新聞，或不能當作新奇或稀罕的意思講，新聞這兩個字是英文牢斯的意義，和『消息』二字差不多，千萬別當作奇怪的事項講。社會上每一天所發生的事故，不知有多少，可是這些事故裡面，也有是新聞的，也有不是

新聞的。這是非之間我們不能不辨認，譬如說一個人病了、誰也不承認這件事算是一件新聞，因為一個人病了不過關係他一個人，或是他一家的幸不幸，似乎沒有成為新聞的價值，但是一個人得了病却是傳染病，於是乎他這病不僅關係他一身一家的幸不幸，是與社會全體有關係了。於是我們舉此類的事故，亦當作極重要的新聞。

這樣看起來，新聞的性質是一種公告性質的東西，僅僅關係一個人或一家的事體都不算是新聞，我們關於新聞記事，既應當這樣審查，於是我們關於下記各條，須得特別注意：

(一) 不應帶廣告意味

仗着廣告的力量吹噓他的買賣，不僅限於商界，一方面便是政治家，軍人，教員，優伶等等，也有時向報館投一種稿件，乍一看去彷彿是很好的新聞材料，其實却帶着廣告的意味，這類的東西，若時時登載，未免於新聞價值有傷。

(二) 不應登載個人之私事

個人的私事，不僅是惡的方面，便是極好的事，不經本人同意，也應當不載。這個事情不但在中國新聞界不容易謹守，便是在日本也常犯這個毛病，在歐美的人，新聞紙上或者能守這個戒律，因為有兩件先例足可為法的。

在明治四十一年，朝日新聞發起世界一周會，他們團體到倫敦時候，英國迨利美爾新聞社長諾斯克利弗鄉，對於大家在他別邸內開了個大遊園會，此時有一位別家報館記者來此，諾

斯克利弗答道：這是我的私事，誰也沒有招待，次日「迨利美爾」報出來竟沒有此次遊園會的記事，最奇的別的新聞紙也都沒有什記載，這個例便是個人認為私事的，沒有在新聞紙上公告的必要，還有一個例：是日本明治四十二年，英國泰晤士報外報主任查爾氏，同着該社駐北京特派員莫利遜氏到日本去遊歷，他們約會朝日新聞社杉村廣太郎，到早稻田去拜訪大隈伯，次日朝日新聞把他們的談話登了一段，查爾氏很不樂意，當時便給杉村去了一封信質問他說：說昨天拜訪大隈伯是我的私事，為什麼不得我的許可，便把談話登在報上，雖然沒有錯誤，這是我們不願公告於人的。杉村得了這封信，雖然知道新聞不是自己登的，也很覺得沒面子。

(三) 不應違反善良風俗

新聞紙是為一般公衆看的，所以關於違反善良風俗的卑污記事，尤須特別審查，我們有時雖借一段不貞或淫奔的事，加以論斷以礪薄俗，但是關於此類的記事，究以不登為妙。而齷齪社會的黑幕等等，尤須屏棄，因為這種東西，勸懲的効力小，而誘導的効力反覺強烈，所以不可不慎。

(四) 新聞眼

社會每一天或未發生的事故很多，但是明眼的新聞記者一看就能得其大要，在外行人却費了半天事，也看不出那一件究竟算是新聞材料，所以當記者的，務須具有新聞眼。

新聞眼的意思，就是對於一件事看看能成爲新聞材料不能？在英語也有這樣的名詞，就是「新聞的感覺」，或是「新聞的嗅覺」。這種能力彷彿鑑賞家，對於金石書畫的鑑別一樣，對於一項事一見就知道是好新聞材料不是，但是這種能力是屬於天才方面的，似乎不由於人力，但是久經練習的結果，也能得到各種的境界。

這裏有個笑話，足以明白新聞記者要不着什一高深的學問，若是外行或是沒有新聞眼的天才，簡直是無所措手，美國有一家大報館新聘來兩位記者，這兩位都是青年而且都是新由大學畢業，有一天夜裏在波斯頓市的郊外，出了大火災，編輯長派二位青年先生到火災場去探訪，去了不久工夫，他們把電報打來說：火勢極盛，炎燄冲天，居民之紛擾，爲歷來所未有。但什麼新聞却沒有探到，編輯長見了這個電報，非常有氣，遂即給他們去了一個覆電，說你們到極點的地方去看看，而且跳入裡面。

奇異之推銷報紙法

記者

倫敦報紙，於推廣銷路之法，無微不至，如每月郵報快報等，且有免費保險，以吸引讀者，凡定閱該報之人，如因意外而致死傷，可得恤金五千金至五萬金，並刊布死者照片，以資證明。

新聞策

本山彥一

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兼東京日日新聞社社長本山彥一綜其平生之經驗，嘗發表其個人之新聞政策九條，足資熱心新聞事業之借鏡，亟為譯出，以供同好。

1. 新聞紙為事實報道之機關，負有指導之責，所謂社會之木鐸是也，故以「迅速報道主義」，「事件網羅主義」，為唯一之要綱。

2. 新聞紙對於其新聞，因有社會之同情與讀者之共鳴，所以紙上之報道，而有教育或指導之義務與職責，故擁有大多數發行數之新聞紙，其記事之選擇，最宜慎重也。

3. 新聞記者社會的地位之向上，非一二新聞社員所能為，須有待於全新聞社員品位之上。

4. 新聞紙之威權，以記者之人格為正比例，苟新聞紙得其人為記者，始具有真正議論機關之資格，因而為社會之木鐸，故為新聞記者，非充分之經驗家不可，匪僅學者，政治家，實業家可以任意充當也。

5. 新聞紙欲完備其職責為報道機關，須有絕大之資力，欲集中優秀之記者社員，其財力更非豐富不可，經營得其宜，財力有豐富之望，此編輯營業，非皆得其人不可，尤須有先見之朋友，及思慮周密組織記數之頭腦。

6. 新聞紙為一種之商品，世或賤其為商品主義，因其有資本主義之嫌，果如此安能完備

新聞社之設備而企圖其獨立耶？不獨立即不能有威權，然則非依商品主義而獨立者，殆所謂御用新聞乎？不得不爲一二實業家之機關或大廣告所左右，皆失新聞紙之真義矣。

7. 欲謀新聞事業之發展，宜記事敏速，立論公正，廣得社會之同情，可以發行極多之紙數，可以蒐集多量之廣告，而販賣及廣告之收入因以增多，財源自然豐富矣。

8. 新聞社一面積極的支出費用，一面消極的實行儉約，方可獲純益之增加，純益多則設備完，得以廣爲聘請名士大家，而事業益發展，勢力益增加矣。

9. 將來擬設新聞學校，尚在考慮中，因未達着手之時機也，左列諸項，希望各國各新聞社協同施設焉！

• 甲 於既設之學校中，創設新聞學科，分普通科專門科二種，普通科，在乙種商業學校中授課新聞之實務，專門科，在大學各分科之外，置新聞專門科。

乙 在全國各新聞社內，以各部長爲講師，領導社員實際練習，即在實際爲教育訓練。
丙 各新聞社宜養成國際的記者，派遣爲海外社員，使各國際的新聞可舉其實，此計劃須各社聯合，互相援助，努力達其目的。

吾輩新聞家，以耳當目，更不如當場作戲者之有價值矣。——遠生遺言——

陳冷

自古無不難之事。況值此二三十年來之中國。其難安可免者。中國任事之難。有普通之一語。曰苦無人才。而報館中之編輯部。則爲尤甚者。何也。凡有才能者。多不願任。卽任亦不願久。苟無才能者。又不能任。故必須有相當之學識。而又無雄心大欲之人。始能久任而勿去。此其一。方今之世。人心機變百出。任事編輯之人。日與此機變之人心相接觸者也。使不識人心之機變。一意忠厚者任之。則必至受人之愚。使深悉人心之機變。智巧之士任之。則又必因利乘便。喪失報紙之價值。故必須能識世情而又秉性正直者。始能勝任而愉快。此其二。凡百事業。任事皆在日間。而報館之編輯。獨在於夜。凡百事業。任事之人。皆有休息之時。而報館之編輯部。則一年僅有數日之休息。凡百事業。任事皆可從容爲之。卽有緊急之時。亦非常有。而報館之編輯部。旣欲新聞記載之速。又欲閱者得睹之先。故搜羅新聞。時愈寢而愈多。而發行新聞。又欲時愈早愈好。故在深宵三四時間。無日不在匆忙急促之中。若有鞭策之在其後。因此諸端。凡任事於報紙編輯之人。五年十年之後。鮮有不患神經衰弱。或心怖或胃病者。必須其人身體健全。善自調攝。始能持久而不息。此其三。有是三者。故報館編輯部人才之難。實視其他事業爲尤甚也。

中國有一古語曰。處於兩大之間。言其左右爲難也。近數年來之報紙。豈但處於兩大。因時勢之變遷。區域之關係。而常有利害不相容之三大四大而不止焉。而首當其衝者。厥惟報

館之編輯部。中國人之普通性習。每喜紙上空談。又喜虛張聲勢。報紙者最便於此二事者也。故一旦成爲一種權力。無一不千方百計。以要求報紙之代爲宣傳。此而不足。更強迫不得不爲敵對之方宣傳。故一遇有重大之事發生。報紙編輯部之最要工作。即爲應付此登不登問題。○甲方欲登載利於甲方之記事。而不許登載乙方。或且更有丙方丁方。同時並進。故每當意外事發生之一二日。自夜中十時以後。至一二時間。無不舌敝唇焦。商量辯論。而過此以後之二三小時。又不能不準時發行。試問此窘苦之狀況。有爲常人所常遇者乎。而報館之編輯部。在此十餘年來。始則數年而一遇。繼則一年而數遇。迨至前年與去年之交。竟數月之久。幾於無日無夜不遇者。此其痛苦。豈報館編輯部以外之人。所能想像。然此猶爲對付館外之人言也。中國近年來之變故。屬於不幸者多。每當一變故消息之傳來。旣感任事之困難。○又懼國家之危殆。報紙之編輯部。同是人心。孰不驚駭憂懼。神經受劇烈之激刺。而又欲於無可如何之中。爲國家與人民少受損害與痛苦。其於言論無論矣。即於紀載之間。過於輕淡。則不但失事之真相。且或因此而反激起熱烈者之憤怒。而風潮愈大。紀載過於張皇。又恐激動人心。因之而引起意外之事變。即此輕重之間。已千斟萬酌。就其力之所及。以求心之所安。然而人非仙佛。孰知後來變化。人非賢聖。安能評量悉當。稍有出入。責備紛來。故在此等時間。非但不求有功。即求無過。亦復有所不可能矣。

然在平時。其爲難情形。亦未嘗稍減於有事之日。何也。閱報人之心理。喜有激刺性之新

聞者多。一旦國家社會無特異之事。報紙之紀載平淡無奇。則閱者每即嗤爲奄奄無生氣。競爭之間業。又各出其新奇之方法。藉激刺之能事。以招攬閱者。苟不稍稍從俗。則營業之進行。不能無所阻碍。苟過於趨時所好。則於世道人心及國家前途。又恐有所損害。守之固不能過嚴。縱之又不敢過甚。而此界限。又無從明白以劃定。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熱心於社會風俗國家政治之人。又各以一己之見。定爲準則。試舉最近一例言之。夫人至萬不得已而圖自盡。固非他人所得誘惑者也。乃近因投浦自盡者之多。而歸罪於報載詳盡之所致。至禁止救生局不得告訴新聞於訪員。此非出於普通心理以外乎。在報紙未曾詳載投浦新聞以前。投浦自盡者未嘗無也。且未嘗少於今日也。自報紙詳載投浦新聞以後。社會之人。始多注意。余以爲負責社會之人。因此可以謀補救。家庭之中。因此可以預爲消弭而防範。青年男女。因此可以有所警惕。而不再蹈其覆轍。是報紙之詳載新聞。不但無害而且有益也。而乃禁止之。豈非類於掩耳盜鈴之舉乎。舉茲一端。可以概其餘矣。至於政治上之是非。非身入其間者。更不能悉其中之曲折。又無怪動輒得咎乎。是故十餘年來之報館編輯部。日暮朝秦暮楚無所適從之中。外界雖或知之。而實不知困難若是之甚也。

報館編輯部之工作。時有深夜之間。故工作之時。人盡家居而安息。故工作時之若何狀況。非特報館以外之人。初未嘗見。卽報館中其餘各部之人。亦多知之而勿詳。若以日間遇之。但見其高臥近午。游談終日。以爲世間職業無有若是之適意者。殊不知新聞之陸續而來。

必至下午八九時以後。而其彙集之點。必在於十一・十二・一・二・三・時之間。時愈遲而新聞電報之來愈多。或且愈見重複。而離出版之時愈近。此時之手揮目送。心神專注。再不能有一絲一毫之暇怠而遲疑。分辨真偽。取捨用否。悉在此時。更不能有若干時間。思慮而推究。過於謹慎。則恐他報占其先。偶有輕率。恐來日受其禍。事後而論。固無一不既便且易。若在事之真相未明之時。爭倉猝匆忙之際。雖苦心思索。而仍有未當也。至若報紙編輯部中人。事畢歸家。每在深夜。披星戴月。冒風雨。踏霜雪。世途不靖。又有盜劫之恐。夜以行。猶其餘事焉。

英國式與美國式

記者

民十三年夏，京報記者王小隱君來陝，在西大暑校講述新聞事業時，謂世界報紙形式，約有類：（一）英國式；（二）美國式。英國式之排印法，係於第一版報名之下，純印廣告，而揭載新聞記事於第二三四等版。屬於政治軍事外交等，常冠於報首，屬於社會新聞；及研究學術之類，多殿其後。美國式則否，報名之下即為新聞記事，且無論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凡屬新奇驚異；而最惹人注意者，即儘前登載，絕不墨守重視政治新聞；輕視社會新聞之拘束。最特殊者，愈係重大，最新奇之事件，而愈用極小之活字排印，亦別開生面者也。

新聞記述

一〇〇

周孝庵

新聞怎樣記述才好？不但做新聞記者的人（或想做新聞記者的人）必須了解，就是新聞界以外的人也有明瞭的必要。茲述其要點如下：（一）新聞須根據事實，非如小說中的事實是可由作者任意虛構的。（二）小說多側重於文字的富麗，而新聞則必簡潔明瞭，並須通俗。（三）小說的第一段當敘述不重要的事實以爲襯托。新聞則貴乎單刀直入，第一段的引子必須把新聞全部的事實（發生及結果）扼要的記在其中。換句話說：新聞中的事實，愈重要的愈記在前。而小說的事實，則愈重要的往往愈在後面。（四）新聞中必須說出這一件新聞的事主，出事的地點，出事的時間，出事的原因。譬如事主爲王逸亭，必須把他調查清楚，不可僅說『王某』；出事地點在北京路，則須調查什麼里，幾號門牌，住家抑商店，一一的調查出來，不可含糊其詞，僅說『北京路某里某號門牌』。（五）小說有數天數月數年始做好的，而新聞則必在極短促之時間內做成，往往一事尚未記畢，而驚訊頻至，記者又須出發調查訪問了。（六）有價值的事實應該詳細記述，否則只要記得簡單明瞭就好了。因爲無聊事件的鋪張揚厲，決不能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七）記述新聞須側重於客觀的記述，記者主觀的見解不是新聞，而是廢話，所以記者不應把他個人的愛憎夾雜在新聞當中。（八）提要化之新聞記法，就是重要而複雜的新聞，必須要做一個引子（或稱總冒），使讀者沒有讀新聞以前，對於新聞中的重要事實，都已明瞭。總冒做好，然後以人爲經，以事爲緯的敘述下去。

從新聞學上說明通信社之性質

K p

世界各國新聞事業之確立，尙屬近代之事，歐美各大學中，對於新聞之學，已有設專科以研究之者，然究不如他種科學之發達。故知識尚未普及，報館通信社之性質，往往缺乏明瞭之觀念，不可謂非新聞界之一憾事也。

路透社總理瓊司爵士，此次遊歷北京，吾以正患感冒，僅在宴會席上匆匆一見，未得有所詳談，深悔失之交臂，惟盼其對於各方歡迎會中片段之表示，有足使吾人深佩者，取為本篇說明通信社性質之參證，誠屬最好之材料矣。

瓊司爵士在顏駿人博士歡迎宴會中，略述其對於新聞之確信，首在洗盡宣傳之作用，又謂凡新聞之不須代價而供給者，其中必含宣傳之作用無疑。此寥寥數言，殆可謂燭照現代新聞界之弱點焉。

又當某處與報界人士設宴之際，瓊司爵士曾宣明路透社對於新聞材料取舍之標準，謂只絕對根據事實，而不能顧及同情於何國何人，斯言也，蓋辦理通信社者之金科玉律也。

是故通信社之性質，只在報告乾燥之事實，而不表示贊否之態度，凡廣告性質，勸誘性質，批評性質，皆屬通信社致命之傷。若其對於一種問題，鼓吹贊成，鼓吹反對，以扶植何人，壓迫何人，或圖取一部人心之贊許者，是皆報館中評論記者之事，與通信社之性質相去遠矣。

從新聞學上說明通信社之性質

一一一

通信社對於有給訪員之契約，以一稿不得同時送諸他社為原則，若其一日之中，甲乙丙丁數社發表之同樣同字無異之新聞，此類新聞似屬含有濃重之政治意味者，是決非有給訪員之所供給無疑。瓊司爵士所謂凡新聞之不須代價而供給者必含宣傳作用，即此之謂也。既屬同時致送於數社，而令其發表，是數社同受一政治機關之指揮，萬一不然，亦係被訪員之所欺弄，故辦通信社者對於此類稿件，不可不特加注意，蓋旁觀者之觀察，極為明瞭，一次失態，即內容和盤托出，恐非空言所得掩飾也。

倫敦日報之今昔

倫敦日報創始於一六六五年十一月七號。為世界最古之報章。向由政府發行。故郵費概行豁免。今歸商人承辦。始由郵局立案。釐定郵費。聞該報消售頗廣。每年獲利約二十萬磅。英王及內閣大臣均撰言論。恆以該報為機關。該報廣告。亦歸議院法律所限制。故與他報性質絕異云。

鬚齡之主筆

美國米徐根省地台萊地方。近日出版一種星期報。名曰小點。每星期六發行。內容僅四小篇。然議論新聞。均甚精當。聞係一般青年學生所創。其總主筆名曰垂。年甫十齡云。

國家與報紙

默

報紙爲啟發民智宣揚文化之機關，而又爲溝通政農工商各界之工具，國家有賴於報紙之助，力甚大，而報紙立命之原，在負擔輕而運輸迅速，故亦賴於國家之贊助，國家與報紙互相協助，而後乃能相伴以發展，歐美各國之國家與報紙，相伴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職是故也。

從前軍閥時代之報紙，非特無望於國家之贊助，且日惴惴焉懼軍閥之摧殘，其不能盡量發展也明甚。今者軍閥已去，政府當局，正毅然致力於刷新政治，又致力一切建設事業，夫欲政治之上軌道，必須藉全國輿論之督促，而報紙即促政治上軌道之轉輪機也。欲一切建設之向上，必須藉全國民力之協助，而報紙即協助建設之春具也。政府知刷新政治與建設爲革命最後之要務，而又知政治建設與報紙，相連關係之重大，故對於報界之請求，毅然批准，予報紙以極大之援助，此即我民國當局，決心徹底改革之第一重要表現，亦爲我民國新發展之第一見端也。

報紙與交通，尤有密切之關係，輪路郵電各政，恆藉報紙之力以進展。而報紙亦藉輪路郵電之力以推行。其關係猶如人身之與手足，有相連活動而不可分離之勢。今之交通當局，既能以革命精神，振興交通各政，則其對於報界之請求，必更樂予援助，迅速施行，是又不待言也。

翁敬棠

新聞紙的使命

記得民九時候，孫中山爲民報撰發刊詞，中有『一羣有最好的心理，可以促進一羣的進化，由一羣的進化，可表現於政治，由政治可實現於一國，心理的表現，端在報紙』。由此可見報紙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新聞力量既如是之大，新聞紙要注意的也很多，可以分兩點來說：第一記事確實，第二言論正大。記事確實，言論正大，這兩句話似爲老生常談，但是雖爲老生常談，而中外報紙總不出於這兩種範圍，萬一記載失實，小則可以引起一部份的誤會，大則影響於社會治安。報紙本身有沒有價值，看閱者對報紙有無信仰，即在此點。若是得到閱者之信仰，就可以得到採訪消息的便宜，若是某一種報紙偏於某一方面說話，不顧人民意思，不顧社會公理，當然是不會發達的。故言論正大爲報紙應守的原則，以中國報紙而論，申報有五十餘年的歷史，他記事是否確實，言論是否正大，我們不敢恭維他，但可以相信他不至有作假的記載，和無意識的言論，所以能夠發展。可見報紙有無價值，全賴本身努力與否，再談到新聞的責任，要分爲兩點：第一，新聞力量可以指導政府，應盡力促其實現，否則應加以相當的批評，現在國家基礎未十分穩固，政治還沒有十分入軌道，我們應取批評的態度，不應取攻擊的態度。第二，新聞力量可以指導社會，從前軍閥時代的習氣，共產黨的餘風，仍不少存留在社會的裏面，新聞應負有改革不良習慣的責任，扶植社會固有美德，移風變俗，關係重大，是所

望於新聞界者，都應了解本身的責任，明瞭本身的使命。

如同夜戰的新聞社工作

世界發行最多之新聞紙。惟倫敦之日日電報。其每日發行有百五十萬份。舉世界各國一日間之新聞。竭一夜之力。編輯排版印刷。及翌晨五時。已分送於全世界。夫一夜之間。百五十萬份全行發送。其忙迫可想而知。其工作之人。或傍於溶鉛之爐。或處於煤竈之側。蒸汽機械之運轉。寫真及銅板之電氣。音響轆轤。萬室囂然。數百人或左或右。各有動作。如夜間之戰者然。

無奇不有的推銷新誌法

倫敦有一大雜誌社。社中有屋四層。上層排字。次層印刷。其次一層訂本。最下一層則發送。印機用電氣為動力。故雖屬工廠。而無煤氣之層患。此社各雜誌之中。其銷行最廣者。為却脫比脫一種。發行已二十年。每號恆用懸賞新法。以蒐集新聞。故除編輯室外。另置一室。專理懸賞之事。至招徠顧客之法。日出不窮。試舉其一。以例餘者。如於市中祭日。遇則撮影。歸則以影登於雜誌。服奇異之裝。攜器具遊於叢人之中。不論何人。希可見贈也。凡見登者。贈金若干。是以是日遊人咸於是。法之奇巧。多類於是。

五年來奮鬥中之新聞生活

——新四川日刊五週年紀念感言——

本報自創始以來，迄於今日，已整整滿五週年矣，在此五易寒暑之間，秉董狐之筆，持張良之椎，日與滿目荆棘之惡劣環境奮鬥，備嘗艱難，飽經風霜，其得以長存而弗墜者，亦云不幸中之幸，吾人撫今追昔，誠可自慶，然在另一方面言，則又不能不感慨係之，喟然長嘆也。

報紙，本爲社會之耳目喉舌，其所負責任綦重，政治發動，足以導其機，學術變化，足以救其偏，風俗驟敗，足以匡其失，其一言一論，皆止弊輔缺，使社會上上下下，皆納於正軌，易言之：轉移人心，矯正時習，廓清政治，咸利賴之。語曰：言爲心聲，又曰：不平則鳴，報紙揭開社會之不平，發而爲言論，收撥亂反正之效，其責任之重有如此。

報紙責任，既如此重大，故其言論，貴乎持正秉公，其紀載，貴乎翔實可靠，夫彼一家之人之言論，一派一系之紀載，此爲報紙所切忌，而亦大乖乎報紙原來之宗旨。惟居今日詭幻離奇政象之中國，尤以吾川爲特甚，危機四伏，陷窘當前，業新聞者，是不啻立身於岩牆之下，處處皆有滅頂之凶，若自始無堅其壁壘，攻而不陷之願，欲存於今日之世也，蓋亦難矣。

本報已有五年之歷史，惟自始至今，皆秉言論公允紀載核實之旨，夙夜匪懈，努力爲之，

此本報差堪自慰者也，此非自爲炫耀，誠有事實可供覆按，讀者想早已心領神會矣，然在此五年之中，舉其苦心奮鬥之經驗，真所謂粒粒皆辛酸也，茲不避讀者之煩厭，敢將其經驗，約略陳之：

一、善於言論：言論自由，本爲民治國家人民應有之特權，此在歐美各國，日兢兢以尊重與論爲吾也。不惟謄諸於口舌，且皇皇然載之於國家根本大法——憲法，我國乃大謬不然，名爲民主共和，實與君主專制無異，箝制言論，必盡其力之所能，摧殘言論，必竭其力之所及，所謂無冠帝王，第四權威之特權，早已掃地無餘，以致秉筆者眼見民生疾苦，政治不良，每有觸晉在喉，不能不言之慨。但每至握管，則顧慮橫生，苦于下筆，方之韓子所謂口將言而囁嚅，殆維妙維肖矣。此蓋以一言既出，動輒得咎者也。至於紀載，尤感困難，明知事實俱在，而尙須加以纏密考慮，實言之：凡稍有特殊關係之消息，即明知之，亦有不敢以告讀者。噫嘻！言論不自由尚有甚於此者耶？

二、苦於採訪：西人有言曰：新聞記者採訪，乃原於明治國民之平等思想，蓋無論居何高位者，平民皆可以訪問之，新聞記者，亦係平民，當然具有此同種資格，當甲午之後，烏德新聞記者克利兒曼氏，東遊日本，請見天皇，日人大爲驚詫，而不之許，克氏遂以日兵在旅順虐殺之事，傳於世界，使日本外交上受重大之打擊，在克氏意，以爲見天皇，明告日兵在旅順之舉，使其放一點悲天憫人之願，制止日兵之卑劣行動，蓋旅順虐殺之事，天皇未必知之

也，乃竟鑿以閉門羹，是克氏不能不以事實大白於天下。我國今日之執政者，亦欲效天皇之故智，對於新聞記者，高明者虛與委蛇，次之派員代見，下焉者竟拒而不納，使下情不能上達，在執政者，以為如是可使一切消息，舊而不宣，豈知天下事常有終不能祕密者，反使上下隔閡，為弊滋甚也，是業新聞者于採訪一事，在今日之中國，尤其是四川，最為困難。

三苦於經營，居今日產業落後之中國，幾於新聞界所用材料如紙張，油墨等，皆係舶來品，倘遇金價變動，則報館大難至矣，加以民智未大開，一般人對於報紙之價值，尚無多大之認識，以致銷路，如上海申新兩報，僅達十餘萬份，已如造至極峯矣。欲求如倫敦太晤士報，日至數百萬份者，殆不可能，至於吾川，欲求如申新兩報，已屬不可能，等而上之，更不敢作此夢想，此固為民智使然，以致發展不易。

以上三者，皆舉五年來經驗中之肇肇大者而言，是今日辦報紙之難可想而知矣。本報過去之與一切惡劣環境奮鬥，已如前述，至今後仍本此宗旨不避險阻，不畏困苦，為民衆之喉舌，為社會之耳目，以期真正之民主勢力得以勃興，真正言論自由之得以早日實現。

報紙之將來——電氣化

電氣學家輝尼博士謂將來之報紙。當亦可用電在我人之斗室中製造之。於是吾人所置之無線電話箱。將有三種設備。例如於數百里外比賽足球。吾人可利用視遠機。以觀其形。利用無線電。以聽其聲。比賽終結。扭捩電鈕。即可得新聞紙。而讀其詳細之紀錄。

對於 誌界之希望

吳敬恆

雜誌與日刊。皆爲近世文學界之新產物。最早之雜誌。刊於一七三一年。厥名都人士雜誌。嗣是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至十八紀之後期。不勝悉數。至一八〇二年。而謗丁堡雜誌發刊。雜誌在言論界始放一大光明。至今尚有雜誌界大王之號。時有柏樂罕之政談。有喬佛來之文學。發揮民黨宗旨。論辨銳利無當。殆一八二五年。有名之大文豪麥柯來。亦加入而爲特約之投稿人。一時膾炙人口之著作。傳誦於麥氏文集者。直至於今。最近時代足與謗丁堡雜誌抗手者。則有一八六六年發刊之『論世雜誌』。一八七七年發刊之十九紀雜誌。論世雜誌之著名記者諾來斯。甚有延致名流之能力。當時投稿之人。如大政治家格蘭斯敦。大文豪勒斯庚。大詩人鄧尼孫。大著作家赫胥黎穆雷等。皆被諾氏所招致。其後與社長史倬罕有違言。史氏自兼論世雜誌編輯主任。而諾氏卽另創十九紀雜誌。第一期之發刊詞。鄧尼孫爲作短歌。其歌在鄧氏詩集中。爲有數名作。復約格蘭斯敦、赫胥黎諸氏、常常投稿。其宗旨專以不偏不倚之議論。解決公衆利益之大問題。各著名字於所爲之文、以負其責。故今日英國圖書館之雜誌室。常以謗丁堡雜誌、論世雜誌、十九紀雜誌、同列一桌。視爲一時言論界得失之林。我國雜誌、萌芽於康長素之強學報。而梁任公之時務報繼之。椎輪大輅。斯其英國都人士雜誌之時代歟。後數年而定期出版。旋即停刊者。亦以二三十數。至今記憶於吾人腦影中者、以所謂新民叢報者。所謂民報者。所謂甲寅者稱最。惜此雜誌皆已停刊。

惟甲寅猶在待期發印中。故取前此諸雜誌。比於他人之萬丁堡雜誌論世雜誌等。謂某則似某。○皆無可言。今姑以甲寅之短時後。卽謀繼續。比諸論世雜誌。而太平洋雜誌。以比十九紀雜誌。庶行迹亦微有合。蓋太平洋之記者。皆卽甲寅一部有名之記者。雖其離甲寅而獨立、止以甲寅繼續有待。非與十九紀雜誌記者之諾氏。有違言於論世雜誌之社長者相同。然甲寅主旨。可謂無所偏倚矣。而聞太平洋之主事者。尤願陳述學理。於無所偏倚上。嚴重注意。是未始無十九紀雜誌出版時之特別意向也。故有十九紀雜誌與論世雜誌之分離。一時英國圖書館。遂增一名刊。吾於太平洋之與甲寅亦云然。近來屢聞新民叢報記者梁任公、民報記者汪精衛。皆有不入政界、願宣力於言論界之志願。如此。新民叢報、或民報、皆能賡續。而我國萬丁堡雜誌。又將存在矣。

文豪所得的稿費

宏徒

美國的短篇小說家阿倫。彼一生都在貧困中度日，享盛名後，雜誌社給他們的報酬，每頁還不到三元。他三十二歲時寫給友人的信中，曾說：「我不要多的錢，只想要做一年有五百元收入的工作」，他的傑作長詩烏鵲，發表在美洲評論上，僅得到十五元的稿費。歐文的傑作見聞雜誌，第一版賣了六百塊錢。司叶活夫人的黑奴籬天錄，可算是十九世紀的一篇傑作，也只賣了三百元。稿費貴的，如但尼生的詩海之夢，一行十磅。可是密爾頓的快樂園，到他死後，合計也不過只有十八磅的稿費。一語考萊的英國史，據說得了十萬元的報酬。吉卜林得名後，他的稿費，漸漸增加。

訓政時期之輿論界

顏旨微

訓政時期，是否即爲輿論時期，抑或爲一種宣傳時期？此種妙緜，蓋非有善智識者，不能得其上解。北方自軍事告終，訓政開始，都城雖已南遷，而政治之餘風未歇，故變動之餘，市閭蕭然，報紙機關，則蓬蓬勃勃大有雨後春筍之觀。勃萊斯論民主政治，以爲當專制進入民主之過渡時間，報紙實爲排除民主障礙之勁旅，同時對於報界之腐敗情形，亦復加以醜詆。蓋自俾斯麥倡設機關，收買中立報紙，歐洲之輿論權威，一時掃地，而報界先生之『衣食住行』，則於此告一相當之解決。

機關報之義意，不從其字面解釋，而就其作用言，即不妨謂爲：『世間一切之是非界可於此歸於混滅』。獸之伺食而避不測之機阱，乃具有天然之保護色，提其行爲之所非，假詞以掩蔽之，或即爲傳習之所許耳。猶之殺一不辜，而報紙同聲曰：去一巨憝矣。受一毀謗；而報紙又同聲曰：是真誣枉矣。又如財政紊亂，爲之就環境擇種種之理，以證明其當然，裁兵之延展，爲之設高不可攀之論，以證明其夙志。他如省政之如何如何，縣政之如何如何，市政之如何如何，村政之如何如何，乃至於當局者之一德一行，一唾一咳，窮其聲色，喻之珠璣，而後所謂盡其能事矣。

日本松井茂著犯罪問題一書，嘗引希臘名言，謂『社會道德之四分之三，實際皆劣等之惡德』。此其故，即以千百年之所謂輿論，不過成立於悠悠者之口，多數之所在，即道德之所

以，不必即真埋之所在，當局者或能於此理解，探究真源，不惜取歐洲流毒之遺策，行之今日，以為其養身立命之資料也。北方在此習例之下，吾人可以說明其三種現象：（一）即當局者以有數之錢，與無數之報，一時遍地皆報，而實偏地等於無報，以資力分散之後，各報行銷甚薄，舍各官署外，民間之購買之者復寡也。（二）即所謂別動隊，乃取已存之中立報紙，收買以為己用，此猶玩瓷器者，就原燒之瓷，加以「套彩」，非將報館根本收歸，乃利用其消極的援助，作為一部勢力而已。（三）即就辦報者個人名義，博取津貼，一方則求其不毀不譽，相處於似忘未忘之間，其事若齋僧，能普遍而不獲全飽，故收效亦甚微。吾人以為移都以後，此地此時，以上之現象，或將為廣陵散矣。

就理論言，其第三現象，彷彿政策之社會化，無可更言。第二現象，情形既較複雜，則入手亦較困難。惟第一現象，當一度政變之後，必為一度表現，其故：即入手甚易，且既為己身之機關，當然可認為自由運用，初未計及其效率，故受欺亦至易耳。吾人以為願執一地輿論之最高權，自應集中人才與財力於一種機關，組織既備，發揮既弘，信用既著，而後始能表現其權威。反之：則報之數多，亦不過如喪殯之儀仗，合之為一羣，似甚煊鬧，分之則不能更述其價值，殯完儀仗亦散，直了無意趣可言！

「生命在何處？」此往哲之恆言，設取此以投之北方似共同生活而非共同生活之報界社會，必無術而求其反應。吾人於此十年之間，彷彿經歷唐宋元明諸代，人事之變動無常，而各報

之興替亦復隨之。時移事失，使人恆有所餘名字亦復垂忘之感。覆轍相尋，來者不已，豈異爲政治進化必有之階級乎？亦大足沉悶者矣。

舊報之價值

西人有中國第一久所發行之報章。創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即道光七年。名Ganotn Register。又一千一百三十二年。即道光十二年。每月所發行之雜誌。名Chinese Repository。現在頗不易購。該雜誌共計二十本。有時竟售至英金四十磅云。

鑄字之速率

英國倫敦泰晤士報。每日所用鉛字不下百萬。無兩次用者。每一次印畢。即入鑄重治。然依舊法一小時能澆字六千。則不能供給。今得一新法。可多至六萬。且省費十分之四云。

印刷局之紙

印刷局著用至三千餘人之職工。則每年印刷之紙。大略統計。不下二十四億七千三百三十餘萬枚。若以各紙連接爲一枚。橫延長之。無論其大小何如。當有九億八千二百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尺。以里數換算之。共十八萬五千一百二十餘里。可環繞地球（一萬五千里）七次。再將各紙重高積之。亦無論其厚薄何如。當得九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尺。較日本富士山。（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尺）高七十五倍。

訓政時期報紙所負的使命

一三四

定榮

報紙是一種最完善的人生教科書，他不談高深的抽象的理倫，他僅把宇宙間所發生的事實，不加修飾的展露於我們之前，大之如國際間的戰爭，政局的演變，革命的成敗，小之如流氓詐錢，閨女跟男子出走，警察毒打黃包車夫等等，凡是宇宙間的一切實現，不管你道德家認為傷風敗俗，也不管你政治家要怎樣粉飾太平，報紙總是忠實的記了下來。於是讀者天天一紙相對，眼簾裡便冉冉地映現出一個世界的縮影。正有不少的入們，在那兒獲得了許多寶貴的人生經驗，政治經濟的常識，法律的概念，以及倫理的範疇。這些智識，正是他們所最需要的，然而一切空泛淺陋的教科書，却不能滿足的給與他們。

報紙上的材料，不但日新月異，而且變幻多趣，他有無窮的口味使你一天一天的遍嘗，他有永不會完成的傑作使你一天一天的領略，他從來不會使你討厭。我們常常看見有對着教科書打瞌睡的學生，却很少聽到有一見報紙就閉上眼睛的讀者。在落後的中國，在智識貧乏的中國人中間，確實有不少的人因多讀報紙而成為通人，因多讀報紙而得到人生的智識，因多讀報紙而認識了時代，甚至有讀「報屁股」而一躍為洋場才子的。所以報紙雖然在名義上不能稱為教科書，也從來沒有經過教育部的審定，但在事實上，報紙在社會教育方面所收得的效果，比一切審定的教科書都要來得大。下邊一段故事，便是一個好例子：

那天孫未楠上經濟班的時候，帶了一大捲紐約時報，都是當天的，他發給每人一份；在商

情一欄中，他指出一段來給學生看，那段新聞，是從支加哥來的，說是有多少牛，多少豬，多少別的家畜，於某日運到芝加哥的屠宰場，他便從這一點上發揮講：貨物如何生產，如何出售，如何轉運。經濟學上的死定律，經他這一講，便好像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似的，自特耳看到他的成功，一回到哥倫比亞，便立刻如法炮製，他也帶一些報紙上堂，發給學生每人一份，使他們研究報紙上的評論，是否合於邏輯，亞理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便與美國的社會問題發生關係了，學生對於研究論理學的興趣，便格外加增。從這個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出在美國，報紙是怎樣侵佔了教科書的位置，真的，所謂百科叢書，所謂四庫全書，所謂萬有文庫，只有報紙才配得上這樣淵博。

現在中國的危機固然有其他的原因，但在心的方面，一切的癥結，都可歸根於中國人民真知的茫昧。因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壓抑，人民對於政治，沒有顧問的餘地，除了納稅以外，和政治不發生其他的關係，所以直到現在，人民對於政治的認識，還是可驚的混沌！又因為二十年來的學者專講性理文學，只許人們的腦筋在抽象的性理裏面去發展幻滅，對於實現民族的誇大浮誇，所謂學者除了性理之外，就毫無所知，平民除了仙佛以外，就完全茫然，沒有人生的常識，沒有世界的眼光，這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傳統政策造成的效果，是專制政治的絕好保障。然而無疑的，乃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頑敵，是實行民權主義最

訓政時期報紙所負的使命

一三六

先應該掃除的障礙。

民權主義的最終極目的，在使國家爲人民所共治，即政權爲人民所執掌，不但使人民儘量顧問政治，而且要使政治成爲人民的政治。然而假使人民智識茫昧到上述的程度，其參政的結果，不過多出了幾個山東馬皇帝，反而推翻了民權主義的實施。所以總理提倡心理建設，以期掃除中國人民智的茫昧，政治認識的混沌，以及實現觀念的淡漠，而授以一種四權施用的訓練，爲實施民權主義的準備，這是訓政時期最重要的工作。教育固然不失爲一種開發民智的訓練，但因爲有教材，程度，年齡，時地，人才，經濟等的限制，收效一時未能很大。而報紙因爲有他的特長（如前面所說）之故，確實是最好的一件利器。我們可以說，報紙在「訓民以政」這種工作上面，實在負有偉大的使命。

所以民衆閱報運動的意義，不僅在培植報紙銷路，尤在於普及閱報的機會。使茫昧的人民從局囿的智識範圍內解放出來，認識了時代，認識了世界，而給予他們以人生的實現，政治經濟的常識，以及倫理的範疇，培養他們問政的能力，但閱報機會的普及和報紙的銷路不能說沒有正比的關係。中國的人口號稱四萬萬，而全國銷行最廣的報紙（新聞報）也不過日銷十五萬份左右，一和英美日各國的報紙而銷幾百萬份的情況比較起來，便格外感覺有努力從事民衆閱報運動的必要。單就浙江而論，杭州幾家報紙，合併計算，每日僅發行一萬五千份。即使全數銷行于本省，即使每一份報紙平均有十個人閱看，總計也不過只有十五萬的讀者。

。對於全省總人口(二千一百萬)僅佔一百四十分之一！一與一百四十之比！在一百四十個人民中間至少有一百三十九個人不知道報紙的功用。所以全國大多數的人，他們依舊是茫昧，依舊是混沌，依舊是不知道時代和世界，依舊是僅僅從茶館酒肆裏聽取一些政治的新聞，他們依舊是生活在皇帝的聖恩下面，而時代的演變，却要他們來執掌政權，顧問政治！我們只要一想到這裏，就可以充分認識，民衆閱報運動意義，是如何重大了！

新聞事業之大革命

關於新聞印刷事業。現有一種破天荒的革命。美國華泰茅列氏新發明一種新聞印刷機。其構造係綜合鑄字排列機與電力印字機兩者之原理。使新聞記事之排版得依電氣之力。自動排成。記者用印字機記事時。以電線與此聯絡之鑄字排列機同時自行動作。記事不待人手而排成。排成後。如須改正錯誤。亦可自由爲之。譬如由紐約某通訊社。以此機器排印某項記事。則可迅速傳達於美國各地之新聞社。而各社亦能將此編輯排版一齊完成。祇須有一人在旁整理。排字工人非所必需。大可節省時間。此機器發明者，羅華泰茅列氏，係紐約傑賽州人。已研究十年。始告完成。本月六日在洛吉斯泰之某館實驗。多數參觀者無不驚駭。此機器行之市場。將在六月後云。

社會新聞的材料

翼

社會新聞欄的材料，從「人類中不斷的」男女關係算起，到欺詐撞騙偷盜以至最時髦的綁票等案件為止，在一般閱者人們的眼裏，總是當作極無聊的消閒東西看。倘使我們能從這些事情的表面，作進一步的觀察，把它當作人世間生活上有意義的現象，作為思索觀照的對境，這其中真有不少使人驚悚，讚嘆，和憤激各種問題的暗示。但這種材料記述在報紙上，如果是因為沒有經過文藝的潤色工夫，只覺其平凡粗俗而缺少感人之力，否則只是這類新聞每日發生忒多，忒煞普通，引不起人們的注意；或者人類多半生性殘忍，對世間一切，既少悲憫，更懶於救助。然而也有和普通的社會新聞不同，特別使世人注意的事件。例如一個青年的失戀的自殺，某女生的投海，富貴人家的小姐或姨太太軋汽車夫，和某某女士與某某將軍結婚這一類的事，竟會引起社會的注意與正經的批評。比起當作尋常茶飯，而以雲煙過眼的社會新聞來，趣味就不同了。然而這究竟是因為問題中的人物，一向在社會上的關係，是立於易受世人注意的地位之故罷了。但是世人對於他的態度是怎樣？雖然是另為一件事。而同一社會新聞的記載，在社會上便生出兩個不同的重視和漠視的分別來。一般人看來，後者自然是異趣於前者，在關心改進社會的人看來，前者比重於後者，這在擔負社會新聞事業的責任者，終於還沒有想到一個適當的補救法。

公報編法應改良

胡大剛

公報者政府機關報告之新聞紙類也，公報濫觴於邸報，漢書註：「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中一切詔令奏章以報於諸候，謂之邸報。始於西漢大鴻臚，迄唐代開元改稱雜報，又漢朝報，條報，周代之起居注，史記之月表，後漢書之月歷，唐代之時政記，均邸報之淵源。漢唐以後，代代沿因，迄清初改稱京報，亦有稱爲驛報，塘報者。又有所謂宮門抄，轅門抄，諭摺彙存者，莫非公報之類。凡此所記，非皇帝動靜，即宦海浮沉，固簡單之官家報也。迨清末預備立憲時，政府刊行政治官報，嗣改內閣官報，各省亦仿刊官報，官報之名，亦與清室同終。至民國成立之後，乃改名政府公報，各省官報，亦隨而改名各該省公報。洪憲既倒，共和復活，北京各院部亦多出公報，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公報於焉創刊。於今中央各部院，各省政府與各廳，殆莫不有公報之印行。公報之名，一若成爲機關報之別名，此公報之沿革也。今日各種公報之內容，雖不若漢之邸報，唐之雜報之簡單，上焉者分門別類，條理井然耳，下焉者拉雜而編，無異一本雜誌簿，日刊一冊者，尚不失其爲公報之效，半月或一月刊一冊者，則已失其公報之效，變成史記矣。且日刊一冊者，亦多因公事，展轉滯延，每遲二三日再見於公報，讀者亦多嫌其不克先觀也。

至現行各種公報之編法，類多籠統而排，以言訓令，任命，咨文，公函，布告等

等，類多某某機關訓令第幾號，令某機關或某人，咨某某機關，呈某某機關，函某某機關，某某機關布告，幾乎萬家相同，千種一律，有摘由者較易了了，無摘由者，皆非讀竟其全文，不得其要領。至若各該發行公報機關之大事記，多付缺如，十九讀者，咸以費時費腦爲恨也。

爲今改良之計，首應採用新聞式七至九字之標題法，而摘略由於全文之前，其一二句即了之任命令，則不摘由可也。各該發行公報之大事記，實不可不記其要，若夫行文之抬頭空行，儘可改爲空隔一字，如尊稱總理焉可矣。似不必如正式公文然，遇稱高空平抬，徒費篇幅，而內容之輕重，最好用大小字隔排，則尤易顯目而節省讀者之精力。果能如此改良，則公報之效倍蓰矣，願負公報之責者，三致意焉！

英報界之狄克推多 羅純美

記者

英倫及曼却斯特二地之胡爾登公司，於一九二四年將其報紙除在倫曼兩處出版之日刊若干種外，並有期刊多種，據該公司是年會計度之初六個月統計，約贏利在五千萬金磅以上。其日夕刊每日平均刊數達二百一十三萬五千份，星期刊及週報達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份，今其資格最老之數種報紙仍在保存外，餘以六百磅售與已故北威爵士之弟羅純美爵士，羅氏舊有報紙約五六種，日刊銷數可至三百五十萬份，週刊可至二百九十一萬份，合其所有報紙則以一九二四年會計年度計算，人份，可以贏利至二百五十萬金磅之鉅。總計此二人出版物之銷數，可達一十四百萬人，若以每份有二讀者，則人不列頗人民之半數均將爲其意見所左右，無怪全英

國民黨黨報的發生和歷史

張源鵬

黨報為一黨宣傳工作的緊要工具，一黨的主義，政綱，政策等等，差不多都要靠它來宣傳，發揚，散播，闡述。它的使命，是比任何種報紙都重要。所以，它的地位，也比任何種報紙偉大；換句話說：黨報一方面是站在普通報紙使命的立場上，一方面更要時時刻刻不忘記站在黨的立場上，因為它的責任是雙料的，所以，就見其重要和偉大。

我們都曉得，普通報紙，只是這幾個字就可以包括其一切，這幾個字就是：「監督政治，領導社會，促進文化」；可是，黨報並不止這幾樣，除了這幾樣之外：（一）鼓吹當代革命的需要，（二）宣傳該黨黨義，以及其一切。

黨報的性質已如上述，現在，容我們來看看國民黨設立黨報大概的經過：

國民黨之有黨報，實始於光緒二十五年（西歷一八九九年），當時，興中會成立不久，國民黨的一切進取和發展，差不多都要寄託在孫中山，和當時幾個同志——很少數的同志的身上，宣傳工作，當然是很要緊，所以，中山等就在一個比較適宜活動的地點——香港，創辦了一個中國日報；劈頭一下，就發表了一篇最足驚人的文字，叫做『民主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當時，的確叫起了不少的民衆。不過，在那專制暴力之下，束縛習慣已久，不敢起來運動就是了。其後，繼起的黨報，有蘇報，國民日報，警鐘日報，廣東報，有所謂報，少年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民權報，天鐸報，復報，民報，二十世紀之支那報等多種

○茲將各著名報略述於下：

蘇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夏，其先，本爲名胡璋者所辦，胡因其妻係日本女子，所以，就由其妻出名在上海日本領事館註冊，其後，轉讓於江西某知縣陳範，陳本人頗同情於革命，加以當時與光復會一派領袖蔡元培等相善，因之蔡等遂借蘇報鼓吹革命，適其時蜀人鄒容，在上海辦愛國學社，並發行「革命軍」一書，蘇報爲其宣揚，因之引起清廷的大怒，密電兩江總督，並蘇州撫道，轉飭上海道，令租界會審公堂出示嚴禁；並將鄒等先後捕獲入獄，這就是當時最著名的「蘇報案」。

蘇報案既起，該同志等就繼續創辦國民日報，其時，正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爲避免清廷干涉起見，特請西人高茂爾（A. Böhme）代爲出名註冊，附刊「黑暗世界」，攻擊官僚，不遺餘力，清廷於是通令長江一帶禁止購閱，并飭郵局停寄。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間，蔡等又辦警鐘日報，宗旨與蘇報國民日報完全一樣，三十一年三月，不幸又被清廷請德領事，函致租界會審公堂，票拘該報主持人物，并將機器充公。光緒三十年，華興會一派人物宋教仁陳天華等，在日本東京創辦「二十世紀支那報」，鼓吹中國民族革命，三十一年改組，稱民日報，加入汪精衛，胡漢民，張繼，主持筆政，同時，復報亦在東京出版，是時，同盟會已成立。

光緒末，于右任以著書排滿，不容於當地官吏，因之由陝逃滬，組織神州日報，宣統元年

(一九〇九)，又辦民呼報，專以攻擊官場爲職志，因引起清廷的忌怒，誣其吞沒陝甘賑款，照會租界，拘押四十餘日，并判驅逐出境，于因是逃日本，總計民呼報，出世不過九十三日；後于又託友人在滬辦民呼報，其經歷亦不過四十二日；後又辦民立報，延宋教仁主筆。同時，戴季陶等亦創辦民權報，每爲文署名「天仇」，因此，戴天仇之名大著。

辛亥(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年，武昌起義，當時湖北方面同志等，辦有學生軍報，用以鼓吹新軍；在漢口有大江報，大漢報，鼓吹排滿，亦有起色。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袁世凱僭帝，中山起來討袁，陳英士在上海，主張辦一黨報，因之，遂創辦上海民國日報，由陳負責主持規劃，及陳遇難，即由葉楚僉邵力子繼續維持；十五年北伐，曾一度被孫傳芳勾結租界帝國主義封閉，停版幾月，直至十六年春，革命軍恢復上海，始行續版，以至於今。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中山爲欲喚起全國民衆注意革命起見，特在上海率同朱執信戴季陶等，創辦建設雜誌。十五年北伐未出發時，廣州方面，曾創有民國日報，是亦爲國民黨黨報；又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四)，中山北上，一般同志，因在北平創辦民國日報，以期宣傳北方民衆，但不久即停版，此報係由邵元冲等主辦。

總上，我們可以看到，歷來的國民黨黨報，無一不是在環攻的環境中奮鬥：尤其是那種隨止隨出，百折不撓的精神，足以令我們無限的佩服和仰望。

黨報人材的訓練

張源鵬

根據新聞學理論來說，要做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有這幾種條件：

(一)性質方面，要活潑，敏捷，勤勉，公正。因為報紙是領導社會的主力，所以，它的行動，必須時時站在社會前面，它是領導社會向前進的；所以，新聞記者倘如不識時務，不能觀瀾，推測，進一步說即不知怎樣去改進。其結果，不但只報紙失其方針，全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也將失其領導。所以，一個新聞記者，天性如不活潑，那就是缺欠了一個最要的條件。其次，新聞記者的性質也要敏捷，因為新聞也者，即就是「新的消息」之謂也，新聞是含有時間性，新聞好像魚肉，當時是很新鮮，稍遲即成過去，再後已可不必問矣。所以，新聞記者——尤其是當訪員的，倘不靈敏活潑，一定不能夠美滿完成其工作。其次就是勤勉，一個人要做甚麼事，都是要時時勤勉自己，這不待說，何況一個新聞記者，時時要以最敏捷的採訪，最迅速的敍述，作為種種有趣味的，很新鮮的消息，報告給別人聽？其次，就是公正，因為新聞記者的地位，是隨着報紙在社會上的勢力而增高的，在社會上是一位導師；所以，假使事事不能公正，就未免有愧始在這個導師的地位。

(二)學識方面，做新聞記者的人，雖不是一定要有專家學者的學識；但是，最低限度，總要對於各科常識，都涉門徑，對於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尤其是要有深刻的研究。因為報紙，是監督政治的權力寄託物，對於政治，當然有相當的批評和貢獻；又因為同時是社會

的領導者，所以，對於社會也應當盡其指導的職責；再次，又因為經濟是維繫政治和社會的中心勢力，法律是輔助政治維護社會的骨幹；所以，新聞記者對於這些——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四者，實在是都應有相當的研究，不如此，即不足稱為一個新聞記者，尤其是不能做一個編輯或是主筆。

(三)經驗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新聞記者，性質，學識，固很要緊，但是，沒有經驗，還是很空洞的。例如一個報館的編輯，必須有觀察時勢潮流的能力，然後纔能夠用言論的力量，領導着全社會的民衆向前迎進；但是，這樣觀察能力——所謂「眼光」，勢必由經驗中得來。又如採訪方面，訪員的行動，必須捷如猛虎，敏如游龍，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無論隨地，隨時，隨人，隨事，處處事物，都能用靈敏的手段，靈巧的方法，採取種種新聞資料，並能以最迅速的描寫，有趣味的筆法，寫出種種悅耳悅目的文字，以引起閱者的興趣和注意；但是，這些活動的習慣，勢亦必由經驗中的訓練得來。所以在外國報館的新聞記者，其服務的規定，有時調任內務，充當編輯，有時調任外務，充當訪員，期限若干時間，輪流替換；甚且有時給以很多的機會，使之在外面多多參觀游歷，吸收新鮮空氣，活動活動腦筋，這種動作，就是為要歷練新聞記者思想行動的原故。

我們看了以上三項，就知是做一個新聞記者，事實上講，並不像普通所說的那麼容易，不是只會說幾句漂亮話，寫幾句漂亮文章，就可以算了事；實實在在，還要有幾個切實的條件。

普通新聞記者如此，那末，負雙料使命的黨報記者，更不待問；黨報記者除了上面三項以外，還要有下面幾項的條件。

(一) 要有革命的精神。因為有革命的精神，纔能夠把黨報造成一個有力的黨報——一個富於進取領導勝任的黨報。

(二) 對黨義要有深刻的研究。因為宣傳黨義，是黨報惟一的天職；黨義倘不深刻研究，怎能夠應付宣傳？

(三) 要明瞭黨的歷史。因為宣傳黨義，有時還要牽到黨的歷史，和黨的歷史要發生密切關係；所以，黨的歷史，也不可不明瞭。

(四) 認識黨的環境。因為黨的環境，隨時是有變遷的，其環境是依革命勢力而伸縮的。例如在以前的軍閥時代辦黨報，與現在的時候辦黨報，環境上當然不同；再言之，在鼓吹革命的時代辦黨報，是重在宣傳破壞，在破壞工作完成的時代辦黨報，是重在鼓吹建設，時代的不同，應付環境的策略，當然也有別。

所以黨報記者，實在是處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根本上不懂新聞學理的人，不能當新聞記者。所以，欲求相當的黨報人材輩出，自不能不加以相當的特別訓練。

訓練黨報人材的方法，我以為最好是由本黨的最高宣傳機關——例如現在的中央宣傳部，來開辦一個「黨報人材訓練所」，或叫做「黨報記者專門學校」，來施行訓練，負起這個責任；

至其內容的一切，不屬本文範圍，可以不在這裏討論。

最世近大界通訊勢趨的社

獨國在達美府力聯衆社經合，線達五萬英里，勢力亦復不弱。而聯合勢力之大，在世界各處設有分社二百所。該社有通訊員五千各國張方路透，其目的不在營利，由加入各報館擔任。上訊機國心，一佈全世界增至五千件，異其主義，聯合社力通訊，絡人歐洲電線不受同互。駿四。駿十國亦在政時相合訊任。

全世界之通訊社，就其組織系統分之：英之路透，法之哈伐斯，德之胡爾夫，美之聯合與合衆，向爲世界四大通訊機關，於世界各地，各有據點，設有絕對威勢。而在其他各國，不克與美系通訊社，合衆，聯絡世界各處一千三百餘家大報館，其電報館，專用電訊線有十二萬五千英里，在世界各處設有分社二百所。該社有通訊員三千各國張方路透，其目的不在營利，由加入各報館擔任。上訊機國心，一佈全世界增至五千件，異其主義，聯合社力通訊，絡人歐洲電線不受同互。駿四。駿十國亦在政時相合訊任。

涂紅霞

年齡極幼稚而學識極淺薄的我，剛剛離開了學生生活，又來謬膺淮安實小的教員，把剛版來的貨物——學識，零零碎碎的賣給別人，真是可笑。

我對於小學的課程，都十分的滿意，但是：在這意極滿的中間，覺得有些要說的——就是高級小學課程中有添入「讀報」一科的必要。報紙和教育界有連帶的關係，要報紙發達，先要教育界和受教育的人深切的認識報紙，倘使一個人——尤其是學生，不明瞭國家的現狀，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

在現在國內看起來，普通的人民，不注意報紙，似乎還可原諒，但是智識界中的人，亦有十分之五六，不知報紙是做什麼的。

推本溯源，所以有這現象的，因為他們不了解報紙和國家與人民間的重要。

要養成一個留心時事深切了解報紙的人才，不在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應當在小學時代。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個步驟，就應該在小學課程中添讀報一科，怎樣去添呢？

(一)這一科應該添在高級小學生的課程中——就是完全小學的五六年級。

(二)擔任這一科的教師，應該先把今天所到的報紙，預閱一遍，把國際國內的重要新聞，和當地或附近的新聞都用有顏色的墨水圈起來，使兒童閱讀的時候，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注意點。

(三) 兒童閱讀的時候，教師應當隨時詳細的講解，兒童最好有一個光明的辨別力。

(四) 兒童閱讀以後，應當要切實了解這段新聞的重要點。

(二) 這一科最好訂在每日——除了假期——最末的一課，假使這種計劃能夠實現，那末消極的將來，可以造成許多留心時事歡喜閱報的人才，積極的可以使兒童明瞭國家的大事。

蘇俄報紙需要大增加

勞農聯邦現因教育普及，文盲大為減少，報紙讀者異常增加，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勞農聯邦報紙，發行數總計一日達一千二百六十三萬五千份，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已達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份，合一九一三年帝政時代總發行數過超七倍，各地方之各種文字報紙，尤見增加，二年前四十九處地方發行之各種文字報紙，不出二百種，現在五十八處地方各種文字報紙已達三百四十九種，雜誌已由百三十種至三百五十七種，莫斯科主要新聞之發行數如：真理報（共產黨機關報）百五十萬，消息報（勞農聯邦政府機關報）百萬，拉頗其亞報五十萬，青年共產黨真理報三十五萬，克雷斯欽斯加亞報（農村新聞）二百萬，此外大工廠及農場所發行之日報，約一千種，皆由勞動者及農民自行執筆，其中有二萬五千讀者，此種工廠報一日平均發行二百萬份，勞農聯邦境內印刷發行之報紙，讀者總數二千四百萬人云。

曹錫胤

對小學設讀報科的商榷

曾聽得人說：「日本的黃包車夫，當沒有生意，車子歇着的時候，手裏終要拿了報紙閱讀」。這不得不使我們佩服日本苦力的車夫還能注意報紙。其他的人們，可想而知。他們文化的發達，知識增加，實有由來。不但日本如此，西洋各國也是如此，這又不得不愧死我們中國人了。全國四萬萬同胞，讀報者能有幾人？全國最大的報有大公報，新聞報，申報等。每天的銷數，能有多少？我國文化的衰微，民智的閉塞，也可推想而知。

我們中國人的閱報，大約以教育界政界為多，商界的銷數雖多，而其目的祇着重在商場的消息，重要的時事，還在其次。以此推測，全國少數的閱報人，真正可注意國家大事的恐怕又要打一個七折八折！所謂報紙提高文化，灌輸知識，發揚愛國精神，收實效者，能有幾人？談到此地，只有使人傷心！

細推其原，覺得『沒有閱報的習慣和注意國家大事的觀念』是一大原因。要養成這種習慣，不得不依靠教育界同人，而初基則為小學教育。我讀了涂君文字以後，便表示十二萬分同情。我歷任小學教師，與諸同事常常談到『時事教學』的重要，是與涂君的主張，不謀而合。最困難的便是：小學生閱報，報紙問題，涂君曾談及教師把每天的報紙擇要用色筆圈出公布，使兒童閱讀，這是無法之法，我從前也會試過，覺得有幾種困難：

(一)學校裏報紙少，兒童多，設集合在一起閱報，似不相宜。

(二) 現在日報文字，不免艱深，簡括的電報，兒童更難明瞭。

(三) 關於常識方面的文字，又未能合兒童的胃口。根據了上面的幾層意思，根據了個人的經驗，以爲兒童閱報是必要的，兒童報紙的產生，更爲重要。

我認爲中國人的教育，終是以成人爲本位的，試想十幾年前我們肄業小學，除了日常上課時讀了幾本教科書外，還有什麼讀物？但是供成人的書本，確已不少，近十年來，教育界同志，覺得兒童讀物的需要，便風起雲湧的編出許多兒童讀物來。但是報紙呢，幾家老報館，營業雖是十二分的發達，還是爲了成人，各地的小報，儘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勃發起來，也是爲了成人，有誰顧到兒童？想到這點，不免要替小孩子抱不平！

我年來任事所及，常想提倡兒童新聞，在蘇三師附小，曾辦『三日小報』，蘇錫中小辦『兒童時報』，在蘇徐中小時，也曾鼓吹創辦『晚影市日報』，現在又來無錫，試辦『無錫童報』了。先後垂三四年，或日報，或三日刊，雖不敢云有多大之成績，但深得兒童們的歡迎，惟經濟困難，能力淺薄，不能儘量發展，進於完善。

刻下祇有希望教育界同志，新聞界同志，根據以『兒童爲本位的教育』宗旨，從速創辦兒童日報，直接惠我兒童，間接惠我國家，文化之發達，知識之灌輸，國光之發揚，收效於此，實非淺鮮。讀涂君之後，爰略抒鄙見，質諸教育界新聞界同志，以爲如何？

告有志於報業者

一五一

告有志於報業者

戈公振

廣漠無垠的報界，——包括二十一行省蒙古，青海，西藏，和華僑所到的地方，——彷彿是現的亞美利加洲，正待有志的青年去開闢！

我國在世界上是一個開化最早的古國，在民國前4608年，已有文字的紀錄可以考證。但是當時文字是寫在竹帛上的，竹太重，帛太貴，傳布很不容易，人民間流通消息，只賴「日中爲市」的時候，互相口述而已。

到了民國前2000年的漢朝，有人發明造紙的方法，蔡倫是其中的一個有名人物。紙質輕而價廉，於文字流通上，有功最大，於是通信式的新聞，遂從此發軔。

漢朝的諸侯王，在京城均設一衙辦公處，名之曰邸，邸內的辦事人，常將朝廷的一切詔令章奏，報告於諸侯王；這種通信，即是邸報的名稱所由來。唐朝藩鎮，也倣行之，此是我國官報開始的時期。

這種官報，又稱爲邸抄。後此的宮門抄，輶門抄，京報，諭摺彙存，和官書局報，都是同樣的性質，比歐洲最初有羅馬發行的官報(*Acta Diurna*)要早四百五十餘年。

但是一封信或一本書，全賴手寫，只能供少數人的瀏覽，還是不普遍，不便利。到了隋朝，雕造遺經，是爲刻板的開始，五代馮道請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從此文字流通漸廣，人民

也日進於文明。

不過雕刻也很費手續，欲印一部書，非數十年不能竣工。到了宋朝，有人發明活字，畢昇是其中的一個有名的人物。這個發明，於印刷界開一新紀元，此西人稱為進步的開山始祖，比發明活字的德國(Gutenbery)還要早四百年。

我國有報紙如此之早，但舉以與後來的歐美報紙發展的情形相比較，未免進步太遲，這是什麼緣故？大凡一件事，沒有競爭的，不能十分進步。我國自秦漢以來，都是由一個皇帝統治，附近只有幾個小國，但是文化不能與吾國相提並論，有許多還是臣服的。人民又屈服於專制政體之下，無言論自由，安居樂業而外，不知其他，這個情形，不只是報紙的厄運，學術的進步也很受影響的。

海禁既開，外人紛至，民國前27年清朝嘉慶的時候，馬六甲澳門已有外人所辦中國字的報紙，後來又推廣到香港，廈門，寧波，上海，漢口和天津，凡是外人足跡所到的地方，都有報紙了。這是現在報紙的發軔，就我所知，如選特摘要，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香港新聞，字林日報和彙報等，大半是由教士編輯的，就是現在的申報，也是英人BEGOR開創的。

當時有極少數的人，因為與外人往來或是頭腦較新，已知閱看報紙和研究所謂新學。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醉心科舉不問世事。

告有志於報業者

一五四

迨經過中英之戰，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清廷的腐敗和無能，完全揭露，當時康南海，孫中山等先後上書，請求舉辦所謂新政，但清廷不容納，而且變本加厲，壓迫排斥，不遺餘力，這一班渴望維新的人，氣無可洩，紛紛在清廷權力所不到的地方，創辦報紙以謀反抗，其中做開路先鋒的是時務報，知新報，清議報，蒙學報，工商學報，蘇報，時務日報，國聞報等。中間又經過拳匪之亂，人民因受外力之壓迫，恍如大夢初覺，始知世界之大，不僅中國是一個大國；因報紙之宣傳不已，始知君權之外，尚有民權，所以武漢義旗一舉，政體立即改變。孫中山曾說過：『中國革命成功之易，純為報紙鼓吹之力』，是一句可信的話。

共和告成以後，言論自由，內地報館日多一日，適值歐洲大戰，因為我國也捲入漩渦，所以報紙漸注意國外的事；又因為德皇退位，武力終不可恃，思想上也發生極大變化，是一件很可紀念的事！

近幾年，有數家報館，因為銷路日廣，不但在精神上力求振作，就是在物質上也很進步，如建築房屋，購買大印刷機器和設立銅版部等是。一方面又能以科學方法經營營業。所以報館中儘有以盈餘著聞的，這確是一種好現象。

報紙是社會的背景，社會不進步，報紙也不會進步的，如教育不發達，則識字的人少，識字的人既少，則閱報的人亦隨之而少；實業不發達，則登廣告的人少，登廣告的人既少，則報館之收入，亦隨之而少；又如交通不便利，則消息和報紙的分佈，必不能十分迅速，此皆

有連帶關係，我不過舉一個例，以概其餘罷了。

在最近五十年中，我國的報紙，雖不能與歐美並駕齊驅，但進步確是非常的迅速，民國前二十年，全國報館，不過二十家；民國二年，已增至三百三十家，是二十二年中，已增至十倍。到民國十年，又增至八百二十一家，是九年中，又增加兩倍。現在照郵局掛號統計，已達千餘家了。

最近美國密梭里大學出版的「中國之報業」書中說：『中國報業之將來，可以日本報業之進步迅速推之』。又英國路透社總理瓊司爵士到我國遊歷後，有一段談話說：『中國在二十年內，新聞主義，將有非常之發展』。若是我們自己從我國地大物博人衆種種方面想起來，現有的報紙，當然是供不應求，倘儘量的發展下去，又安見得不與歐美頗頗呢？所以我以為外人對於我國報業的觀察，是很有見地的。

我國報紙的銷路，比較的以上海的為大，但是這些報紙，只能登載國內外的大事，無論如何銷得多，與內地的發展上沒有十分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內地進步，非推廣城鄉報紙不可。因為城鄉報紙，能儘量登載一地方或一區域的事，或是提倡，或是指導，或是抨擊，如是我國新聞事業才能平均發展。

現在充新聞記者的人，大半是「半路出家」，他們不過於文學有根底，豫先並沒有一種堅確的志願，要走入報界。所以他們在報界內，多數是沒有興趣的，還有些人，並且不將新聞記

告有志於報業者

一五六

者視爲職業，更不視爲終身職業，而肯在這個事業上去研究去努力，我國報紙進步的遲滯，人材缺乏當然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民國七年，北京大學有見於此，曾設一個新聞學研究會，這是學界和報界發生關係之始。後來的北京平民大學，法政大學，國際大學和燕京大學；上海的約翰大學；廈門的廈門大學；和最近的上海南方大學，都添設報學科，以造就此種專門人材，報學在教育上，至此乃漸漸占有地位，爲社會所重視。

從歷史上觀察，自漢唐以來，是官報時期，爲皇帝及他的官吏說話；自海禁大開，是外人辦報時期，其唯一目的，在傳教通商；自戊戌以來，是華人辦報時期，其目的在要求改良政治；歐洲大戰以後，是報紙新時代的起點，應爲民權與公理而奮鬥。

新聞記者之定義，據威廉博士說：『凡是管理，指導，主持，編輯一種報紙，一種雜誌，或別種定期出版物的皆是』，不過報業雖與印刷和發行有關係，但是印刷偏於藝術，只是一種手技；發行偏於買賣，只一是種營業，其性質確不相同，因爲報業是專門採集和發表新聞，批評，和各種有知識，有教訓，有興趣的議論。新聞記者既是專門供給社會以有意義的記載，描寫人生的種種方面，所以他的天職，是兼訪事人，律師，法官，新聞買賣人，和民權的保障者。但是新聞記者若專以買賣爲事，其作爲亦可稱爲營業；若專以記載爲事，其作爲只可稱爲書記。所以進一步說，報業的最高尚的定義，非手技亦非營業，是一種職業。——

是一種完全近於文學，解釋新聞的職業。

凡是想進報界之人，先要知道新聞記者是一個高尚的職業，而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此外還有幾個條件，也應當注意：

第一是熱心 凡是選擇這個職業的人，必須有愛這個職業的熱心，因為無此種熱心的人，對於這個職業，即不能發生興趣，即不能長久做下去，或做得好。我國報業，方在萌芽，一切設備和待遇，是不完善的。一個正直有為的新聞記者，看見本身事業的腐敗和社會的冷眼相看，又因為社會不進步，用力很多而得的效果很少，說不定要發生消極的感想。但是真愛這個職業的人，絕不會如此。他最初是喜歡讀報，喜歡投稿，喜歡與報界中人往來，和研究社會上的事情，他耳中聽得印刷機器的軋軋響聲，彷彿是音樂；油墨的氣味，在他的鼻孔內，比聞香水還要暢快，他未入報界以前，已經很想寫作，既入報界以後，又將他的全副精神用在他的職業上，能戰勝一切障礙，再加上與日俱進的經驗，他沒有不成功的。

第二是文字的清順 實際上凡是有文字知識的人，都可以學寫報紙上所用的稿子，但是若不能將他所見的，隨意寫得很清楚，那是十分之九，不合這個職業，因為在報界內，寫稿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與一件問題接觸以後，他須能不費思索的將他所得的映象和見解，寫出一段很有系統的新聞，若是他遇著一件材料，不能流暢的寫出，即使勉強寫出，也不能登載在大的報紙上，這種人雖不能說不能做新聞記者，但是與有特別才能的人競爭，是一定要落

後的。

第三是身體強健。報紙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夜間，這已與普通習慣相反，若是遇著一件特別事件，常常要變更他的日常生活，終日奔走，或飲食不時，為着新聞上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要眼看耳聽，一方面要口誦手寫，真是五官並用。身體不健強的人，極經不起這種磨折，所以選擇這個職業的人，先要自問身體適合否？否則他即勉強去做，也不能有非常的成功。

第四有高等的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必即適合於報界，但是新聞記者，若受過高等教育，當然對於他的成功上有幫助，雖然報界比別的職業要重經驗，但是高等教育，是不可輕視的。

現在我引美國大新聞家 T. N. Chapman 先生的話，做這一篇文字的結束，他說：『無論何種職業，要以報界為最重學問的應用；若要在報界中大成功，與其恃教育，還不如恃人』這幾句話，是很可玩味的，

戴天仇——即戴季陶——嘗謂：報館怕封不是好報館；主筆怕拿不是好主筆。報界鉅子某氏曰：人家不敢封的才是好報館；人家不敢拿的才是好主筆。兩氏之言，可相互發明。——記者——

新聞記者的二種責任

張知本

新聞事業的功用，非常偉大！自十七世紀以來，世界新聞事業，由披露新聞進而宣傳民意，更進而指導輿論，其功用可謂登峯造極。然沿新聞事業進化之迹，追溯往古，無論中外固莫不視此等事業為重要，如周官太史掌陳詩以觀民風，外史掌四方之志，布書名於四方；孔子作春秋，借記事之文，明是非之義，這實在都是新聞發軔之模型。沿至後代，唐宋有邸報，元明有邸抄，清代有京報，雖其體例宗旨，偏頗不備，要皆為新聞之流亞。至若西方新聞事業，上古羅馬，有以帝國政聞灌輸羅馬市民為宗旨的『日錄』，為近世報紙的濫觴。當十五十六兩世紀時期，德意首創各種新聞小冊，記載當世要事。由這些看來，古代的新聞事業，已與人類文化同時發達了。不過在昔君權時代，民智未開，報紙內容限於政聞，論其形式，僅為政府公報而已，即有如中國當時所謂微言大義之『春秋』朝報，亦感體例不全，報紙功用，殊難盡達，且含私人與貴族之性質，而非社會公共之事業，所以古時報紙，東西各國，都未能充分發達。到了近代，科學昌明，民權發達，報紙的功用，迺日臻完備，故披露新聞，貴在翔實，其功用與歷史無異；宣傳民意，貴在公允，其功用與法律無異；指導輿論，貴在合乎理智，其功用與教育無異。世界各國報紙，必合於上述條件，而充分表現報紙的功用，其事業始能發達，否則無有不歸於失敗，如美國『紐約時報』，在歐戰期間，對於事實紀載比較翔實，同時，對於大戰之原因結果，有公正的批評，對於戰後歐陸大局的趨勢，又有合理的

新聞記者的三種責任

一六〇

論斷，所以此報銷數驟增，風行全世，這可見報紙的功用，到現在始大顯著，而同時，現在的報紙，必能充分表現其功用，始有存在之價值。

報紙既如上述有與歷史，法律，教育等等性質無異的功用，所以其在社會上的勢力，常覺龐大無比，拿破崙常謂四千毛瑟，不敵一紙新聞，故歐美政治家，如主持某種政策，欲求成功，必以獲得報紙的同情援助為先決條件。因此，報紙的功用和勢力，足以形成新聞記者重大的責任，故新聞記者服務新聞事業，第一要翔實的記載事實，第二要公正的宣傳民意，第三要合理的指導輿論，換句話說：就是新聞記者要負有歷史家，法律家，和教育家的三種責任。

新聞記者既負有歷史家法律家和教育家的重大責任，所以必須具有歷史家法律家和教育家的技能與智識，一國報紙之發達與否，可以覘國民知識之高下，一國新聞記者之良好與否，可以定內國新聞事業之盛衰，英倫泰晤士報主人北巖爵士曾說：『報紙為人民之師，公衆之僕』，我們大家都不能忽視這種關係的。

如上所述，新聞記者，可說是站在社會進化的最前線上，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那末，新聞記者須要首先明瞭時代思想重心的所在，然後對於人民循循善誘，同趨正鵠，比如中國現在情形，在東西兩大文化匯流的時候，舊的基礎，已經動搖，新的標準，尚未鞏固，人心搖曳趨向擴定，新聞記者，應該徹底的設法指導民衆，趨於統一，處於輔助的地位，努力促其

功。

其次，我們要注意國際通訊，援助外交之進行。如自鴉片戰爭以至庚子之役，這個時期，中外人民甚形隔膜，而中國人又不知國際宣傳為何物，以故帝國主義者惡言「黃禍」，蒙蔽全球，「輸入文明」遂為殺人掠地之冠冕！即至近年，由「五卅」到「濟南慘案」，無論那次外交，莫不被外人爭先一著，頗倒是非，我國雖理由十足，反訥訥然佹乎且後！這都是由外人通訊靈活，宣傳盡力，成為我國外交失敗的致命傷。我國新聞界，以後務須有遠大的眼光，致力於國際通訊，使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真相，得以普遍的暴露於全世界。

專備『進呈御覽』的日報

記者

歐洲在帝制時代，各國君主皆喜閱日報，祇以報章之數極多，一一遍閱其最切要者用刀裁下，黏於紙上，逐日進呈御覽。其有精神活潑之君主，則除閱看此種選報外，並擇讀數種鼎著名之報章，惟俄帝則又自行組織一，由巡警總監擔任編輯，自創辦以來，歷十餘年，每日僅出一份，專備御覽，外人均無從參閱，聞其內容專載密祕偵探之報告，人民之設施，發還該編輯人嚴密收藏，及責令遵守辦理云。

黃德貴

發展新聞事業的我見

在過去，我們可以不必諱言的說：中國的新聞事業實在是太落後，大幼稚了。這裏，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新聞界本身的不健全。本來，新聞界的天職，是在：發揚文化，灌輸新知，引導社會趨向光明的坦途。詳細說，就是：一面作理論的宣傳，使民衆了解本身的責任和政府的措施，一面作社會的寫真，使政府洞悉民衆的痛苦和要求；溝通政府與民衆間之情式，協謀社會，國家，政治，經濟的進步。可是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新聞界，多半不曾根據這種原則去盡他們的天職，有時竟作了軍閥官僚的應聲蟲，甚至被牠們收買，完全失掉本身的地位和主張。於是『無冕之王』，一變而爲『罪惡之淵』，這是多麼可悲痛之事！這個形勢，好像身染沉疴的病夫，已無自奮自立的可能，那裏還說得上什麼發展？所以過去的中國新聞界在國內國外都沒有地位，並不是偶然的事。同時，國家感受外力的侵略，壓迫，和國內社會的混亂，不安，實胥於此有以基之。因此，中國新聞事業之宜亟圖發展，實在是目前完成國民革命的重大工作，爲我們所必須注意而不可忽略的。最近的中國新聞界，總算是稍有進步，可是談到怎樣健全，恐怕我也不敢自己恭維。現在就個人觀感所及，略舉我們今後應注意者數點於下：

一、新聞事業是神聖的，獨立的，我們要採取外國新聞界的特色，認定新聞記者爲專業，作充分修養，努力於各種效術上之改進，以轉換過去社會上對新聞界的理，鞏固新聞界的實際地位和言論自由權。

二，新聞紙是真正民意的表現，不爲物誘，不爲威屈，不爲利圖，以保障新聞界的獨立精神和健全人格，克盡其真正的天職。

三，新聞事業是超然的，而非機械的，應持旁觀的態度，來批評社會上的一切，不要爲環境和事實所奴隸，所以發展新聞事業的標的，應注重在精神方面，不要使牠成了變相的商品，屈伏於資本勢力之下，失掉本身的自由，對於機械的新聞材料，我以爲應有具體的計劃，創設大規模的通信社——或其他名稱——爲普遍傳播，以趨宣傳一致，免除記載失實的弊竇，兼使力量集中，可遠及國外，以取得國際的地位，庶乎無賴之流，無所混迹，而發展新聞事業，方不致徒託空言。

日本報紙革新史中的一頁

記者

日本大正十三年六月，東京新聞界：報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央新聞社，大和新聞社，萬朝報社，國民新聞社，時事新報社等八社協議。鑑於時世之進步，以後每星期日停止夕刊一日，自七月六日起實行。按東京星期夕刊之廢止，較大阪新聞界遲五年，因大阪之大每，大朝，大時三社，曾於大正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決議星期夕刊廢止，是年九月，即已實行。

今後新聞記者的責任

一六四

謝荷茂

在過去革命的全過程中，新聞記者的努力和奮鬥，向來佔有重要的位置。辛亥以前，革命黨沒有和武力發生關係的時候，所謂革命，幾完全是新聞記者的筆戰，古人說：攻心爲上，攻城次之，這種紙上空談的筆戰，在革命過程中，實在有非常重大的價值。對於傳統觀念的掃除，對於新進思想的建立，對於舊制度的指摘，對於新社會的計劃，武力是沒有絲毫作用的。這意義，不但二千年前的哲學家早已明白，就是芻狗蒼生的英雄，也沒有不知道的。拿破崙不畏槍而畏筆，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中國歷史上奸雄的帝王，也不忘一面用功名利祿去籠絡思想家，一面用殺身滅族去威駁思想家。對於伸紙弄筆爲多數人呼籲不平的人，自來就爲列朝專制君主所嫉視，比起劇盜巨寇來，加倍要想法撲滅。歷史上血痕斑斑的文字獄，就是文字威權的證據。我說文字威權，不是代新聞記者解嘲，實在希望我們新聞記者覺醒自己責任的重大，不要辜負了自己的筆！

過去的新聞記者，在革命的歷史上，已盡過相當的責任，留下相當的價值了。舉其舉舉大者，如蘇報之提倡民族主義，建立普遍的排滿思想，直接影響辛亥的光復；民報之提倡民權主義，在學理上努力和當時最流行的保皇黨的君憲論對抗，建立南方的革命思想，直接影響辛亥的變更國體。又如洪憲盜國時代，上海各報的主持正誼，形成全國輿論一致的反袁。這都是新聞紙直接促成革命的實例。

全球各國的革命，發起時都是以新聞紙做先鋒，實行時都是以新聞紙做後盾，成功時都是以新聞紙做保障。任何政治勢力的衝突，都是先在新聞紙上開火，兩個政黨的競爭，都是先在新聞紙上決戰。英國有一位首相在國會演說時，曾經遙指新聞記者的坐位道：那方面是國家的第四勢力，意思就是說：除了僧侶，平民，貴族三種勢力而外，新聞記者也儼然成爲組成國家的一種勢力。現在這一語也和無冕帝王一樣，成了新聞記者的代名詞了。

所以新聞記者的責任，決不應該爲一部份人作傳聲筒，作留聲機，應該代整個的民衆作喉舌，應該對整個的革命負責任。

機關報之要義

黃遠生

凡機關報最難作，然亦文明政治界之一流行物也。其第一要素：在操縱此機關者，有一定之系統潮流，於是爲之機關者，乃能代表之。若彼黑幕中人本無系統宗旨，惟恃數輩之文人無賴者，爲之鼓吹盛德，二者意思不相銜接，乃成連篇累牘之疊語耳。故無系統之政府或政黨，決不足以有機關報。今觀日本自政變以來，所謂官僚派新聞者，步伐奏節，絲毫不紊，就中以國民新聞尤能以二十餘年來經驗之效，最不忝於其職，此亦一種程度問題也。

羅敦偉

革命時期新聞記者的新要求

武漢新聞記者聯合會成立了，這次的成立是第三次的成立。我們覺得這次的意義，比以前兩次完全不同。因為現在革命的軍事告終，革命的建設正在開始，新聞記者無論如何是負有重大的使命。使命重大，黨國或新社會責望於新聞記者的一定很多。但是新聞事業，是一個社會事業，新聞記者縱或能夠努力地猛勇前進完成他的使命。如果社會上不幫助他，結果雖僥倖成功，也得事倍而功半。所以當今天我們的聯合會成功的時候，我們固然要如何檢閱我們自己過去的工作，計劃未來的努力，可是我們不能不客氣地向社會上提出『新要求』——不可少的新要求。

第一個新要求，是：『革命的言論自由權』。言論自由是近代民治政體之下公共的要求。並且『言論自由』四個字，在民治史上，實在建立了莫大的偉迹。我們現在在黨治之下，要求言論自由，自然不能籠統的說要求言論自由，應該要求『革命的』言論自由。所謂革命的言論自由，與非革命的言論自由不同，即是革命的言論，應該有絕對的自由。如果一個新聞記者離開他自己革命的立場，有反革命的言論或者觸犯革命的紀律，應該立刻受革命的制裁，黨的制裁，換句話說：如果他並沒有違犯革命紀律，即應該有絕對的自由。萬一他觸犯法律，應該受法律的裁判。可是新聞記者不幸，每每不會犯法，也要受犯法的處分，縱犯法也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處分而要受非法的處置。在號稱法治的時代，新聞記者却不能受法律的保障！

所以我們必定要要求革命的言論自由，有違犯革命紀律的時候，受黨的處分，有違犯法律的時候，受法律的處分，否則，新聞記者的自由，誰也不能侵犯。侵犯之者，即是反革命的行動。

第二，我們要求：『提高新聞記者的地位』，新聞記者本來是『無冕之王』，在社會上應該佔最優越的地位。革命的記者，是革命的先鋒，依他事業上的必要，尤其應受社會上的特別待遇。如舟車郵電等交通工具之特別便利，接洽調查等之特別通融之類。而在中國各界認識新聞記者地位的非常之少，舟車既不予以便利，接洽調查更處處加以妨礙，如此現象，新聞記者本身固然感受很大的困苦，且在文化前途加上了許多的阻礙，革命的宣傳受了許多的桎梏。上次上海記者要減低郵電費，交通部竟不承認，英美記者加以極不滿的批評，深以國民政府竟無人注意及此爲可惜。

第三，討論到：『新聞記者的經濟問題』，普通人常歎息新聞界人才太少，新聞記者『不恆其業』，愛做官，其實大家應該想想，以現在新聞記者的待遇之低，有甚麼方法，使新聞記者『久於其任』？所以現在我們要求：第一，新聞記者的薪金加高。美國支加哥報主筆薪水超過美總統之薪俸，我們雖不能一步做到，至少也應依現價加二倍至三倍；第二，年功加俸，必如此，才有願終身事記者業者；第三，年節紀念日發給雙薪。年節紀念日，普通人均休息，新聞記者不僅不能休息而且加倍勞力，發給雙薪，其理至當。這個要求，理論方面絕對

必要，不過能否做到，也還是要看事實，各報社的情形不同，也不能一律照辦。不過這是我們未來的要求，至少也應該先在理論上成立，方有成為事實的希望。

黃遠生先生之閱歷話

——節錄遠生遺著懺悔錄——

余於前清時爲新聞記者，指斥乘輿，指斥權貴，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無害。及於民國，極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顧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豈中國固只容無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然即法律上極其自由，究余個人而論：亦決無爲新聞記者之資格。

新聞記者須有四能：（一）腦筋能想，（二）腿腳能奔走，（三）耳能聽，（四）手能寫。調查研究，有種素養，是謂能想。交游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所在，以時訪接，是謂能奔走。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得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刻畫敍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余無一於此，何能爲新聞記者？

余自爲記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弊之事也。以今法作報，可將一無辜良善之人，憑空誣陷，即可陷其人於舉國皆曰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騰寫，更易爲矣。

一個新聞記者經歷談

——節錄包天笑譯『一個新聞記者』

美國人有句俗話。『職業多於寶山。只要你自己會去找。』意思就是說無論那一種職業。無不可以發展。不可以立身涉世。凡是法治國。總可以保護你有求職業的權利。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也是要磨練而成。漸漸可以地位加高。俸給加厚。不能一蹴而幾的。所以我勸諸位奉職於新聞記者的先生們。不要因為一時稍屈。洩其不平之氣。或於初進新聞事業之途。就存自暴自棄之心。因為新聞記者。果然是一種榮譽的職業。而困難起來。却比任何營業為困難。別種營業。只顧着自己就完了。新聞事業。却專于涉人家的事。更有一說。別的事業。如當律師。當醫生。以及別種商業。最要緊的是經驗。可是新聞記者除經驗之外。還有他的財產。這是有一種青年猛進的血氣。與勤奮的手腕。我自從十八歲的當兒。入了日刊新聞以後。到如今是三十九歲了。足足有二十一年在此記者生涯中。我將自詡為新聞界中有經驗了嗎。我却怎敢。因為現在的世界。日新月異。每天都有進步。物質上精神上也時時改變。即以新聞界而論。也就改變不少。一改變以後。我們所謂經驗。就成了過去的經驗。不過我相信青年諸君。入新聞界的第一步是外勤記者。外勤記者是入新聞界的正途。新聞社的外勤記者出身。好比是商店中的學徒出身。將來或是當主筆。或是為編輯記者。或是在新聞界中任一種專門事業。有了外勤記者的經驗。將來一定可以祝福的。須知新聞以探訪員的事業。算他

一個新聞記者的經歷談

一七〇

的骨髓。不能以陳陳相因的新聞來充數。這是當然的。近來美國對於新聞社的新建築物。取分室制。我很不以為然。我的意思。無論社長。編輯長。各部主筆。以及外勤內勤。必同處一室。因為各部都有密接的關係。而且可以互相詢問他的疑點。所謂外勤記者有兩種。都為人家所歡迎的。一種是把事實單純的記出。不蔓不支。要言不繁。句句都是真相。一種是他對於事實也很忠實。而出以妙筆的描寫。使人一讀而添上許多興趣。雖然如此。當外勤記者的果然也要是有天才。一件事擺在面前。他可以嗅得出何者是新聞。何者不是新聞。所以人家說當新記者的要有新聞鼻。

外勤記者除天才以外。則其常識也是最當注重的。因為新聞記者的常識。比較普通人的常識須略高一籌。而且也得比普通人的常識。要廣博一些。普通人除了本業以外。其餘可以不知。新聞記者却不能不知。美國的新聞記者。和英國比較。却沒有他的謹嚴。活潑却過於英國。又最近的情形略有些不同的。他是材料蒐集的機關。如通訊社之類。漸漸完備起來。所謂大新聞同盟。也因此成立。譬如發生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在十年以前。必由各新聞社特派專員。現在賴着新聞同盟。可以詳載無遺。但是各新聞社的新聞。趨於一致。也足減少讀者的興趣。所以各大新聞社。又各派有特派專員。或偵探茲事的內容。或以文筆見長。而且今後新聞記者的地位增高。無論政治上。社會上。都有新聞記者一席。往往有一班青年。初着手於新聞記者事業。以其俸給之薄。常常說當新聞記者的。等於勞工。差不多要盡一日的勞

苦。方足以度過這一天。果然。若以每天的辛苦。和每天的所得。新聞記者實在是一種最苦的職業。諸君若斤斤於俸給問題。可是因此足以減少當新聞記者的興味。須知其他職業。比新聞記者優厚的很多。諸君原不必選擇新聞記者為職業咧。近來新聞界還有一弊害。這不但我們美國。各國都有那種習氣。便是同業嫉妒是也。所以無論一鄉村。一都市。僅有一個新聞社。却沒有什麼。倘有兩個新聞社。必起而競爭。競爭原也很好。因為競爭就足以促進步。可是到後來。必然互相排擠。人終是不能有利己心的。現在來一個和我並轡的人。就怕他追出我先。最好是把他遏抑住了。讓我走向前去。這一個弊害。不知何日可以除去。凡百事業。終是一年進步一年。物質上。科學上。都是幫助各種事業的進步。新聞界豈能獨後。即以我初入新聞社會時候。和現在二十年後相比較。所進步的何可限量。就是讀新聞的人。也加增了多少。現在無人不需要新聞。需要既如此的急。供給當然也不可緩。有志於新聞事業的諸位青年先生。努力於你們這個神聖的職業。

最近的美國新聞事業

美國內務部教育股一九三〇年度調查美國內地之新聞事業，結果如下：（一）在新聞紙雜誌服務者，男二萬八千人，女五千人。（二）全國約有二萬種報紙與雜誌。（三）日報有二千三百種。（四）推銷約有四千四百萬份。（五）平均由十四歲以上之人，每兩人看一份。（六）在學校新聞學院研究者有六千人。

革命的宣傳與宣傳的革命

翁敬棠

「革命的宣傳」成功之先，必須「宣傳的革命」。因為革命的宣傳與非革命的宣傳，完全不同；而且以前的宣傳都是非革命的宣傳，因此，他的目標，他的方法，都不合革命宣傳的目標，都不是革命宣傳的方法，縱或在歐美宣傳事業極發達，報紙每日銷數至幾百萬份的國家，也同樣的目標方法一齊錯誤。所以政治學者伯萊斯說道：

「報紙雖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指導，却是一個靠不住的指導。——新聞紙上所登的人民意見，也許是有作用的，是欺人的。……此外更有一種人造的或玄想的意見，很足以混亂觀聽的。……善用宣傳術的人，能夠很巧妙的傳佈一種虛偽或者偏袒一方面的事實，專門欺騙那種自己沒有能力或真有工夫去鑑別事實的人。」

目下的中國的報紙，雖然很進步，而且也經過一番革命的洗禮，有幾家報紙也算得一個革命的報紙，革命的宣傳機關，可是同時壞處也很多，——我之所謂壞處並不是指那一個報紙的壞處，是就全部的報紙加以歸納的結果說的。現在我們不必把他列舉出來，祇就伯萊斯觀察歐美報紙壞處的所在，就可以概見中國報紙應該革命的地方，伯萊斯他研究「民治國中的新聞事業」時候，他曾經列舉過，大概的意思是如此：

一、「毒蛇的機關報」，這種機關報，專門傳播政府所欲發表的事實，有時且捏造利于政府的新聞。

二，鼓吹暗殺及一切不道德的事。

三，專重營利目的，不重視「高等的」興趣，專載下流的事，提倡「低等的」興趣，迎合讀者低等的心理。

四，攻擊個人。

五，編輯人地位，每被經理人壓倒，編輯權完全附屬在經理人手裡，編輯不能進步。

六，議論褊袒一派，甚至捏造事實，顛倒是否。

七，編輯人學力不足。

以上幾點，是伯萊斯統觀歐美報紙的結果。中國呢，恐怕也不能盡免！在革命軍到達之後，各地日報有一部分經過了一次革命，至少也沒有什麼「毒蛇的機關報」。就漢口方面說，私人的報紙，自然不算什麼機關報，兩家黨報，平日專門在專電和「特訊」方面努力。從來沒有捏造事實，也沒有攻擊個人，更沒有鼓吹暗殺。可是放開眼睛觀察全國的報紙，那末，伯萊斯所列舉的壞處，雖未必「盡有」，然而也實在不在少數。所以我說，應該要經過一番革命的洗禮，實行宣傳革命。

雖然宣傳不專在報紙，報紙却是宣傳的唯一利器，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報紙所負的革命的使命了。革命的宣傳，應該怎樣呢？我以為至少要具備下列各點：

第一，持論公正，無論對什麼事件的批評，一定要絕對公正，不可憑意氣，也不可憑情

革命的宣傳與宣傳的革命

一七四

感。

第二，對國家時為具體的建議，現在正在建設開始的時候，要作的事很多，希望新聞界能夠根據對民衆利益精密觀察的結果，對於一切問題作具體的貢獻。

第三，實行民衆化，應該在選材上，文字上，力求通俗，明白，正確，盡力指導民衆，同時設法使民衆得以接受指導。

上面這幾個使命——革命宣傳的使命，說起來很容易，真正要能夠一一實現，的確是很難的事。希望新聞界同志，共同研究完成使命的方法，努力做去！革命宣傳的成功，為期一定不遠。

一九三〇年國聯會報界代表大會在日內瓦開會，討論具體推廣銷售方法。各國代表僉以欲圖世界和平，須發展新聞事業，故此次會議中要案，為廢除一切捐稅及稅關一切繁雜手續，並使各國報紙直接銷行於各地。因目下各國報社，須特派專員駐守各國，經理一切稅關手續，報紙方能使其轉銷外國，失時廢力，無過於此。現歐洲各國報社皆主張設立特別快車與飛機，專為運送報紙之用，並要求指定地點為飛機人員在空中將報擲下，以免升降之煩，遇必須檢查時，其手續亦須簡單，以免耽延時間。

新聞記者的責任

魯蕪平

天津新聞記者聯合會之成立，實因已往記者，各人站在各人的立場，各報站在各報的立場，動輒因利害衝突，不能結合，各自爲政，各自爲謀，現在各處對於這種不良的，不偉大的習慣，都已打破。知道以前的記者完全爲私人的利益，都毅然決然將記者聯會先後組織起來。我們也要化小我爲大我，把以前彼此不相謀的習慣來打破。組織一個健全團體，對政治不良；社會不良的地方，要以善意的批評，不要以惡意慢罵；要以事實爲根據；不要爲謠言所蠱惑。這才能表現記者高尚之地位與人格，我們要知道記者之使命，要指導社會，監督政府，記者聯合會之使命，要鞏固能力，團結精神，改良新聞事業，增進人類福利，喚起民衆覺悟，促進社會公益，記者責任是社會喉舌，吭毫伸紙，言語出納，一舉一動，無在不與社會有絕大的關係，和絕大影響，我來把報紙當作社會一個指南盤，記者的筆當作社會的指南針。要放大這個指南盤，對準這個指南針，用一萬倍的顯微鏡照透茫茫無際之社會，那裏發生病症，就要耳聰目明聽出他的毛病，看出他的毛病，再來心手會歸，長篇大論，寫出他的毛病，診治他的毛病。

我們要知道國家的政治從何處發生來的？就是整個社會裏面的現象，所發生的事實。換句話說：國家的政治，就是社會時代背景需要所產的事實，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政治，俗話說「世無百年不變之法」，社會的起點，由個人而成社羣；由社羣變成社會；由社會而成國家；國

新聞記者的責任

一七六

家成立在社會之後，人類的意識，是推進社會的，社會的環境，是演進人類意識的，當記者的，要站在客觀的地位來看社會的一切現象與進化。何等社會需要何等政治，自然就有正確的眼光了，記者是要跟着時代走，要隨社會動，不合時代的記者，那就成爲一個古董式的記者了。記者若是能夠看透社會時代的種種現象，就要拿出個人的智慧理智智力，發揮種種公正的批評，來打動社會羣衆的心理，走到正確的大道上去。換句話說：記者唯一職責，在中間現在環境之下，要指導一般人爲社會上之活人，不要永久是社會上的廢人，站在呆的地位。文人的筆，武人的槍，槍的力量，不過及於數里，筆的力量可以影響萬世。那末文人的筆力既如此大，我們當記者的，更要寶貴自己的子彈不空發；不浪發。如造作種種謠言，這就是把子彈空發了，打空槍，和浪打槍，徒益紛擾，徒失信仰，社會亦蒙不利影響。我們作的文章，要如孔子的春秋，太史公的簡書，那才是記者的本能，即如前清的覆滅，袁氏的倒敗，以及張勳復辟，革命完成，何莫非記者之力，目前關於收回租界，取消領判權，以及對暴機蹂躪東北民衆的罪惡，在在應將事實宣傳，俾民衆一致奮起，救國家的危亡。

歐洲最古之新聞

記者

歐洲新聞之最古者，以德國佛蘭克斐魯脫地方所出之「佛蘭菲魯德菊拉爾報」爲第一，其創刊遠在一千六百十五年云。

新聞檢查條例與言論自由

益羣報

自國府頒佈了出版物檢查條例之後，國內外的輿論，似都不以為然。大概總不外說是違背了國民黨「言論完全自由」的政綱，毀滅了孫總理解放民衆的精神，為國民政府一種違反民主制度的非常舉動。

其實，我以為在以一黨專政的國家，在敵黨未倒，本黨基礎未固的時期，暫時採用檢查條例是未嘗不可以的。換言之：當軍政時期，凡關於煽惑軍心，影響後方治安的言論或記載，應當加以取緝，因為這是非常的時期，可以採用非常的手段，民衆都能原諒的。

現在早已进入到訓政時期了，全國整個的政權，已完全在國民黨的手裏，在理，應該盡量的訓導民衆的政治智識能力，盡量的獎勵人民自由發表意見，養成健全的民治基礎。然而今日重新要採用軍政時期所不會用的非常舉動——檢查條例，來箝制人民的喉舌，無論具何理由，民衆對於執政者的懷疑是不能免的。

現在我們且不論箝制言論是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我們只來研究牠有效或無效，對於黨有利或無利的問題。

在從前君主專制的時候，以國家為私產，以人民為奴隸，君民處在敵對的地位，唯恐人民多說話，所以不惜多方箝制。孟子說：「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子說：「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人民只許服從，不許論政，這是道德和法律所規定的，現在是民主時代，就是總理所

說的民治民享民有的時代。政府和人民是一體的，唯恐人民不說話，不圖政治，所以有圖權的創制，交還人民去施行。這也是總理看到世界政治的潮流一天天的民主化起來，中國如果仍舊落後在專制愚民的復古政治裏，是萬萬不能存在的，而事實上也不可能。

民智是一天天進步的，人心是愛好自由的，假使中國的政治一向是專制黑暗到現在，民衆或者可以再耐受須臾，可是辛亥革命，和北伐開始的兩度解放，再加五四的文化運動，使民衆爭自由謀解放的情緒，勃發而不可抑止，這種蓬勃的民氣，要用法律禁令來重新強制禁錮起來，使他恢復到順民社會的狀況，恐怕是等於癡人說夢罷！在這種情勢之下，我恐怕生出以下的結果來：

言論在公開的狀態之下，對於法律政治，總有一點顧忌，而且要步步握住事實，來做批評討論的根據，只要當局的措施可以告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到了公開不許，則不得不入于祕密，于是詆譭謾罵，破壞挑撥，說個痛快！以前不敢說不便說的話，現在統統說出來了，任你如何封閉，如何懲辦，無法可以禁止，我們單看上海最近一年來，祕密出版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起來，可以想見。而且人類好奇的心理，每每喜探看祕密的文字，張競生的性史，一經政府的查禁，變成中國出版界銷路的第一位，便是一個例證。

現在一般人正在竭力的詆譭執政者，說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革命了，現在的國民政府是反革命了。而一般智識民衆，雖然不見得像以前那樣熱烈的愛護本黨，但是只要我們當局趕緊

施行總理解放的精神，和本黨預約的政綱，他們愛護的熱度馬上會增高起來的，要是一味的口惠而實不至，一定要使他們由懷疑而徘徊，結果必為敵人所利用，反對本黨。所謂「為獵鯉魚」「為盜驅雀」反為敵人造機會，這是一定的趨勢。過去袁張段等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已可證明，禁止言論如果有益於政治，那末秦始皇的偶語棄市，應該不祇僅有十五年的天下。林白水邵飘萍之被槍斃，張作霖理應維持其地位于不敗。

報學大綱

汪英賓

「報學大綱」可分下列幾種言之：（一）報紙範圍可包括日報，週刊，月刊，專門刊物，及其他宣傳出版品。蓋報紙之原則，為傳佈事實，與指導輿論，凡合乎此原則者，均在報紙範圍以內。（二）報紙之技能：1、新聞之採訪，編輯，要有明確之見解，要有取捨之眼光，2、評論應以輿論之傾向為立論之主體，不能以主觀的意見來發揮，（三）廣告：廣告與商業發達，人生改進，均有極大關係，廣告者，應有為商業服務，與改進人生之精神。（四）發行：報紙轉運之迅速，銷路之推廣，均為發行者之責任，是以發行亦為專門技能之一種。（五）機械：印機之良否，鉛字之清晰與否，均與發行有關，電報之傳遞，與新聞有關，照相圖畫與廣告有關，均有時求改進之必要。至於報紙之經濟，報紙之文字，均有特殊之點。

朱執信

天下有不由煽動而起之輿論乎。如使人民不須煽動。同時自起一種感覺。同時有一種辦法。雖使其國民衆庶如我中華民國者。亦將四萬萬衆不約而同其主張。則輿論誠可以不由煽動而立矣。試問此爲可得實現之事否乎。如其不能實現。則欲有輿論而無煽動。則猶之乎不認輿論之價值而已。

鼓吹與煽動。其範圍常不得明瞭。主張其說者則曰鼓吹。反對者則目爲煽動。其實皆是也。煽動者。主就感情而言之。而鼓吹者。則自認爲根於理論。其實人民苟無熱烈之感情。輿論何從成立。但當問其所煽起者爲正當之感情。抑爲偏頗之感情。爲合於理性之感情。抑爲悖於理性之感情耳。苟其感情正當無悖理性。則安能以其爲煽動之結果。而蔑視之哉。

今試一研究輿論成立之經過。即可以知煽動之不能免也。凡一國之國民。對於國家之事務。能一一察知其詳細之內容乎。否也。政府亦肯以其詳細之內容。一一示諸國民乎。否也。就令政府肯示之。國民能了解之。國民之大多數。果能舍其日日之正業。割其時間。以閱覽批評其事實之詳細報告乎。抑又必不可得者也。惟然。故國民多數心目中之政事。皆極簡單之事實。非至繁複之條件也。所認識者止於大體。則其所是非者亦涉於麤略。於此有爲詳細之研究。一一抉其所以是所以非之點。則國民固以爲於己所見不相悖。益加詳焉。然則隨其理論而感情動矣。此善言之謂之鼓吹。惡言之則謂之煽動無疑也。又假其人已能涉獵得事件

之綱要。知其當有所主張矣。而未知當如何主張。此又一般常有之現象也。於此而有人以筆以舌。宣其所見。不特於事件觀察已得要領。又揭出生出此項事件之原因。提出對於此項事件之辦法。則國民因無條理無辦法而擾攘者。一旦得所歸依。則不特於理性上信服之。又於感情上覺其非如此辦法不可。然則此以筆舌為宣傳者。善言之固可謂之鼓吹。惡言之又必謂之煽動無疑也。又對於一事之辦法。在智識未充之國民。惟知此為辦法而已。至於有知識者。則必不以此為一種辦法而已足也。必求其辦法所根據之主義。若此之主義決非多數人同時思而得之者矣。必有始倡此主義之人。則主義之宣傳。無時不由少數人以及多數人。而多數人對於事實上之辦法。常以不統一缺系統而起煩悶者。得此一貫之主義。以為意志所依。以立行為之標準。則冰釋涣解。其感情奢興。必有過尋常單純得一辦法之時數倍矣。此授與以一主義者。善言則謂之鼓吹。惡言之則又不得不稱煽動無疑也。由此觀之。輿論之成立。先必有其事實上之觀察。又須有其所主張之辦法。更進而求其所根據之主義。而凡供給以事實。為之定辦法。導之以主義者。皆可以煽動目之。然則人言此種輿論為由煽動而起者。不啻言此輿論由造成輿論之方法而起者耳。於輿論之真價決無所增減也。現在世界除此種輿論以外。更不能有他種輿論故也。

即以今日對日本之交涉言之。二十一條之約文。軍事協定正附各件。高徐謬順鐵路其他種種契約。歐洲和會交涉之經過。無一曾經政府以真相告國民。國民惟有暗中猜度。而於此有

人。據外國所傳。耳目所接。聯屬編綴。便成爲一系統。以待國民之研究者。必不可少之事也。然此爲煽動乎否乎。既已不免爲煽動矣。則除政府以其真相普告國民以外。國民有何方法。不信此所傳者。而他有所信乎。政府既不發表矣。假此少數人復不本其所知編綴以顯其事實。輿論將從何而起乎。次則國民雖知政府曾立喪失國權。馳致危害之密約。曾有人爭之於和會而失敗。國民當求如何之手段。以挽救既往而防止其將來之再發乎。國民之中。固各極其心思而未必有一定之辦法也。且如甲主張與日本開戰。乙主張不認北京政府。丙主張排日貨。丁主張懲國賊。戊主張不簽字。己主張速成和議。凡若此者。其辦法可數之千百不窮也。然而終必惟採一種或數種辦法而已。不能悉採用之也。蓋其觀察事實同。而主張辦法各異者。必且以辯論相勝。而歸極採此舍彼者。即以可目主張一種辦法者爲煽動之人矣。不止此也。現代國人對於日本有侵略野心之事實。久經確認。而其如何對付。則自問而自不能答者。千人中有九人也。至於倡抵制貨物。驅除國賊。廢止約定。然後各人翕然從之。蓋本無主張。專待辦法者。多數人之常態。而能與以主張者。必爲少數人而已。此亦可謂之煽動者也。而無此煽動。輿論又將何由而成乎。又此次國民之起而有所主張之根源。一方爲愛國主義。一方爲民權主義。此兩主義合而有所決定。始能採適當之辦法。不能爲無定見之主張。且辦法者因時而變。而主義進化變遷之度。遠不如辦法變遷之急激。即如同以愛國民權主義而起。而有時採用平和手段。有時不免激烈。各有其適當之時期。然而無論和平激烈之手段。

與其主義相背無疑也。假令有與此主義相背者。必不能容納也。故假設極端之例言之。如採用無政府黨之手段以反對日本。此未嘗不可謂之一種辦法也。而無人欲採之者。以背於愛國主義故也。又如使張勳爲復辟禪德國以敵日本。亦可謂之一種辦法也。此雖國民明知其無益。然令其有益國民甘爲之乎。否也。以其背於民權主義之主張故也。此知輿論之所去所從。皆以主義而決。而誰則以此主義與國民者。三十年前。國民會有愛國之表示乎。十五年前。國民會要求民權乎。愛國民權之主義。爲少數人所提倡。而浸入於多數人之心。今者遂爲輿論決定之準據。凡三十年來革命黨所以號召於國民者。皆此愛國主義民權主義也。凡其宣傳。皆敵人所指爲煽動者也。無此煽動。輿論又何自而成乎。今者無人敢以此次對日外交之輿論爲無價值者也。則煽動不足以爲輿論之缺點。明矣。

煽動者。以其結果得名。立一說而人感受之。以起熱狂的感情。皆可目之以煽動。然煽動之爲有益有害。則當觀其所立說如何。吾固非謂凡煽動皆爲正當。亦猶之輿論之不必爲合理。然須知煽動之有害。只限於以虛爲實。實爲基礎。與以不適合之辦法爲手段時。使其所據事實爲虛偽。國民因之採用不適合之手段。或雖根於實事。而相率採用不適當之方法。則其煽動爲害於國家。豈特他人排之。吾人亦必反對之。不特反對之而已。必且盡其力以謀絕去此種之根源。然而不可即以此爲煽動罪也。

今試舉例明之。則如數十年前。盛傳耶教神父收集小孩。皆以供烹飪。以是人民仇教日盛

致塵釀事端。此以虛偽事實煽動之害也。又如廿餘年前拳匪之禍。以爲毀教堂。滅租界。破使館。即足以扶清滅洋。此以不適當辦法煽動之害也。凡此煽動。不外基於人民之無智識與無適當之主義。惟無智識。故不能認別事實之真偽。辦法之有效否。惟無適當之主義。故以同情而生仇敵。以愛國而成拳匪。然則救治無知之法。惟有以知識與之。既已以知識與之。又以真實之事告之。國民已知政府所處景況如何。措置如何。則虛偽之煽動自無從而入。救治無主義之法。惟有以主義與之。不惟一主義而已。並其主義之內容。應用之範圍方面。而一一告之。則不適當之辦法。終不爲國民所採取矣。然問此二方法。其自體如何乎。授與知識。告知事實。宣傳主義。其自身亦一種煽動也。吾人欲除去有害之煽動。惟有有益之煽動。能爲之而已。

更有不可不知者。中國自來處於治者地位之人。未有不惡人民之參知國家政治者也。未有不惡人民之言政治上辦法者也。未有不惡人民之有主義者也。何則。專制政治。國君各以恣睢爲極致。其自身尚不願有主義支配之。何況國民以一主義而欲爲之決定國政。而辦法既欲出於專制。更不容以國民而有勝於君主之辦法。復以議政之根源。由於人民之知國事。遂並禁遏其知。此其情固有相關而至者。抑且爲世界專制君主之通病。非獨中國然也。惟其如此。故煽動之性質。本爲有利者。彼亦以有害目之。抑且以其祕密獨斷愚民之政治。實足使有利之煽動亦變爲有害。所謂天下之危險。無有過於無知者。正爲此輩說也。

今日政府對於人民之舉動。無論合理與否。皆以被煽動排之。於是凡有輿論之起。不問其內容如何。而惟探索其煽動之人。始於內政暨外交。有反對北廷者。則曰南方煽動也。有反對日本者。則曰英美之煽動也。相驚相戒以引證。則煽動者亦相與譖言之而已。彼知輿論之不可明攻也。而攻其煽動。可謂巧於立言矣。而爲人臣者。豈可以避煽動之名。而使輿論坐委乎。國民之自覺。豈可遂以畏被煽動之名而中絕乎。當仁不讓。是在不舍其主義而矣。

英倫報業與印刷業之今昔

倫敦印刷業公會近頃開會。威爾斯潘王演說印刷業之歷史。謂國民程度之高下。視印刷業之盛衰。一六一七年。英倫全島業印刷者僅二十家。五十年後。徐倫敦及奧斯佛欽必列制兩大學外。其他有印刷業者極少。一七三四年。英倫尚有三十四府。絕無印刷業者。一九零一年。英倫及威爾斯。業此者。男子竟達十萬零八人。女子竟達一萬一千人。進步之速。有如此者。以言報章。則一六九五年。僅有倫敦日報一家。銷進總數共八千分。較今日一小區之報館。亦瞠乎其後。且道者者。每小時計也。當時報例。設未經英王允許。政治新聞。不得擅登。目下祇以倫敦一隅而論。所印二萬餘份。僅售七千份。其他各報。僅三千份上下。目下日報之盛。區區半世紀間。其進步固不可。以盛。

報紙如何可以爲民衆說話

大公報

美國蘭尼萊地方，近有鋼業工會秘書以該地明星報載有批評該工會及工會人物之文字。以誹謗律控該報主筆於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其理由爲法院對公平之評論。不得加若何之限制。審判官且宣稱。『報紙得根據事實。對商業組合領袖等。於社會公衆事務之態度及其行為加以批評。』又稱『報紙之任務即在爲民衆說話。發現錯誤並得而批評之。苟該項批評爲適當。即爲社會盡一種天職。』云云。其言於現代報紙之社會地位與責任。可謂透澈之說明。而共運用法律以爲言論自由之保障。尤足見法律實爲正義與公道之化身。必有如此保障而後報紙乃可以爲民衆說話。此吾人所爲健羨無已者也。查言論自由雖以英美爲最大。而其誹謗律之嚴重。亦爲世界各國之所無。關於所謂『損壞名譽』之義解。法律上至難確定。然新聞家遇有可以干犯誹謗律之疑似事件。寧肯存而不論。以免引起糾紛。法庭對於誹謗律之適用。則毋寧傾向廣泛的詮釋。以期充分保護私人之名譽。維持生活之安全。不特明白攻擊陰私侮辱個人。有干法紀。即在字裏行間。表示詆侮。或雖不指名而修辭敍事。顯有主體。亦可爲請求損害賠償之標的。甚至報館方面。毫無故意。亦不能免於責任。如某年英國有某報在分類廣告欄內登一小兒產生之小廣告。實則小兒之母。結婚不過一月。遂以產子公告。其爲他人利用報紙廣告施其侮辱。自無待論。報館未及覺察。冒昧登刊。遂受處罰。依恆理言。法律對待報館可謂嚴酷。然而有一大特例焉。即報紙對公共事務。祇須根據事實。發爲公正言論。

受誹謗律之適用是也。此項特例。自前世紀中葉。業已有之。二三十年來。已成原則。惟法律家公認之條件。亦有數點。(一)其事必為公共利益有關者。(二)言論所根據之事實。必經明白敘述或引入者。(三)此等事實必為正確。否則須根據特許之公文書。或公式報告。如法庭紀錄。議會紀錄。公私法人開會紀錄等。或則依據原告本人所陳敘。(四)評論須與所根據之事實說明。明白分清。使讀者可以判斷其評論之是否公正。(五)評論不宜出以曲解事實之形式。(六)撰述評論者不得對被評論之個人有惡意。以上為英美法律家一般意見。引申言之。新聞記者但使根據事實。以公正之立場。無私意之背景。儘可自由評論行政。司法。警察與夫一切公機關之團體或個人之公行為。至其評論之表示。不必限於長論短評。即新聞標題語尾符號。足以用之表示編輯人見地者。亦可作評論觀。英美法對私生活之保護。如彼其嚴重。對公生活之監督。如此其獎掖。所謂民治主義之真精神。殆在是歟。此吾人所宜注意者也。抑法律之解釋與適用。貴能符合時代之精神與需要。方民治主義初盛之時。提倡言論自由。應著眼於公機關與公人之監督。在今日團體生活發達之日。當然應擴張及於社會一切團體行動之糾察。誠以今世各國國民的政治經濟種種之生活。大率以少數指導多數。賴羣衆心理之運用。以推公私事業。然其弊往往由少數人物利用羣盲。造成把持專斷之局。其危害公衆。不在獨夫政治之下。美國新判例。許報紙自由批評商業組合領袖等對社會公衆事務之態度及其行為。實為適合時代需要之見解。極有讚美之價值。若在中國執此例以衡之。則舉凡所謂

黨部與民衆團體之行動。與其主宰者個人之公的行爲。胥宜受報紙之公正批評。惜乎民國以還。摧殘言論。壓迫報界。成爲一時風氣。方法之巧。干涉之酷。軍閥時代。絕對不能夢見。以俄國之專制。其黨報與政府機關報。尙能指摘黨政。公言無隱。使質者知所勸。不肖者有所懼。而一般民衆。身受政治苦痛。得一宣洩機會。精神上稍得慰安。事實上即可消弭民間對黨政各界許多反對之情感。此不特社會之利。亦黨政政府之利。響使國民黨採取開放言論政策。使全國報界皆得爲黨國之靜友。對黨部或民衆團體之工會商協農協學生等會。予報界以充分糾察規勸的自由。則一方即可使黨部不致變成衙門。黨員不致化爲官僚。或淪爲暴民。而一般民衆亦至少不至對黨部及其指導下之民衆團體。有恐怖。厭惡。忌避。冷淡。隔膜。等種種心理。於黨於國。固有大益。即於辦黨之領袖與黨員之個人。亦可以保全不少。過去之黨國要人於此點迄未注意。實堪痛惜。方今黨治之成功。雖猶未至於判決確定之時期。然至少對黨治懷疑與不信。已成人人之普遍心理。現值統一之始。當事者亦屢以容許言論自由爲言。吾人以爲取鑑於美國法庭之新判例。省察夫過去之失著。至少應爲國民黨民衆運動求一新生命。今後宜將黨部及其所屬團體。置諸輿論公正的批評監督之下。以期公道正義。發揮其權威。更進一步。則將一般公機關團體個人之言動。一一供言論界之評論。但使根據事實。出以公心。庶許其代表民衆。充分說話。如此則民治精神。何事外求。雖然當局則迷。旁觀乃清。事過境遷。信誓旦旦者瞬息忘之矣。故言論批評之自由。惟言論界力爭奮鬥。乃可得之。吾報界同人要當根據公道正義。努力求其克盡天職之道也。

經營地方新聞事業之困難

記者

在落後之中國經營新聞事業，固屬不易；而在風氣閉塞之內地——尤其是在陝西，經營新聞事業，更為困難！爰將十餘年來服務地方新聞事業，所身受之教訓，拉雜述之，內地同業，諒有同感焉。

受過度之壓迫 言論自由，本為民治精神之表現，此不特立憲國家為然，即專制極度無憲法之君主國家，亦有所謂「士」者階級，以不屈不撓之精神從事論政，民國以來，統一破壞，軍閥各據一方，人自為政，壓迫言論，視為故常，同一事實，甲以為是者，乙則以為非，同一消息，彼地可以傳播者，此地則絕對禁載，以致內外消息隔絕，社會成為聾瞞。甚至事事推敲，吹毛求疵，或以莫須有之事，故入人罪，辦報者以動輒得咎，懼遭不測，多以所謂「持平穩健」之態度，以應付其惡劣之環境。夫新聞紙本以代表輿論監督政府為天職，乃竟以仰軍閥之鼻息為生活，『無冕帝王』之權威云乎哉？

教育之不普及 報紙之對相，即為讀者，換言之：報紙發達與否，當以讀者之多寡以為斷，陝省鄙處西北，文化落後，兼之連年天災人禍，浩劫之後，教育已瀕於破產，即在教育事業較良好時期，義務教育尚未完全實行，遑言普及！約計全省文盲最低限度亦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有閱報能力者，至多亦不過百分之一二。全省人口以一千萬計算，若平均有百人讀報一份，已甚可觀，但就現狀觀察，約略統計，在陝行銷之都會報紙，及地方報紙，為數

經營地方新聞事業之困難

一九〇

不過萬份左右。是則平均僅有一千人閱報一份，若與歐美各國人民平均一人讀報至五六份之多者比較，直不可以道里計矣。

工商業不發達 新聞紙之發達，自須有廣大之銷路，而廣告費之收入，亦為報館經濟之唯一的挹注，陝省工商業本不發達，而連年因受時局影響，凋敝益甚，且無大企業家，兼之一般商家多喜固步自封，漠視商業宣傳，對於刊登廣告，直視為無足輕重，即有少數明瞭廣告作用之商家，又因處此亂世，不欲過事鋪張，在報紙登載廣告，尤恐惹人注目，有此各種原因，報館之經濟來源，遂受極大影響。反觀各大埠之報紙，則因廣告之擁擠，竟一再提高廣告價值，極力排斥小商業廣告，限制過剩，以此例彼，相差若是懸殊，無怪乎其事業之發達，蒸蒸日上矣。

交通之不便利 新聞以迅速報道為前題，愈新愈速愈有價值，若遲鈍迂緩，則全然失却新聞之意義矣。故交通便利之地方，新聞事業較易發達，若在陝省，則郵電道路俱感困難，報紙傳遞既不靈便，消息來源亦多阻塞，有時因受外界影響，甚或遭無形封鎖，而報紙在此種情況之下，既無法打破此種難關，又不便驟爾停版，其對讀者雖係塞責敷衍，而因事實如此，社會上或亦諒解，但報紙無形上已受極大之損失矣。且運輸困難，一切應用材料之價值，較之外埠均昂貴數倍，其連帶所受之影響，實亦地方報紙不易發達之一大原因也。

社會之不瞭解 現今之談論地方報紙者，多以其紀載平庸，消息遲鈍，而漠視之。此種原

因雖甚復雜；但社會間對於新聞記者地位之不瞭解，甚至加以蔑視，實為一最大原因，蓋新聞紙之構成，係由各種社會間以蒐求消息，而此項蒐求者則為外勤記者，其職務在為供給讀者之需要，其旰宵勤勞，夜以繼日，惄風沐雨，艱苦不辭之精神，實無異社會間之一忠實公僕。但依記者數年來之經驗，社會上對於外勤記者，類多加以輕視，揣其心理，不外：1. 不明新聞之性質，2. 不了解新聞記者之地位，因之於接見時，非出以敷衍，即加以拒絕，而新聞紙既不能以白紙送達於讀者，遂不得不以公文及不關重要之記事以充塞篇幅，夫報紙以記載新聞為主，若新聞之來源既絕，則欲其發達，蓋難矣哉。

社會之窮困 中國諸凡事業之不易發達，無非基於「貧」之一字，新聞事業自亦不能例外，而在陝著，此例尤為顯着，辛亥後十年來，地方迭經變亂，社會經濟，瀕於破產，公私交困，達於極度，中戶以下無論矣，即中上人家，尚以衣食住為一大問題，其對於閱報，雖係區區小費，亦多視為一種負擔，此不特在經濟破產之陝西為然，即全國各地亦莫不為然，經營新聞事業者，處此窮困之社會中，尚何云乎發達哉？

人材之難得 人材之難得，實亦為地方新聞事業不易發達之一種原因，威廉博士論新聞記者之標準，謂優秀之記者，除天材而外尚須具有：1. 知識 2. 人格 3. 技能三種必要條件，而其學識又須有在大學畢業者為限度。據此以觀，則欲求地方新聞記者之能力全備者，誠屬不易！然就地方新聞事業上實際觀察，即降格以求，亦未嘗不可以獲得，但人性不一，其行各異

，即使果有充分之學識，設無高尚之人格，即足以喪失其天然賦予之權威，其能力不及者，更不足以言盡其純高之天職矣。且服務地方新聞事業者，物質上既無所獲得，精神上又時遭打擊，既不爲「名」，復無「利」可言，而於社會上又無可以貢獻之機會，欲求以此——新聞記者——爲終身職業者，實亦難矣。

新聞界之天職

近頃英國新聞記者在卜克所登是行年會，由倫敦農郵報編輯奎英氏主席，奎英年會主席上宣講新聞界天職，略云新聞事業，現方經由一嘗試與試探的時代，新聞界在今日之英國公共事業中，初次佔居指揮的地位，凡智識階級對其偉大勢力，均毫無懷疑，但倘令新聞界擬組織政黨，與他黨競爭，必遭逢猛烈的攻擊，爲新告，勸導與啓發，捨此以外，即屬越俎，余對現代新聞界不得不下一警告，前此半新舊界在公衆中，佔有尊崇的地位，對於爲正義呼籲，贊助慈善事業，祛除不公平事件，在存盡力，故獲得公衆感謝，分所應爾，近年來社會對新聞界態度，開始變更，吾人對維多利亞時代報紙，雖不免非笑其簡陋，但彼時新聞記者，對社會服務的意志，抱有真誠懇切態度，吾人受社會敬祝，即係受彼等之賜，如吾人放棄負受刑罰前志，即將失去尊榮，即吾人追求新聞時，亦無揭露陰私之權利，譬如獄囚誠呼籲，提高新聞記者地位，此項需知，甚爲迫切，吾人現在歧路中，非自甘被損害，吾人尊嚴之工作，而成爲奴隸，誰去誰從，即應爲吾人自身造成一種地位，凡君子愛惜榮譽與天職，爲吾業固有特色，惟憑諸君自決，余因廁身新聞志也。

開放書論

——節錄十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上略)查蘇聯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多少有承襲蘇聯式或法西式理論趨勢。將完全置全國之言論界於黨部指導管理之下。而絕對統一之。其所謂統一者。非僅言論已也。紀事亦然。故其思想的境界。為全國報紙言論一律。紀事亦一律。當局謂黑。則俱黑之。謂白則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以此種制度下之報紙。其職責乃完全為當局作政策之宣傳。不復含自由宣達民憲之意也。此種制度。今日蘇聯與義大利行之。其政府為強固而有能之專政機關。不許本黨以外人民有反對政府政策者之存在。蘇聯至禁止非共產黨員私人經營報紙。義大利則新聞記者皆須受法西斯帝黨之考試。須有文憑。方可執筆。其嚴厲如此。夫俄義此種政策。亦未嘗不暫時收盤齊畫一之效。然覘國者實為之危。蓋如此有兩大流弊焉。其一。宣傳過於統一嚴鑑之結果。人民神經。久而麻痺。反使宣傳失效。其二。報紙專為政府作宣傳機關之結果。全國言論界。單調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讀報之興味。最後足使報紙失其信用。由前者言。政府之不利也。由後者言。報紙之不利也。可謂兩失之矣。抑施行此種政策之國家。若其政府強固而有能。常以雷霆萬鈞之力量。行大刀闊斧之改革。官吏清廉。軍權統一。法出必守。令出必行。人民一方懾於其威。一方則屬望於其行政。縱然緘口。猶可暫安。俄義之事大抵如是。若夫既鉗制民口。而政府本身尚未臻鞏固。施政亦尚未收效果。則人民僅受獨裁之不便。而不得專政之利益。初則怨望。凌假而憤怒。而爆發矣。此誠至危之道。

也。國府當局。自北伐與師至今。爲時四年。其間多在軍事時期。夫戰爭。危事也。在存亡呼吸之間。一切政論。皆須擋置。先顧軍事利益。是以當局過去之新聞政策。以常理言。固不合。以環境言。則亦有不可概加責備者在。不過黨國既早已捨棄蘇聯式理論。且政府本身猶未強固。行政效能。猶未著顯。此後正需要各界人民援護之時。則獎勵言論自由愈早。所滅除社會危機愈多。故於黨國利益愈大。(下略)

中國最先發明印刷術

江亢虎

于右任與中國的新聞紙

党晴梵

「大聲疾呼，爲民請命」，此非于先生創辦「民呼報」之啓事乎？

「天聲人語，贊水殘山」，此非于先生撰述「民呼報」之論著乎？

『以「黃花」自況，以「騷心」署名』，此更非于先生手禿筆一枝作望平街危樓，撰述「民呼報」之邇象乎？

在政治方面的壓迫，端方蔡乃煌輩十一個封疆大吏，控告之而不屈，帝國主義者，工部局之總理面目，拘禁之而不懼。

在經濟方面的壓迫，以著「半哭半笑樓」時的革命逋客，罷第寒士，震旦退學，神洲被火，囊無一錢的旅人，而卒能爲大規模之日報出現于上海，再接再厲，始而「民呼」，「民呼」被封，繼而「民吁」，「民吁」被封，再繼而「民立」，鼓吹其革命思想，爲國民革命之先聲，作革命之急先鋒，而辛亥之革命軍發動矣！

嗟呼！世之人固無不知于先生在吾國革命史上之建築，亦無不知在吾國文學史上之開拓，而實渺知其在吾國報界史上，尤有勇敢直前，抱大無畏之精神，不憚犧牲，以喚醒我四萬萬同胞！

篤生往矣，「忍淚哭神州」，（楊篤生爲神州報主筆贈于詞有此句）漁父重來「桃源真邀待」（宋教仁別號漁父，爲民立報主筆，宋參加黃花崗之役，適報館又被火，故于時云：「桃源漁

父與邀伴，一炬居然學避秦，」宋湖南桃源縣人，于先生當日辦報時的朋友，是何等義氣！『雨花台下添新塚，遠近高低盡國殤，□□□□□，半壁江南一墓田』，于先生當日辦報時的志趣，是何等光明磊落！

孫中山先生以『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吾黨的領袖，吾願國人奉行之而弗替！于右任先生以『民呼』『民吁』『民立』三民報紙，為吾黨的先覺，吾願國人效法之而弗忘！于先生中國人也，吾願中國的報界同人紀念之！于先生陝西人也，吾願陝西報界的同人更特為紀念之！

(關於于先生辦報的歷史，請看申報館發行的『中國報界史』。)

二〇·一·二，在西安。

『粒粒皆辛苦』

節錄遠生遺著

……大抵吾曹新聞記者，最喜赴此等宴會，以人物範圍廣，則刺取材料最便也。諸君讀報者一目而下，輒怪某報新聞太少，某記者通信太少，殊不知訪取新聞之難，往往奔走一日，不見一人不得一事者。須知盤中粒粒皆辛苦，此之謂也。惟此等茶會，則新聞記者最大之秋收，自己有吃有喝。乃是小事也……

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

靈犀

從新聞事業的縱剖面去觀察，自新聞事業有史以來，新聞事業恆隨社會文明而進步，又往往為社會文明的先導，它們是負著相互推動的關係；但從新聞事業的橫截面去觀察，無論東西大陸，新聞事業又為傳播文化的樞紐，轉移社會的契機，它們却是負著相互影響的責任，——這就是新聞事業之功用的很單簡底分析！

總合新聞事業的縱剖面和橫截面，它都與現實社會發生相互而密切的關係，所以考察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野程度，都以新聞事業的發達與否為標準。那末，新聞事業的本身，必有它的社會價值存在，如果是沒有社會價值的新聞，它的本身價值，必然是雲花一現的隨著它的新生而沒落，絕無永久持續的可能，因而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實為今後新聞界的必要問題。究竟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是什麼呢？我本可以就消極和積極的兩方面去釋明它，但為相互的說明，既經濟而且印象深刻的關係，還是混合著去研究它罷，依我的管窺蠡測，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底構成，必具下列的四個條件：

一、勿為少數人所利用須站在大多數人底立場——過去的許多新聞，僅為某派或某系宣傳，與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害，漠不相關，當然沒有社會價值的可言；要知社會是大多數人底集合體，新聞的一切言論記載的出發點，都要站在多數人底立場，那才有真正社會的價值呢！

二，勿迎合社會心理要指示社會需要——新聞雖為輿論底結晶體，却不要虛與委蛇的迎合社會底心理，或者盲目的作舊古董的陳列所，如與社會人生漠不相干的舊詩詞……或者浪漫的作豪邁獸慾的機關，如摔角式的劇評和肉麻的戀愛作品……這種迎合社會心理的新聞，不是開倒車，便是予人們以墮落的暗示，如何能有社會價值呢！。所以必須反其道而行，要洞明社會癥結之所在，而指示社會的需要，如介紹總理遺教，闡明科學常識，和糾正社會的惡傾向，破除一切陳腐不適當的舊習慣……，那一樣都有它相當的社會價值呢！

三，勿蹈因襲的故轍要受科學的洗禮——在交通不便利的西安，要說新聞完全不因襲，這或者是事實上的不允許，如果太過於因陋就簡，那就必定要蹈因襲的故轍，若傳播新文化和為社會文明之先導，那簡直是幻想罷了，所以新聞必須大無畏的來受科學的洗禮，然後它的社會價值才能確立起來！

四，僅作社會瑣聞之記述要探明社會現象的因果——在目前的新聞界，固然大多數都趨向於社會瑣聞的記述，如果僅僅記述而已，而不探明種種社會現象的因果律，而作一有系統的批評，亦不過等於一本斷爛朝報罷了，與社會人生，究竟兩無干涉，又豈能表示新聞的社會價值呢？

如果新聞事業，能夠具備上面所述的社會價值，我以為它才不辜負它的使命，不然，

與世浮沉，只圖營利的新聞事業，我實在不敢恭維，或者要受社會進化的淘汰，亦未敢必。而過去西安的新聞事業，固不敢說完全沒有社會價值，但能夠完全具備我所希望的社會價值，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今當民意報確立基礎重整旗鼓的時候，我很希望民意報顧名思義，走向新聞事業的坦途，為西安的新聞界作一個衝鋒者！

復次，我這新聞事業的社會價值，是很匆促的完成，實在是掛一漏萬，不足大雅的視聽，也不過就以譖陋寡聞的我所見到的貢獻於從事新聞事業的諸同志，或者能得到拋磚引玉的討論，那就更是我所欣幸的了！

精神上—肉體上的滋養物

西班牙京城馬德利德。近來新發行兩種報章。其一曰盧比那拉報。係以含憐之墨水印刷。雖黑夜不置燈火。亦能讀之。其一曰科報。其形式如薄饅頭。以不害衛生之墨水印刷文字。凡購閱者。將報中記事閱畢之後。即可食之。是實可謂精神上及肉體上之滋養物也。

記者

新聞紙與社會

新聞紙爲現代文明之一大產物，自有新聞紙以來，在人類進化之過程中，已有絕大的偉績，在社會上實佔有重要之位置，就其本質以言：誠爲促進文明之利器；社會進化之前鋒，故新聞事業之發達，常視社會進化之與否以爲衡，換言之：即依其環境之優劣，而度量其地位。若一國之政治經濟無循序之進展，社會呈衰頹萎糜之景象，國民自身無相當之努力，甚或違反時代精神而開倒車，如是欲求新聞事業之發達，實亦難矣。蓋新聞紙雖爲社會進化之先導，而其與國家社會之關係，常爲因果的，而非單純的；係相互的，而非片面的，其自身究非萬能，亦非真有移山倒海之威力，可以獨力致國家於富強，促進社會之進化，必須國家與各種社會有整個一致之努力，則新聞紙之職務，儘可任倡導之責，積極的加以鼓吹；消極的從事糾正，代表輿論，以指示其進化之趨向，共同致力於此「整個一致的努力」之實現，達其終極之目的，如是，即足以盡其天職矣。

近世各國新聞事業之發達，首推歐美，次爲日本，較近以來，且進而成爲一種企業的組織，即所謂新聞托辣斯，及新聞康載爾者是也。然試一考察其發達之由來，莫不係與其國力之強富；社會諸般事業之突飛猛晉，與夫國民程度之進步，成正比例。若在諸般落後之中國，——尤其是在陝西——以言新聞事業，自不能不瞠乎其後！蓋新聞事業之在中國，雖已有六千餘年之歷史，而此六十年來，適值國家多事之秋，外患內亂，紛至沓來，社會擾攘，迄無

寧日，新聞事業不幸處此狂濤駭浪之時代；日在急風驟雨中度生活，自身之基礎，既屬風雨飄搖，且尚未易鞏固。而國家、社會，以及整個之國民，又皆衰頹萎靡，毫無生氣，新聞事業誰特未獲社會之扶植，且備受外界之壓迫，其環境既如此之惡劣，而欲求其發達，豈可得哉？自去年國內大戰結束之後，國人痛定思痛，追溯既往，希冀將來，一般心理，皆認為自茲以往，或將為建設新中國之一新紀元，今後之政府當局，果能勵精圖治，與民更始，全體國民亦皆能振刷精神，各勤所業，舉國上下，共同作整個一致之努力，協力促成新中國之實現，使國家儕於富強，社會日趨健全，則中國新聞事業之發達，勢將藉此機緣，隨國家社會之向土以俱進，循此途軌，自強不息，在最短期間，以與彼歐美日本之新聞事業相媲美，進而與之爭雄於世界之新聞舞台，似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報紙維護一國家，或一民族之福利，同時更須顧及全人類之福利。任白濤記者以新聞事業為職業者，當重視精神的報酬；勿重視物質的報酬。專以迎合社會惡劣趨勢之報紙，決不能永久存在。

登載偵查案件不爲罪

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輕罪重罪之預審案件，不許登載。依此條文，明明以預審案件爲限。但我國法庭，往往有因別種關係，而比附援引，將偵查案件，亦一併牽入，故入人罪，反對政府之報紙，以此項罪名，橫被蹂躪者，先後已不知若干。今年夏間，北京各報因登載高一涵控章士釗案，及倪道烺教唆殺人案，均被地檢廳檢舉。世界晚報經理成平不服地審廳之判決，上訴于高審廳，經高審廳判決：將地審廳原判撤消，其撤消理由，完全根據上訴人之主張，認爲出版法所禁止之預審案件，不能比附援引將偵查案件一併牽入。此後法庭如濫用職權，以前項條文蹂躪新聞界者，將不得展其技矣。判決書原文如左：

審廳判決書：上訴人成平，年二十七歲，安徽人，住石駒馬大街世界晚報社。

右上訴人，因違反出版法一案，不服京師地方審判廳於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所爲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原判決撤消，成平無罪。

(理由)查閱原卷，上訴人係世界晚報經理，本年三月廿八日，該報登載金殿選催請結案新聞一則，並照錄金殿選訴狀原文，原判決以金殿選因便利脫逃罪嫌疑，在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之中，尚未終結，該報率爾登載，應構成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五款之罪。本廳查該條款係規定：輕罪重罪之預審案件，未經公判者，不得出版。就文義上解釋，既明揭出預審字樣，

而無其他之概括規定，自以預審案件爲限。若謂立法裏意，擬重未經公判一語，則法文直曰：凡刑事案件未經公判者，不得出版，自無庸揭出預審字樣，以示限制。且預審與偵查，程序不同，處理之機關各異，法文僅禁預審案件不得出版，即不能公然解釋爲偵查案件一併包括在內。而類推解釋，（即比附援引）又爲刑法上所不許，則登載偵查案件，自屬律無正條之行爲。况本案上訴人，於其所經理之世界晚報上，登載金殿選催請結案訴狀，對於偵查內容，尙未涉及，更無論罪之餘地，原判決依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五款第十六條之判處上訴人罰金卅元，即本印版予以收沒，與法均屬違背。上訴意旨，就法律上攻擊原判決不當，即有理由，依以上論結，本廳依刑事訴訟條例第四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刑律第九條第十條，同條例第四百一十七條，第三百三十八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廿八日。京師高等審判廳刑事處審判長周耀輝，推事李風標，推事季手文。右判決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姚文烈。

英倫報紙的起源

記者

英國最初之報紙，相傳起於一六二零年，當時倫敦有週報出版，一七零三年始有日刊發行，至夕刊之起，則在一七零五年，此後逐漸發展，遂蒸蒸日上矣。

劍影女士

著作家之稿費，出版界操縱之。中國各項稿費，除特著或徵文外，大率每千字自一二元至十數元而已，可云廉極。日本稿件之稿費，有規劃一定者，每頁四百字，稿費自十元迄二十餘元，則每千字有二十餘元至七八十元之譜。而英美則更有什百倍於此者，美國普通文件論字數，最低者每字二分，其他則均論篇幅。

徵文則中國最高至百元，從無以千金徵一文者。英美等國有數千以至數萬金而徵一數千百字之文稿，於是投稿者多取名著佳作具矣。英人不好著作，而所著者大抵名貴，美人好多著作，而所著者優劣咸備，非謬論也。更有進者：英人所著偏重實際考據，美人所著偏重理想意見，然著作之為社會重視則一也。每一篇出，動輒銷數萬，因之書坊有利可圖，而稿費乃不惜遞加，要之此區區之稿費增減，亦視其國民教育程度之何若而定。

一九二二年八月，某書肆與前英皇相勞合喬治訂定所著筆記，出稿費至九萬磅之鉅，（每磅合華幣十元），喬治初索十萬，訂約時第一張尚未成就，稿費之巨無出其右。喬治前之英首相邱吉爾之筆記，得費五萬磅，實則文筆遠勝喬治，其「河戰」文傳二書，素負世界盛譽。二十世紀第一怪傑前德皇威廉二世作筆，由美國麥克冠公司出稿費五萬磅，（該書已由王振唐氏譯成華文曰「前德皇威廉二世自傳」商務印書館出版）。已故英相愛司葵司，其夫人為亡夫作傳，得稿費二萬磅。名伶甘貝夫人之傳記，亦得費二萬磅。維多利亞時代之大撫史家

麥克拉萊之『英史』，歷時七載始成，得費亦二萬磅。書出十星期，已銷二萬六千五百册。文
摩里公爵著格蘭使頓傳，得費一萬磅。大小說家赫金生之『如冬來』，得費七萬磅，他日排劇
或採爲電影脚本時，尚可有一筆入款。又英國名小說家著作家司各脫之『拿翁傳』，稿費二萬
磅。美國名小說家兼諺家馬克吐溫，前後稿費達二十五萬磅。法名作家大仲馬有若干年硯
田收穫，每歲至二十五萬佛郎（法幣），然以任意揮霍，卒至貧無立錐。又法國名小說家塞俄
之 Les Misérables 一稿，得費一萬六千磅，然耗心血亦十餘年之久。凡此種種，皆稿費之最
高者。至若美國某劇作家，其劇稿例以每字美金十元計算者，更毋論矣。

新聞紙的進化論

亨利威克氏新聞紙之進化論，謂考之往古新聞紙之濫觴，實因見地上印有人之足跡而起，當時見此足跡，遂研究此人從何處來，自何處去，不憚詳細
考察，一一報之於人。

最古之新聞記者

據鳩爾賈南之著書所言：世界最古之新聞記者，爲羅馬之僧正，當羅馬政
教合一時代，每日經過之大事件，僧官俱一一貼於政廳之壁。是爲新聞記者
之嚆矢。

廣告話

駱無涯

「廣告」具有推銷商品最高之權威，操商業盛衰之樞紐，現在我國各大都會之商肆，對於廣告本身力量，雖已有相當之認識，而大多數商人及社會民衆，仍無十分信仰之動機，此其原因，蓋緣撰述廣告者，對其自身職務，大都視為無足重輕，不肯認真鑽研，所有作品，非言過其實，大吹法螺，即籠統其詞，敷衍塞責，既無精采可言，自不能引起人之信仰。鄙人以前曾從事於此，亦碌碌無所表見，而其中利弊得失，迄未能忘，因乘隙拉雜記之，以為注意於廣告者告。（以下純指日報廣告而言）

廣告之條件：措詞要忠實，不可離題太遠，徒多廢話，不可一味誇吹，失人信仰，形式要莊重大方，不可因希望塞滿篇幅之故而側重圖畫，不可因無力安排格式之故而空隙太多。

廣告與地位：善撰廣告者，不因地位大小顯劣而分美醜，得擴大而明顯之地位，自可不受拘束，揮灑自如，容易引人注目，即狹小而偏劣之地位，亦能因勢利導，要言不煩，無絲毫小家氣，有時需用圖畫，而無藉圖以增高聲價之嫌，（因廣告之本身為文字而非圖畫也）有時純用文字，而無枯燥乏味之弊，其述目的物之優點也，有時雖多至千言，亦不厭其詞費，有時雖少至四五句，亦已顯揚明瞭，因其文字既簡潔生動，格式亦活潑玲瓏，所謂多多益善，少亦無妨也。

理想之廣告，縱觀各大日報之廣告，以視從前，確已進步不少，若嚴格繩之，有美病兼存

之廣告，可謂絕少發現，間嘗想入非非，如何利用科學方法，使於一套黑墨之中，分出數層
難色，（例如淺墨色，深黑色等。）為廣告開一新途徑，無如勞人草草，曾無餘暇以供我深研
，則尤可憾耳。

●美國之新聞熱

亦真

美國報紙出品之神通。人盡知之。非徒吾人時興望塵之歎。即英倫人
亦有莫及之感。時於冷峭之論調中。微露其欣羨之意焉。頃讀却而司梅茲
所著之 *The Great American Bandwagon* 中。記載美報收集新聞之組織。
頗足致人驚訝者。如密爾斯之謀殺案中。預審之時。各報記者不約而集者。
五十人以上。及正式開庭。各報記者旁聽者。二百餘人。各報照像員五
十餘人。並有俯伏屋頂下窺。以擁擠過甚。白天窗中失足下墜者。臨時所
裝置之電話機專司此事者凡二十八人。以沙馬維爾之小鎮。平日寂靜無聲。
訪者。此時住宅空屋。賃借俱空焉。最近斯奈德與雷謀夫墻案發生。各報採
聞。各報之由電局發稿者。前後統計之。共千二百萬字。裝訂成冊。可充
半室焉。有譏美人為好奇成性者。特不知美邦和平富足。無政治傾軋之亂。
故社會新聞特為人所歡迎。此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工商業與廣告譚

蔣介民

年來吾國工商業之進步，半由時勢所迫使然，但由廣告效力所促成者，不容淹沒也。夫今之廣告方法，雖漸增多，但經營工商業者，能從彼所需要，預為所經營之工商業下正確之廣告宣傳工夫，殊不多覩。故廣告進步未能盡量發展，除報紙廣告，略有起色外，其他諸廣告方法，尙未到獨立生活時期，此所以經營廣告事業者，感受種種困難。茲就予之經營所得，略陳管見，請與工商界以及經營廣告事業者，共同一商榷之。

廣告業者，在社會上實居重要地位，惜乎人多漠見之，蓋從事斯業者，吾人不能視其任務，僅僅為個人單獨謀生活，應知彼之責任，并為公共工商業求利益。即如廣告之經理人，對於所代理之廣告，實負一種使命，即不但使委托者滿意，亦應使社會上對此廣告滿意，故經營廣告，殊非易事。觀乎今日我國有經營廣告事業，能預為廣告客商家周密策畫者，有如碩果晨星。因大都會之所謂廣告家，不過為數家報館，兜攬報紙廣告而已。即於所兜之廣告，亦不過作一中間之傳遞人而已，能為委托者對其經營之工商業，應用如何廣告方法，妥為策畫，使委托者，獲事業之進益，頗不易得。此所以歐美各國廣告公司，獨勝於吾國也。每有經營工商業者，竟以數十萬金之廣告費，完全托付與廣告公司，代為策畫支配，其對於廣告公司，信伍之深，可想而知矣。

廣告事業與報紙之關係，至為密切，而我國今日之現象，實為片面的。要知報館欲求廣告

進益增厚，應以促進工商業進步為前提，而工商業受報紙鼓吹之惠，亦宜以互助為念，萬不能以情感為刊登廣告之標準，應視報紙對於工商業之努力為何如，斯不但經營工商業者為其工商業計，應具有廣告常識，即報館亦理宜熟悉工商業情形，而力為宣傳也。

觀夫今之往往有刊登廣告者，按其事業，實有登廣告之必要，以此經理廣告者，屢造其門，請登廣告，彼曰廣告本不欲登，因情不可却，廣酬數天，是則不知廣告之性質與價值者也。否則何應酬之有？苟其真無登廣告必要，而廣告為應酬而登載，此亦非經營工商業之正軌，何也？以其為無謂之犧牲者。凡上云云，抑亦不僅工商業直接受其影響而已，即廣告業間接亦蒙其害，因應酬二字，可謂兩不獲益也。近年以來，工商業中漸知廣告效用，但其對廣告費之有預算者，殊不可多得，其間祇有影片公司香烟公司藥品等數種廣告，稍於事前略加注意，無奈廣告觀念，仍屬薄弱者多，此無他，經理其事者，為平時舊習慣所拘束，無新穎之廣告見解與方法，以致債重。在此情形之下，經營廣告事業者，宜教以種種策畫，俾打破舊習慣之拘束，開新局面，俾雙方同蒙其利，此則有待于工商業與經營廣告事業者之努力矣。攷諸我國工商業現狀，經營工商業者，大都其內部辦事，缺乏廣告專部之組織，是以每遇登廣告時，即由店中賬房，或職員代為擬稿，所撰者，佳作固有，而大半非惟文句不適於營業，甚有長篇累牘，無益於事。際此百事更新，工商業之於廣告方法，當然亦宜隨時勢變遷，將預算諸費，供諸普及，萬勿狃於一隅，碍其事業，此匪僅業工商業者，未登廣告以前，應

向各方縝密考察，即經營廣告業者，亦當開誠布公，代客家妥善策畫，平均支配，庶幾犧牲少而收效偉矣。質之工商界，與經營廣告業者，當以予言爲不謬也。

歐洲怪傑之怪論

獨霸一時之歐洲怪傑德皇威廉，嘗語往訪之德國學者威廉卑亞海爾云：『余生平有不可侵犯之主義，則不與新聞紙社中人交通是也。』斯言也，實足以代表一般專制魔王之心理焉。

說書人演講報紙

清季末葉，報紙已漸萌芽，一般人對此耳目一新之事業，極形熱烈，光緒卅二年間，北京西四牌樓永順樓有說書人張智蘭者，以演講聊齋著稱，因被報紙激動熱誠，特於每日演講報紙兩小時，不取書資。亦中國報紙史中一段逸話也。

頂馬儀仗推銷報

我國在辛亥以前，清政府標榜立憲之際，各地設立報館者風起雲湧，光緒卅二年八月有粵人某，在廣州設一國事日報，於出版前二日，舉行特別之出版廣告，極有意思云。○

記者